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二十五編

巴黎繁華記

社會小說

(卷下)

上海

藏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歐美日本咸有名勝畫片供人展玩以發起高尚優美之思想蓋不徒動其美術之觀念亦所以生其愛國之心也中國各省勝景美不勝搜茲先擇其尤者銅版精印先出第一冊以後當陸續出版以供美術家之賞鑑

中國風景畫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西湖之勝不特著名吾國即歐美各邦亦深相推許年來交通便利來游西湖者日益增多茲特將西湖風景

西湖風景畫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精印成冊并於漢名下兼列西名展覽一過凡未游西湖者可當臥游已游西湖者可資印證誠必要之品也

吾國學校年來漸臻美備其運動之良成績之佳頗有足觀者茲特將各省學校游藝之最著者選訂四十圖

學校游藝畫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用銅版精印裝訂成冊先出第一冊以後當陸續出版凡欲研究吾國教育之進步者得此亦可略見一斑矣

社會小說 巴黎繁華記卷下目次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中 國 名 勝

布面  
三元

絹面  
四元

本館前出中國風景畫一冊頗承海內稱許茲更求美備凡吾國各省名勝莫不廣為收集擇其尤者用銅版精印布面金字極為美觀并於漢名下兼注英文華英合璧尤為中外美術家之所歡迎

上 海 風 景

玻璃  
版印

一冊  
一元

此圖經本館派員親向上海各名勝攝影製成玻璃版精印成冊首頁冠以三色版尤為精彩試與真景對照深淺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紛集羣稱為本館印刷之特色足與東西洋媲美以視常用之石印及銅版真有天淵之別美術家當必先觀為快

社會小說

# 巴黎繁華記卷下目次

- |       |          |          |
|-------|----------|----------|
| 第二十三回 | 聽峻使小女伶鬧店 | 恣遨遊老紳士入都 |
| 第二十四回 | 呵蕩子峻語拒鸞儔 | 詢行蹤定計驅蝨賊 |
| 第二十五回 | 一席話暗地救艱危 | 兩男爵背人談祕密 |
| 第二十六回 | 問玉箱麥慕倫疑妬 | 出銀庫都雪南逃亡 |
| 第二十七回 | 詰原因友人假座  | 斥曖昧伯父絕裾  |
| 第二十八回 | 趁繁華萬國大賽馬 | 遭拒絕三顧枉登門 |
| 第二十九回 | 尋尋覓覓泣訴情衷 | 疾疾徐徐閒評騏驎 |
| 第三十回  | 跑馬場賭徒悲劣馬 | 旅人宿閨女護情人 |
| 第三十一回 | 麥夫人造門陳隱事 | 都子爵入室敘離悰 |
| 第三十二回 | 冰人仗義力任仔肩 | 壯士無顏空悲末路 |
| 第三十三回 | 話樽酒夏士華藏奸 | 易手箱馬坎圖被騙 |



第三十四回 索逃亡馳馬逐行蹤

議交涉同車詣私邸

第三十五回 金剛鑽不翼而飛

新聞紙餘灰猶在

第三十六回 露實跡馬坎圖逃賊

發陰私夏士華懼罪

第三十七回 都男爵呼吏禁奸人

麥命婦憐兒厭塵世

第三十八回 天良發見最後貽書

弱女飄零可憐殘骨

第三十九回 見屍身夫人驚絕命

挾槍銃總理大尋仇

第四十回 室家燕好寶鏡重圓

鑽石珠還玉箱結果

社會小說 巴黎繁華記

以下論其  
議院之制

第二十三回 聽唆使小女伶鬧店 恣遨遊老紳士入都

話說郭娜蘿在外面看見一箇婦人嚇得臉上變了色跑了進來都雪南不知是誰走出外去一瞧誰知乃是女優伶楊娜蝶身上穿一件最鮮艷動人眼白地緞子長衣上面染著楊妃紅和玫瑰紫兩樣顏色的大葵花樣那形狀和酒醉了一般臉上兩邊飛紅頭只顧搖幌兩手張開和大鵬展翅相似一路踉蹌踉蹌打橫路上大踏闊步向烟草鋪子走了過來都雪南瞥見這箇情形早有幾分猜到他的來意想他那天在公園跑馬場裏被我奚落一番心裏怨恨著不能甘願因此來到這人衆眼多地方和我爲難這箇不知是夏士華教導於他的呢也不知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但不論怎樣總是不懷好意當著麥夫人和郭姑娘鋪子前面面聚集著巴黎城中許多紳士恁他一箇女子來和我講話豈不大大的羞辱但則要躲閃也沒處躲閃要逃避也不能逃避這便如何臉上惟有發起一陣熱潮映得皮膚比火還要赤些這

時候的難受。真是說不上來。旁邊郭娜。見了。就要想庇護於他。說道。子爵你躲閃在裏邊罷。那女子見了你。必然又有什麼亂語胡言。我獨自一人在外面料想。就沒有事。都雪南羞得擡不起頭來。暗想我若飛出去捉住了他。使他知道警戒。這箇原是容易。但別人見我和這種卑污女子動手。益發傳說開去。成了笑柄。沒奈何。只得苦苦耐下一口氣。回身退入裏邊。麥夫人自己心裏着急。竟毫不留意。這件事他見都雪南。入來依舊接連。先前的話。道你取出手箱之時。愚夫倘若說什麼話。你只嚴嚴正正說打。鄉間帶出來的緊要東西。愚夫若是相信。更好。任是不信。須也不能再說。別的都雪南道。他對着我。雖不能說甚的。但恐要逼問夫人。夫人道。那箇有我一身當他。他若問金剛鑽。怎麼樣。我任便回答。遺失。或是被竊。便罷。都雪南道。恁地可自己入了危險之地。夫人道。嚶。我身上。任是怎樣危險。也是該當。只算是自作自受的孽報。只拚能夠救那小女。便遂了我的本心。說到這裏。眼睛裏撲簌簌。弔下淚來。看這情形。麥夫人似乎想到母女兩人。斷不能一樣平安。兩全其美。因此決意捨了。

自己單救女兒。都雪南正欲有言。郭娜藤偷空兒。又走了進來。慌忙低聲道。那女子已立定在鋪子前。直向裏面張望。你向着這邊不好。必然被他瞧見。說罷。又回了出去。買賣麥夫人聽見這話。這纔問道。那女子是誰。都雪南老實答道。實是一箇賤女。我曾見他一兩次。那天又在公園遇見。我不去睬他。想他懷了恨。今天出奇異樣的跑到這裏來。夫人聽說。掉頭向外面一望。驚道。哎。他麼。那必然是酒醉了。我素來見了這種女子。就有些惹氣。但他必定有箇紳士帶來。那紳士也不知是誰。却帶這種女子出現。都雪南被夫人提醒。更是害怕。想莫是夏士華帶他來麼。果然是他。那來意可有些難測。哩。想他約定三月十五。如今見夫人直沒回答。特地來威嚇。夫人恁地時。夏士華少刻必然到這鋪前。和夫人照面。哎。這便如何是好。心裏獨自悲痛。麥夫人那裏知道這箇。依舊說道。取出手箱之後。你直帶了阿麗。我見夏士華對他說到了女兒。寄住那家。就交金剛鑽的話。他必然立刻同去女兒住處。既然明白。任是交了金剛鑽。也沒什麼後患了。都雪南道。那箇他能答應麼。夫人道。我想定。

然答應他所要的不是女兒。原是銀錢。既見了五十萬的金剛鑽。那裏還肯道。箇不字。都雪南道。其實是一件可危的事。但如今也沒法。只得照夫人的話辦去。話聲未了。郭娜藤又進來了。又道。看那女子。不知在那裏等待誰來。那頭猶如鷺鷥一般。直回過去。向那邊眺望。這話說了一刻兒工夫。又急忙道。啊。喲。竟是那撈腮鬚子紳士來了。都雪南更是急得非常。想此刻夫人的危急。比我更加幾倍。姑且立起來一望。果然楊娜蝶早牽住夏士華的手。不知低言小語商量些什麼。這箇模樣。忒煞稀奇。那四面許多買煙草紳士。都回過頭去。向他兩人看景。暗想。除非趕逐他們出去。若不趕逐。後悔也來不及。但我又有不便之處。還不如將夫人躲避在裏邊。若要叫他躲避。又不能不將夏士華來此的話告訴於他。正在着急想計。麥夫人有些怪異。問道。怎麼樣。郭姑娘說的是什麼事。都雪南扯嘴道。他說爲因那女子來此。或有話對夫人講。也未可知。叫夫人快些躲避。爲妙。着啊。夫人快些到裏邊去。着啊。快快。夫人聽他這慌急聲口。不覺驚着。要想退後。又留住道。呀。我躲避不好。郭姑娘倒是。



緊的須知。今天是我請了他來，却不能有些三長兩短。原來麥夫人意欲保護郭娜。那時楊娜蝶在外邊，離了夏士華，又和先前一樣，張開兩手，顛顛躑躑大步而來。却不見夏士華和他同走，自己依舊隱身在旁邊，人叢裏不知是什麼意思。且說楊娜蝶到了煙草鋪子前，對着郭娜蕪，打衣袋裏取出一百法郎鈔票五六張，向櫃上一丟，使出那副醉氣洶洶的模樣，說道：「着啊，這鋪子有俄國煙草，我一起要買去，攏總要買去着啊，快些拿出來。」郭娜蕪見了這箇情形，怎的不變了色，幸虧心神還清爽，知道來人是酒醉的，隨答道：「這裏沒有俄國煙草。」楊娜蝶把眼睛一搵，又道：「沒有——好好哈哈，這位姊姊倒很縹緲，既是恁地說，我拿出的銀子却不能收回，我原爲慈善會很有趣兒，願做些善事，纔將銀子給你。」郭娜蕪恨得不開交，惟有暗暗切齒，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楊娜蝶益發胡亂道：「我給你銀子，你不受麼？從前奧大利國貴夫人開慈善會時候，有箇夫人和一箇紳士接一回吻，那紳士捐了些銀錢，那原是爲了貧民情願捨身接吻，你不知道這事麼？你也是爲着貧民開這慈善會着啊，快

些收了銀子將姊姊的手尖兒遞過來給我舐幾下子說着早已伸過手來要抓楊娜蘿的手都雪南見了這箇形狀怒氣直冲三千丈高回看麥夫人也是張開眼睛非常氣憤那時都雪南早將旁邊有夫人仇敵夏士華躲着的事忘了颺的跳出鋪子當櫃楊娜蝶一些也不驚慌反道都子爵你至今躲在什麼地方或是你嘗嘗我的手尖兒將這銀子收了罷都雪南本要用力將他抓出去但念這會裏將這事傳了出去豈不鬧了笑話況且夏士華在那邊躲着得了空兒要跳出來威嚇夫人我若擾亂起來豈不正中他鬼計啊喲這更如何都雪南倉卒之間沒了計策楊娜蝶却依舊肆口嘲罵滿嘴的酒臭正在手舞足蹈難解難分之時忽地有一箇人推開人衆擠了過來將手抓住楊娜蝶衣襟叱道哈這箇所在須容不得酗酒滋事的人本會規例凡是帶着酒氣之人一概驅逐出去不准攔入着啊快些出去快些快些這一下子把箇楊娜蝶打箇青天霹靂倒有些目瞪口呆看官你道這來的是誰原來就是方纔出去重復進來的郭家萊侯爵他本與都雪南兩樣那夏士華潛躲在

此的事。他也不知麥夫人和夏士華有什麼交接。他也不知他。但見楊娜蝶這種情形。明明是欺侮郭娜蘿。因此一時之急。抱着大大的不平。跳了出來。楊娜蝶想不到來了。箇抵抗的人。這纔有些如夢初覺。雖則喫了一驚。但性情本是近於無賴。不是上等女人。依然不見害怯。反回駁道。看你是箇紳士體裁。怎的要想動蠻。將我牽扯出去麼。可知我也有上等紳士帶了來的。說着。伸着脖子。只向那夏士華躲閃的地方。眺望。夏士華看見果然也。向人叢中擠了過來。都雪南瞥見了。更是着急。自己捏了一把汗。只見夏士華對着郭家萊道。這女子是我帶來。爲什麼不對我說。擅自向他動手。若有話講。快些對我說來。郭家萊回過來。答道。哦。足下帶他來的麼。這裏也不能講話着。啊。咱們出往外邊去。可知貴婦人慈善會裏帶了這等酗酒的人來。大是不該。我且出去和你講。夏士華無奈。似乎只得出去似的一面說好。咱們同去。一面將撈腮鬍子。臉回過來。望煙草鋪子裏張看。喳。這一下子。麥夫人命運該絕。他陡然覷了夏士華可怕的面。立刻遍身震動起來。叫一聲。哎。嚇登時悶脫了氣。向後跌。

倒過去都雪南連忙飛也似將臂托住幸而外邊的人箇箇都把眼睛注定郭家萊那邊却不留意這邊鋪子裏的事都雪南隨將夫人扶抱到儘亭子裏邊外面單騰下郭娜藤心裏早有幾分猜到夫人別有事故他想我若現出知道情形很有不便隨卽故作不知依舊立在鋪子前外邊那些被夏士華們擾亂望後退讓立看的許多紳士暗想如今正是和郭姑娘親近之時一時大家重又擠過來攏在鋪子前面水洩不通都和郭娜藤殷勤問話因此他也無心來顧裏邊都雪南抱着夫人暗地低聲叫喚又獨自一箇細細思量好一會夫人漸漸清醒張開眼睛似乎還害怕夏士華低聲問道咱們爲何不逃都雪南忙撫着夫人胸脊安慰道怎麼那箇母須着急了夫人離了都雪南向旁邊一張椅子坐下又道夏士華帶着那等女子到這裏來尋鬧定然因我不回復那話因此特地想威嚇我再者他帶着酒醉賤女來到慈善會這風聲傳了出去他也不能再和巴黎紳士交往必然不久要到外國去看官可知夏士華是什麼心思原來果然被麥夫人猜箇着他特來威嚇夫人催他回答

好直往外國去。這裏都雪南既察知夫人的心，隨即說道：「怎麼毋須着急，恁地時却不能一刻懈怠。明天必須直進銀行，任是怎樣危險，終要取出手箱。」夫人道：「正是。先前已說過了，究竟怎樣辦理？」爵諒已在心，都雪南道：「知道了。」夫人聽了這話，畧爲安下些心，但身體已是嬌柔無力，勉強支起腰肢，一面立起來，一面道：「我須得看看郭姑娘說着，望外到鋪子那邊，那是郭家萊已自回來，立在鋪前。」對麥夫人道：「那撈腮鬍子帶了有酒氣的人，到這裏來，到底背了這會的規例，不得已當他做酗酒滋事，說要喚巡捕來捉拿，恁地嚇他，那厮纔害怕走了。」夫人和郭娜靡兩人聽了，只得向他同聲道謝。郭家萊心中大喜，又對着都雪南道：「噢，噢，這裏主人麥慕倫男爵儘着在那裏探望你哩，你且抽空兒去招呼一回，再來這鋪子裏事，我只須得他二位允許，暫爲代理，就是麥夫人和郭娜靡心想本母須託他幫忙，但他既恁地說可也，不能硬辭，不要兩人只得含笑點頭，也不明說。」允許不允許，郭家萊見了這箇，早則風車兒也似轉身入了鋪子，都雪南隨向他打聽了麥男爵所在之處，立即出了鋪。

子往後園那邊走。四下裏一路找看。忽見麥男爵打一家牛奶鋪子裏走了出來。笑道：「啊！先前我早在尋找你。你到底在什麼處？」在都雪南一想，瞞着倒不好答道。在尊夫人和郭姑娘煙草店裏。麥男爵道：「恁地却爲什麼方纔那樣擾亂？」都雪南道：「我知道着。麥男爵道：我也看見那外國人被郭侯爵嚇退出去。那外國人從今十二三年前曾來這巴黎在交際社會也很行時的。却好我娶妻半年前後他離了巴黎。以後就不見了他。原叫做夏士華伯爵。說着眼睛望着都雪南的臉。都雪南很有些難過。麥男爵又道：方纔擾亂着。或是直接或是拐灣兒。沒有干係。拙妻的事麼？」都雪南道：「呀！一些也……麥男爵道：唔沒有干係。就好倘然對着拙妻有什麼無禮的話。那箇我可不能就此罷休。」都雪南道：「呀！若有對着尊夫人失禮事情。當時我在場。上能夠任他狂妄。袖手旁邊麼？」麥男爵又換了口氣道：「爲因實有驚嚇子爵的事。因此我放心不下。直探望着你。」都雪南驚道：「啊！驚我……麥男爵道：是。啊！驚嚇子爵哩。如今請不要言語。同到這裏來說着。回身向着煙草鋪走來。都雪南想他莫非又要帶我突

然探試夫人。麼心裏。又立刻慌張。一面說道。方纔我正打夫人鋪子而來。麥男爵道。那箇不打緊。且去看看。郭姑娘臉色。可有厭惡的模樣。沒有都雪南聽他話聲。益發語中有刺。猶如將要宰殺的猪。羊屠戶牽到猪圈裏。一般不一會。已到鋪前。只見不知是誰。像是一箇老紳士。脊背向着鋪子。儘着和麥夫人講話。麥男爵手指着老紳士道。哪哪。都雪南子爵。你可要驚哩。都雪南隨聽。隨向他仔細一看。老紳士的臉。看得一百二十箇分明。不覺陡然幾乎驚得呆了。趕忙上前叫了幾聲。不知來者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 第二十四回

呵蕩子峻語拒鸞儔

詢行縱定計驅蝥賊

話說都雪南見了老紳士。連忙上前叫道。哪哪。伯父怎的你……原來那老紳士非別。乃是常時傳說本書的事。都是因他而起。可算箇緊要關鍵人物。布里吞尼家居紳士。都雪南的伯父。都禮敦男爵。男爵見他姪子問他。氣吁吁答道。爲因你永遠沒有信來。恐怕你遊蕩事忙。樂而忘返。特地前來看視。都雪南刷的臉發了赤。正在問

答那時打鋪子旁邊飄飄逸逸走出一位美人見了都雪南的面好似喜之不勝。早自將手挽着他的肩膀不放。你道這美人是誰。毋須說得是都雪南的同姓妹。未婚妻在鄉村待嫁。閨中的綺華小姐。當時幾箇人相見。那一種形容。真是彩筆也描畫不上。來都禮敦男爵是笑。麥慕倫男爵是歡。麥夫人是心迷。綺華小姐是忘。我忘人的欣喜。但儘着挽住。都雪南不覺害羞。一會隨放開了手。誰知立在這邊的郭娜。靡眼角一梢。早已知覺。醒悟身體發了顫。臉色起了青。對着面前許多買煙草的涎臉。兒紳士益發沒了氣力。覺的眼睛昏暈。腰支痠軟。支撐不住。那時看他模樣。通身上下猶如換了一副軀殼。笑臉兒早則拋在九霄雲外。甜嘴兒猶如變成緘口金人。頭也不回步也不留。喚過當家福蓮老人一同趑趑回家而去。郭家萊看見顧不得別的。說是送他到家也。出得鋪子隨着後面去了。但則自從郭姑娘去了之後。烟草鋪子怎樣呢。麥夫人只得趁便邀過綺華。在鋪幫忙。誰知綺華一進鋪子。那買客的熱鬧。依舊和先前一樣。並不減少。究竟郭娜。靡和綺華兩位嬌娥。那一箇優。那一箇劣。



那一箇妍那一箇媿。當時那些如醉如癡的紳士。實在分判不清。辨別不出。只凡是和麥夫人見過面相識的。惟有稀罕着稱讚這裏美人怎的恁多而已。且這擱下慢表。且說那邊都禮敦男爵又對姪子道。今兒你且回寓。明天早晨到我客寓裏來。待有話講。都雪南問道。伯父也住在那海爾……都禮敦道。因爲我不如你有那樣好處。在借寓。因此依舊在海爾達街客寓裏。都雪南陡然被這一衝。一時嗓子裏咕了一聲。說不出話來。只得別了伯父。悄悄地獨自回了寓處。仔細一想。我在這裏那些行爲。伯父自然要查問。查問但却不是我自己貪歡圖樂。什麼事也是被旁人拖累着。這纔挨延到今。雖則種種事情不能對伯父直說。但我心無愧終也。毋須害怕。況且綺華妹子在旁。必然憐惜原諒於我。恁地想伯父也不致過於呵責。當下漸漸放下心來。上牀就睡。原來他日間一天過於疲勞。那時纔靠上枕頭。鼻子裏鼾聲早已齣齣的響。前幾天好幾次夢裏見着郭娜藤。今晚陡然轉換了船舵。只處處夢見綺華妹子。或是在重重疊疊的布里吞尼樹陰之中。和綺華共摘鮮花。或是在往時攻

苦。的。書。齋。之。下。和。綺。華。同。描。彩。畫。那。從。前。經。過。的。纏。綿。快。樂。受。過。的。旖。旎。風。光。種。種。  
 歷。歷。都。現。到。眼。前。心。上。直。到。第。二。天。早。晨。七。下。鐘。夢。醒。覺。來。披。衣。而。起。回。想。這。一。夜。  
 中。間。全。然。將。從。前。多。年。快。樂。重。復。享。受。一。遍。嘴。裏。咕。嚕。道。咳。任。是。怎。樣。我。倒。底。是。愛。  
 戀。妹。子。綺。華。那。郭。娜。蘿。身。上。雖。則。掛。心。但。不。過。他。的。姿。容。不。能。忘。却。常。時。記。在。心。頭。  
 至。於。愛。情。兩。字。是。斷。然。沒。有。的。我。將。他。移。交。與。郭。表。兄。實。是。最。妙。的。事。綺。華。妹。子。也。  
 來。得。却。好。若。再。不。來。我。的。心。不。知。變。到。怎。樣。哎。喲。可。危。可。危。說。着。將。衣。穿。着。好。了。直。  
 到。海。爾。達。街。客。寓。裏。只。見。他。伯。父。早。餐。也。喫。完。了。一。箇。人。坐。在。屋。裏。吸。煙。草。都。雪。南。  
 開。口。就。道。綺。華。妹。子。在。那。裏。都。男。爵。沉。下。臉。來。道。看。你。如。今。已。全。然。變。成。巴。黎。人。早。  
 晨。起。得。恁。晚。我。和。綺。華。已。喫。罷。早。餐。打。算。就。要。出。門。綺。華。正。裝。飾。着。哩。都。雪。南。要。想。  
 迴。護。自。己。說。道。呀。伯。父。我。並。不。變。成。巴。黎。人。近。來。正。住。得。厭。煩。要。想。回。鄉。都。男。爵。道。  
 想。要。回。鄉。怕。口。是。心。非。罷。都。雪。南。道。當。真。日。內。要。回。去。男。爵。道。哼。既。要。回。鄉。自。是。回。  
 去。的。好。但。怕。去。了。……都。雪。南。接。着。道。和。伯。父。一。同。回。……男。爵。道。一。同。回。去。——

我不知幾時纔回去。今番帶了綺華來。意欲揀選箇好女婿。我也不能不逗留逗留。都雪南聽了這話。陡然變了色。又趕緊截住道。伯父說頑笑……男爵撐開兩眼。儼然道。你想做伯父的對着姪子說頑笑麼。都雪南問道。恁地。伯父女婿是……男爵道。你道我的女婿是你麼。我囑付你到巴黎原爲試試。你誰知你早入了巴黎人的夥兒。以後回到鄉間。還能夠受那鄉村的苦境麼。都雪南道。呀。我的心是一些兒也不變。男爵道。自己道是不變。可靠不住。昨兒晚上。麥男爵和他夫人說起你的情形。他們什麼也都知道。就是我也何嘗不曉得。第一我從前和你定下。每日寄信的約。試問你曾寄了什麼回來。想在鄉間時候。任是些小的事。無關緊要的約。你從沒有懈怠。疏忽過來。你如今怎麼說。都雪南被伯父說得有理。心裏着了一急。又道。這事伯父要恁地說時。可是太很了。男爵道。唔。你對着伯父說這樣話。那見解已是大錯。都雪南一時覺得分辯不過來。男爵又道。世間凡事。不經試驗。總不能分明。可知你和那鄉村的氣質大不相同。照你目下身分。見直拋棄了祖宗遺產。就罷了。住在巴

黎出入交際社會全是講的鬧鬧綽那纔人家道你是箇紳士紳士自己也覺得優  
 游安樂非常你既是鬧鬧綽若不娶箇積蓄嫁資的女子爲妻也不像樣昨晚我打  
 聽可有這樣女子麥家夫婦說有的隨將郭娜蘆姑娘的事告訴於我如今郭姑娘  
 已見直是你的人都雪南更是發了呆說道但那總太很了男爵道呀並不是這  
 是當然的我相着你的氣質替你辦理將來立身成家的事這是你父親死的時候  
 託付我的都雪南道雖是恁地說但伯父……男爵道這是盡我伯父的責任今番  
 回去之後也須告訴綺華綺華從小時候嘗道你將來做他丈夫很爲歡喜你出來  
 的時候我已和他說過他居然能夠不負我一片心已是答應了都雪南轉喜道妹  
 子已答應了麼男爵道答應了你心裏道是他的心變了向外但照他這樣年紀却  
 也不能堅定主見我怕他萬一有箇錯兒因此以後在這巴黎也叫他出那交際社  
 會和那些紳士結結隊兒看他如何這箇也是試試他的後來的事雖則難說橫豎  
 我要試他的事他也答應了都雪南聽到這裏這纔得了一條活路問道恁地試驗

之後。綺華的心。若是不變。依舊照從前的話。我做伯父的女婿。麼男爵也不答應。反倒不大高興。揚聲叱道。你真是箇獸傻的男兒。那時的事情。現在就明白了。麼着啊。這且毋消說。他你究竟回去不回去。若是回去——都雪南沒法。暗想今天不知什麼緣由。伯父的氣色。比平常很爲不好。他就穩坐無言。好一會。看看伯父稍微回轉了些。不覺又有話按捺不住。一面立起身來。一面問道。如此在伯父面前。可否見我。綺華妹子。……話猶未了。男爵緊接道。見面也是無益。只問你回去不回去。都雪南沒了。擺佈幾乎。眼淚淌了出來。勉強答應了一聲。是回去。回身望外就跑。看看將到門口。忽地背後又叫一聲。且住。原來仍是伯父喚他。看官可知。那都禮敦男爵。他生性甚爲堅執。却又不是頑固到底。凡是甘的苦。都能辨別。通知人情。況且熟諳世故。長於應酬。遇着怒的情形。能夠怒。遇着笑的情形。能夠笑。遇着應該理正詞嚴講話之處。又能夠駕起千真萬真的面目來。但他的怒和笑。却是判然分開界限。不能混在一堆的。都雪南知道伯父的性質。因此聽見叫喚。立即回身過來。料想必有

別的話說。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只見那時男爵已換了先前模樣。軟着話聲道。我、叫、住、你、並、不、是、改、轉、先、前、話、頭。先、前、所、說、的、是、話、言。這、下、去、講、的、是、實、事。我、須、還、有、別、的、事、問、你。說、到、這、裏。又、放、低、聲、口、道。實、因、昨、天、遇、見、麥、夫、人。正、在、忙、碌、時、候。不、能、盡、情、說、話。你、常、到、夫、人、那、邊、去。總、該、知、道、他、的、情、形。昨、天、我、看、夫、人、形、狀。心、裏、萬、分、着、急、似、的。再、看、他、眼、圈、兒。平、常、必、然、常、在、那、裏、哭、泣。究、竟、爲、着、什、麼、事。要、到、那、樣、田、地。你、可、知、道。麼、都、雪、南、本、來、是、知、道、細、情、的。但、不、敢、冒、昧、答、應。却、含、含、糊、糊、道。姪、兒、那、有、知、道、之、理。不、過、昨、天、煙、草、鋪、子、裏。那、酒、醉、女、子、前、去、騷、擾。這、件、事、自、然、使、麥、夫、人、生、氣。男、爵、道。果、然。那、事、麥、男、爵、已、略、爲、告、訴、於、我。但、不、知、那、女、子、是、誰、帶、他、來、的。我、正、在、問、麥、男、爵。却、見、夫、人、在、旁、拿、別、的、話、來、打、岔。像、似、很、不、歡、喜。談、說、那、起、事、情。我、只、得、止、住、不、說、了。你、那、時、在、鋪、子、裏。必、然、知、道。究、竟、是、誰、帶、了、他、來。都、雪、南、道。到、底、是、箇、外、國、人。男、爵、道。莫、是、瑞、典、國、人。叫、做、夏、士、華、伯、爵。麼。都、雪、南、暗、想。伯、父、於、那、件、事。原、來、很、有、幾、分、用、心。答、道。正、是、他。男、爵、好、似、豁、然、醒、悟、一、般。說、道。是、他。麼。果

然夫人該要着急。你方纔吞吞吐吐。難以回答。爲的是於麥夫人有關。要想隱瞞。那也近於情理。但這其中却有許多緣由。夏士華那厮。在夫人沒有結婚之時。就是相識的。昨天他帶了那樣女子。到夫人鋪裏吵鬧。必有別的仔細事情。但不知他住在什麼處。在你若知道。須得細細告我。都雪南一想。伯父於麥夫人和夏士華的事。難道一概知道麼。要想先探一探。故意說道。我並不知道細情。但知道他時常賭博。出入氣象。很爲闊綽。男爵問道。什麼時候到巴黎來呢。都雪南道。想必是新近來的。男爵又問。你和他在那裏見面相識呢。都雪南道。會館裏。男爵道。哼。在同會館裏見面的麼。好好。都雪南心裏害怕着道。伯父爲什麼問這些事。男爵道。嚶。說來話長。我把起頭的事說與你聽。夫人本是我至友。鄔克嵐的女兒。長成在伯母膝下。他伯母和外國人交際很廣。因此上鄔小姐和夏士華認識。當時愛戀非常。都雪南暗想。這事麥夫人和阿麗早已和我說過。伯父既知夫人和夏士華的交情。却隱瞞着使他嫁與麥男爵爲妻。那見直是欺侮麥男爵。我且聽他是怎樣意思。怎樣說辭。只見男

爵又道不幸鄔小姐和夏士華愛戀的事傳了出去。外間幾乎到處噴噴人言。我知道了那事難以置之不顧。且又承他伯母委託想趁此時候索地使夏士華和鄔小姐過禮成婚。倒是很好的事情。當下就催迫夏士華。誰知他被我逼迫招認出來。說本國已有了妻子。都雪南故意驚道。嚇嚇有了妻子。又誘惑良家閨女。實是箇不顧廉恥的奴才。男爵道着啊。我千萬睡罵夏士華。但也沒法。我就催逼他趕快離了巴黎。以後不許和鄔小姐再行見面。恰好那厮生有心病。果然怕我難爲於他。匆匆的去了。都雪南聽到這裏忘其所以。趕忙說道。當真那厮害着心病。他與人約定決鬪。後來竟推諉不到食了。前言說到這裏。隨將在公園裏夏士華約定決鬪的事說了一遍。男爵聽罷道。是啊。外面看看很像。箇有氣概。男兒誰知却是虎頭蛇尾的。自從他離了巴黎。鄔小姐也知道他有妻子的事。這纔悟到自已被欺。從此愛戀全然拋棄。那時我想必須替鄔小姐想箇出身。就對他當面盤問。他回說。只有彼此思戀。身體實沒有被他污辱的話。再三駁詰。他執定前言。我想必然是真。也就略放了心。以



後就替他找尋佳婿。都雪南聽了這話，這纔舒了一口氣。想伯父原來並非欺侮朋友。委實是不知內中真情，並非敗壞紳士門風。委實要想扶助紳士體面。當下男爵又道：「這事分明之後，我想最要緊的是先解散外間的評論猜疑，因此想箇方法叫他伯姪兩女子到意大利國游歷一遭，直等到外間風波已平，纔叫他們歸了鄉里。可怪現今的麥慕倫男爵當時見了鄔小姐，也就十二分思戀情深。他知道我和鄔小姐相識，正在替他謀婚，就找到了我，求我作伐。我和麥男爵也是素來要好的。當下就對他說明有那些情節。麥男爵一口應承，並無二說。鄔小姐初見這樣有氣概的男子，況且過去的事早已心中毫不存留，也說十分願意。但我還是不放心，又親自到意國去打聽，或是鄔小姐游歷之時，私自和夏士華相見，或是有什麼信札來往，瞞着旁人打聽多時，果然沒有那些情事。這纔安心回來，一心替他們作伐成親。至今十二年間，雖則沒有子息出來，却倒家庭非常和睦。照此說來，麥夫人近日見夏士華又到巴黎，自己暗地着急，這箇原在情理之中。萬一爲了那廝家庭之間，或有

什麼風波起來。豈不壞了大事。要知夏士華這等作爲。見直是箇花中的蝥賊。人中的惡棍。一般。因此我要想預先防備。則箇都雪南道果然。那是理所當然。男爵道。雖說防備。但第一須先知道夏士華住處。那廝可住在什麼地方呢。都雪南道聽說住在大旅館。男爵道。恁地麼。那就好。了我直往大旅館去。去驅逐他。照先年訂定的約。辦理。限他明天離開巴黎。男爵說的話聲很爲決裂。都雪南不由不喫了一驚。暗想。若是夏士華被伯父逼迫離了巴黎。麥夫人以前託我辦的事。都成了畫餅歸了水泡。女兒的住處。到底無從得知。豈不將麥夫人平白地推到悶鄉愁國去麼。這箇只得暗地向伯父阻止。纔好。因道。雖則如此。但伯父未免辦得過快。過激了。男爵詫異道。怎麼有那樣事麼。可知他多住一天。就多一天禍害。我是決計要去的。都雪南越發急得。很惟有暗自心裏疼痛。不知可有法子阻止。沒有。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五回 一席話暗地救艱危 兩男爵背人談祕密

話說都禮敦男爵定要驅逐夏士華。原是爲了麥夫人的急難。這樣要阻止他。自然

有些爲難。但則驅逐於他。見直和催短麥夫人壽命一樣。却又不能不力爲阻止。這如何是好呢。都雪南急得沒法。暗想除非將內中細情老實對伯父說明。纔好。想麥夫人比我伯父着急。更加幾倍。自從被夏士華欺侮之後。至今有十二年。瞞住一箇瞎女。暗地收養情形也。委實可憐。這些事情。若對伯父說。知自然不致再去驅逐。夏士華快走。走着啊。老實說出來麼——呀。不好。不好。這時說得快。後來懊悔也來不及。我伯父欺侮了朋友自己。也沒有知道。雖則過了十多年。在我伯父本是無罪的人。如今若更知道那箇照他固執的心性。或竟鬧出別的什麼事來也。未可知。況且那事。麥夫人只告訴我。一箇人以外。再沒第二人知道。若夫人自己說明。那是不干我事。我是箇紳士。豈能道他人秘密事情。至於閨門婦女的秘密。更是神聖不可犯的。恁地一想。心裏只有種種煩惱。好一會。纔漸漸定了主意。說道。果然驅逐了夏士華好。啊。也是難說。但姪兒想。礙夫人身上的事。該當先和夫人自己商量。商量。那纔是萬全之策。都雪南說了這話。誰知男爵直不睬他。反道。怎麼和夫人商量。反覺多。

禮我已決定驅逐總之因爲夏士華出現所以麥夫人很爲着急看他臉色就也知道如今不設法解他急難但去和他商量也是枉然可是麼都雪南道是則是但總覺得過早了男爵道怎麼過早麼都雪南道是啊若爲了這箇萬一外間又起了謠傳不當穩便如今夫人已是驚弓之鳥總求伯父穩妥平安若無其事爲第一夏士華的來意原是要想威嚇夫人昨天帶了賤女騷擾他的鋪子就是一箇明白的證據看他和夫人已拚做仇敵什麼事也不怕都敢做的這是已決定主意了男爵道但任他怎樣須總不能損害夫人都雪南道雖是恁地說但那厮究竟是箇兇狡之徒他這樣威嚇夫人料必沒有別的無非要想詐些銀錢澆裏澆裏伯父若不辦善後只將驅逐兩字待他他老羞成怒起來必定對着夫人仇寇更深又知道伯父在內幫忙他更要遷怒伯父挫打仇人這下去兩邊永無安甯之日況且伯父一時驅逐他他忌憚伯父自然就去但他可依然有兩條腿伯父可終不能常在巴黎那能保他以後不再到巴黎來男爵道任他結仇也沒有什麼怎樣他和夫人糾葛是從前

的事。後來十二年間。夫人連箇夏字也不提。那厮既已失了聲名。信實任是有什麼話也說不響。他自己若知道這箇就曉得自己要輸敗下來。那敢前來挑戰呢。至於他去了重來。除非我死了便罷。要不然布里吞尼離此很近。難道我不會趕了來投控告他無端吵鬧人家的罪。都雪南道外面雖不挑戰。那種種鬼計却是用不完。防不盡那樣沒羞恥的人。不說別的那捏造無名信札。是人人能做最容易的。他並不見面出頭讓咱們去控告。却只寫一封沒頭信。將夫人身上的事原原本本說出來。直寄與麥男爵。這便如何。都雪南嘴裏說着心裏非常驚喜。自己也不知怎樣生出急智。一時想出這樣奇巧話來。果然男爵聽到這裏。漸漸有些心動。說道：「恁地麼。這箇我却沒有慮到。都雪南又重伸前說道：『他寄與麥男爵信中若說出你的妻子是我的情婦。怎樣要好愛戀。這箇早年外間有多人知道。須不是捏造空言。那時怎……』」男爵道：「他果然寫了那樣信寄去。麥男爵殺却夏士華方休。都雪南道：『是殺却那沒頭信。究竟是誰寄的。到底不得分明。雖則麥男爵不致相信。這些事但凡

有件惡事傳到耳朵裏。定要留箇疑心痕跡。這也是人之常情。倘然麥男爵生性再有那嫉妬的心。豈不變成極大一件交涉麼。原來嫉妬兩箇字刷的聽入男爵腔子裏。他陡的跳起來道。唔。唔。對了。麥男爵果然嫉妬心來得利害。他雖則愛戀麥夫人。娶爲妻子。但却不免有些疑根留在腦中。但他性質是箇千中無一的正直之人。辦事來那樣聰明快利的人。也很難得見。另有一種脾氣。任是他的妻子。他若不對勁的時候。連寒毛也不去碰一碰。幸而麥夫人這多年來能夠順他意旨。不致勃礫。倘若稍微惹起些疑心。就是將天地翻覆過來。他疑心不去。總是一些不能回心轉意。都雪南道爲此。單怕夏士華在他夫婦之間惹起些風波。那就沒法可救。男爵道果然不錯。照你的話看來。實在不能冒昧。但目下眼見夏士華大踏闊步在這巴黎。總不能故作不知置之不理。無論如何。總須想箇兩全計策。說着獨自一箇低頭尋思。都雪南一想好了。有些轉機了。隨道因此姪兒方纔說過。橫豎最好和夫人商量。商量男爵想了一會。忽地放開嗓子帶笑帶說道。這箇煞是可笑。姪子竟和伯父爭。

起意見來。但也沒法。姪兒說的話委實有理。伯父也只得屈從。好好且先和夫人商量去看官。可知都男爵。雖則道他姪子變了氣質。但據着道理。居然也能聽從。姪兒的話就可見得他心胸澄潔。氣度寬宏了。閒話休提。且說都雪南聽他伯父這話心裏十二分歡喜。暗想伯父若和夫人商量。夫人必然知道。託我去辦。倒不如託着伯父更可放心。一定將從前隱瞞的事一概說出來。恁地時。先前我受託的事都好推在伯父身上。我就卸下了重擔子。況且伯父知道那些事情也知我在巴黎逗留並非游蕩。都雪南喜得當下無可形容。只聽男爵又道。今天咱們的話就此爲止。你可以回寓。我日間打算去訪敖達柎夫人。早晨還須到銀行裏見麥男爵商量帳目事情。從此第一處先到銀行。後到麥夫人家裏。然後再往敖家。都雪南那時正告了辭。要想起身。忽聽他伯父說要到銀行去。耳朵裏猶如着了蜂刺一般。喊道。哎。伯父到銀行又是爲的什麼。麥男爵要請伯父到那間新屋子裏去哩。男爵不知他有心問。這句話答道。爲因有些來客。却能一直走到他自己便房裏。因此另備一間機密。

屋子。咱們可以細談。不致被外人撞見。昨天我和他約定了。如今再遲延不去。可要失敬於他。都雪南聽得。這纔知道那間屋子的緣故。自是喜歡放了心。想道。這箇機會。若不取出那手箱。可再沒有取出的時候了。伯父和麥男爵。既在密室相談。正是老天賜我的好機會。一面想着。一面又告辭一聲。出門自去。這且暫擱不提。且說第哈銀行裏。有一間機密屋子。總理麥慕倫特地備下。作為商議機密大事之所。如今這屋子裏。有聚在一堆。暗暗談說的兩箇紳士。你道是誰。原來就是總理麥惹佗和股東都禮敦男爵。看官可知。那都雪南想到這時。是箇好機會。他就瞞過他們。暗暗送了銀庫。要想取出手箱。也是這箇時候。麥總理那裏知道。却是沉沉靜靜對着都男爵。都男爵也心平氣和。在那裏檢查帳目。一會將帳簿覆過。說道。這是很明白的了。既任託了閣下。我的贖本。自然要一天一天加多起來。這是可操左券的。麥總理道。恁地時。直到令媛成親的時候。依舊存在這裏罷。都男爵道。怎麼綺華成親之後。也還要託你照管照管哩。但有一事。要懇求閣下。若遇見有打聽我財產的人。切不可



可告訴於他。總理道：好好那箇我會意着。有人來問，只說問布里吞尼公證人，就得都男爵道：是啊。任是都雪南來問，也是如此。閣下只留意就是麥總理道：知道了。但都雪南子爵，究竟是老兄姪子，有你在前，他斷不會來問這箇。都男爵道：呀，不是他來到巴黎。那樣子竟變了。我很爲憂慮。閣下看他怎樣。都男爵這一問，不知麥男爵是否又疑到手箱。只見他一時沒話，想了一會含糊着說道：我想別的也沒有什麼。大抵年輕志氣，還沒有定須看他大處纔好。都男爵道：噯，我憂慮的是他的氣質。雖則事情還有些明白，奈心力太弱，總不能堅定。怕他定要將身子糟蹋了。常言道：知子莫如親。都禮敦男爵雖不是都雪南生父，但因有和父母一樣的關係，因此於他的性質也很分明。只聽男爵又道：因此上我想趁這箇擋兒替他娶房妻子，可好麼。麥總理道：這話反說得遠了。若和令媛成了夫婦——都男爵道：呀，這却不能從前。雖則是恁地想如今，却變了念頭。都雪南要娶，昨天遇見的郭娜薩姑娘，便怎樣。麥總理想了一想，答道：我和拙妻因爲接你來信，總說令媛綺華年輕和小孩子

一般料想這時還不能成婚。因此打算替郭姑娘作伐。年紀和令媛相同。恰好與令媛相配。但郭姑娘沒見令媛之前。已願嫁與令媛。如今却不願了。都男爵道。那是爲何。麥總理道。爲何呢。老兄。總該看見令媛和都雪南親熱之時。郭姑娘臉色怎樣。都男爵道。那時我正和尊夫人講話。却沒看見。麥總理道。我和拙妻。却都看見着。郭姑娘一見那情形。可憐立刻失了大望。坐立不安。神色很爲不好的回去了。都男爵道。那必然是愛戀都雪南。如此可更爲難哩。麥總理道。這却不然。別的人見有女子許嫁令媛。或是依舊愛戀着郭姑娘。他原是氣質已經堅定之女。任是哭死也不再用心。在令媛身上。了。都男爵道。如此他倒是箇有見識的女子。麥總理道。可不是呢。總之。郭姑娘現下似已決計不做都雪南妻子。都男爵到得這時。想了一想道。恁地時也是沒法。但別的若有相當女子也請你留意留意。至於綺華我也須另找相當的配偶說罷。停了一刻。又笑着問道。我是善替人家結配夫婦的冰人。你道如何。原來都男爵問這話的意思。是因麥家夫婦也是我的媒妁。麥總理該當知道我的手段。

看他說甚話來。誰知麥總理果然悟到。刷的身體震顫起來。一時沒有回答。都男爵又道。嚶。男爵委實如此。但內中却有可怪的事。我是你的媒人。今番纔到你內室裏。恰好前後又是十二年。誰知我和你常時掛心。那箇可厭的人。如今忽又出現。這不是奇怪的事麼。都男爵提起麥總理犯忌的夏士華。却並非叫麥總理耽憂。反是要叫他安心無慮的意思。無奈麥總理聽了。陡然臉上變了色。說道。咦。那是……誰……誰。都男爵道。誰呢。就是昨天在尊夫人鋪子裏騷擾帶那賤女來的夏士華。實是件痛恨的事。我若早來一步。遇見了他。立刻要打他箇下馬威。懲罰一番。但你只安心着他的事。有我承當。必定驅逐了他。纔罷。麥總理雖則感激都男爵。但心裏益發騷亂道。呀。老兄說的也是奇話。果然那女子是夏士華帶了來。但夏士華那時躲閃在旁邊。和拙妻並沒見面。我爲因十二年前已經忘了的事。如今再提起來。傷害拙妻。心情因此不但默然不做聲。就是自己也不在意。猶如忘却一樣。原來麥總理的疑心。並不在夏士華。恰單單注定都雪南一邊。因此倒把夏士華忘了。置之腦後。這

也。難怪當下又問道。但帶那女子來的是夏士華。這話老兄聽誰說呢。都男爵道。舍姪都雪南說的。麥總理又起疑心。想這話都雪南說來可見我不知道之處。還有極機密的隱事在着。都雪南怎的倒能知道。恁地一想。益發攪亂心裏的疑團。猶如堆了幾百丈濃霧。隨道哼。這樣看來。令姪他倒知道。夏士華麼。都男爵道。他原也知道。說是同在一箇會館裏。那時麥總理臉色一陣一陣青了。上來看官可知。麥總理並非不知道。都雪南和夏士華同在一箇會館。但實是不去留意。生心如今聽都男爵說出這事。忽地生起一種疑心。但見他臉色發了青。把頭低着。心裏樣樣的揣想。只覺腦漲神煩的。非常大有紛亂如麻光景。都男爵却不知道爲何。又道。不但那箇都雪南又知道那女子來由。聽說已在女子家裏和夏士華同桌賭博過哩。原來這些事。先前都雪南要想寬解他伯父的心。早已對男爵說過。誰知麥總理聽了。依然心不在焉。所問非所答的。自己咕嚕着。又道。果然那却是不好。都男爵道。着啊。不好爲此。我於綺華婚配的事。實在難說。商會裏賺下的銀錢。他將去賭輸。雖不能說他不

好。但和那種卑賤的人做對手。第一先壞了紳士的品格。麥總理還是沉迷着道。恁地麼。都雪南和夏士華要好麼。照此看來。你不願將令媛配他也說得有理。都男爵道。怎麼他們到底要好。倒也罷了。如今聽說兩人竟不交口相談。越越地疏遠了。雖是如此。但已和那惡人賤女有兩夜在一起賭博。究竟是不能謹慎擇交哩。麥總理道。哼。不交口麼。這箇又叫人不明白。必還有別的緣由。都男爵道。說是有一天在公園裏遇見。都雪南見他行箇默禮。直不睬他。那時麥總理漸漸擡起頭來。看着都男爵臉面。說道。不論如何。內中總有幾分隱情。那是一定的。都男爵道。據說他們一見面。就如故交相識一般。麥總理問道。初見面是什麼時候呢。在什麼處在呢。都男爵答道。就是那會館裏。都男爵說到這裏。纔陡然覺着麥總理神色與尋常不同。連忙換了聲口道。那些事情且丟開。橫豎夏士華來到巴黎。定有箇私心主意。你道是怎樣。麥總理略爲遲疑道。呀。我想不到別的。都男爵看着麥總理臉道。這箇麼。麥男爵對着我。須不可隱瞞。記得閣下成婚之前。咱們憂慮着我自己。還親自到意國去打。

探。只。前。後。十。二。年。間。到。底。不。該。將。那。厮。的。事。情。忘。了。……麥。總。理。道。並。不。忘。却。因。爲。不。去。留。意。竟。想。不。出。別。的。事。來。麥。總。理。嘴。裏。恁。地。說。着。那。話。聲。却。似。很。爲。不。穩。有。些。搖。搖。顛。顛。的。都。男。爵。又。道。想。閣。下。的。尊。夫。人。久。已。想。不。到。那。厮。的。事。只。道。他。是。箇。可。恨。的。歹。人。若。說。閣。下。一。些。也。不。在。心。就。覺。得。不。近。情。理。那。厮。現。在。巴。黎。究。竟。不。能。聽。其。所。爲。置。之。不。理。況。且。昨。天。又。有。那。件。事。難。道。能。說。他。是。無。心。使。出。來。的。麼。麥。總。理。詫。異。道。呀。老。兄。你。道。那。厮。要。到。我。家。尋。亂。子。來。的。麼。都。男。爵。很。危。危。道。那。箇。他。斷。乎。不。能。但。若。在。外。邊。捏。造。尊。夫。人。的。謠。言。你。可。……聽。都。男。爵。聲。口。那。時。他。的。意。思。早。已。和。都。雪。南。所。說。的。話。全。然。相。同。麥。總。理。道。那。厮。什。麼。意。思。要。捏。造。拙。妻。謠。言。呢。都。男。爵。道。我。想。必。是。尊。夫。人。和。那。厮。約。定。不。漏。洩。先。前。隱。事。他。就。借。此。索。詐。銀。錢。特。來。威。嚇。麥。總。理。道。如。果。有。這。等。事。我。可。決。不。饒。恕。於。他。況。且。外。間。的。人。也。斷。不。信。他。捏。造。的。話。都。男。爵。道。那。是。固。然。但。還。防。他。有。那。些。事。因。此。我。想。對。着。那。厮。說。若。稍。犯。一。箇。麥。字。我。就。出。去。和。他。拚。命。的。話。麥。總。理。益。發。稀。奇。指。手。畫。脚。名。正。言。順。的。說。出。幾。

句話來。不知說的是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問玉箱麥慕倫疑妬 出銀庫都雪南逃亡

話說麥總理聽見都男爵說要和夏士華拚命。忍耐不住。似乎扳駁。他道。咦。那是老兄過於關愛了。想我麥家的事。我自己定要保護的。都雪南道。不是恁地說。尊夫人原來也是我至友的千金。我幫着保護。也是分內。當然斷不能說過於關愛。但閣下既不措意。以後這件事。咱們就不提他也罷。都男爵要想就此結局。誰知麥總理似又想到這時。不問明白。這疑心就沒有消解之時。一般又道。呀。呀。不提却是不行。我還有許多不明白的事。意欲問問老兄。說着那臉色。燒得如火。一般發赤。都男爵一面怪詫。不知什麼事。一面應道。着啊。請問來。麥總理道。自從我成婚以後。老兄到巴黎來了幾次。一回也不和拙妻見面。像是有什麼迴避似的。這却爲何。都男爵見問得蹊蹺。答道。呀。我與尊夫人迴避不見。這箇可有什麼證據。什麼理由。麥總理道。嚶。我想。莫是你替咱們作了伐。有什麼後悔麼。都男爵見他存着意外的疑心。須不能

疏忽忙道。這話怎講。麥慕倫兄。你疑着自己的妻子。反道我欺侮你麼。這真是怪事。尊夫人來得清。去得明。至今我還敢作保。至於從前有什麼風聞。不能完美的事。我爲因怕留日後的禍根。當時就老實告訴於你。須不會對你隱瞞。任是我不到尊府來也。斷無迴避之理。只因到巴黎來。總不過逗留一天兩天。實在沒有閒空。這箇憑證。只看我連姪子都雪南也。仰仗尊夫人託他看顧。也就知道今番帶着小女來此。乃是打算多住幾時。聚箇暢快。我行裝纔卸。不是第一就找訪尊夫人麼。都男爵回答這明明白白的話。本該使麥總理恍然大悟。解了疑團。可奈他不知還在想念什麼。依舊默然不答。都男爵又眉頭一皺。更像猜透他心腸似的。直看着麥總理臉面。又道。這箇麥慕倫兄。我實是可憐你。愛真真。可憐你起了嫉妬心麼。可知嫉妬兩箇字。是最苦着自己身體的東西。麥總理聽了這話。這纔失口長歎一聲。緊接着答道。實是如此。承老兄的情。諸事對我說明。自從我成婚至今十二年間。儘享着無上無邊的。幸福。只這一箇月之前。忽然間起了疑心。不知怎樣。連我自身也恐怕墮入苦



惱。境。界。裏。去。都。男。爵。聽。得。又。是。發。呆。又。是。奇。怪。問。道。怎。麼。着。一。月。以。前。難。道。就。是。夏。士。華。來。到。一。件。事。麼。麥。總。理。帶。着。狐。疑。道。呀。不。是。他。來。的。事。但。或。者。這。事。原。因。依。舊。由。他。而。起。也。未。可。知。……都。男。爵。又。問。道。恁。地。你。自。己。也。不。能。知。道。真。情。麼。麥。總。理。發。出。淒。涼。腸。斷。聲。音。答。道。我。雖。則。恁。地。說。但。想。定。然。不。免。錯。怪。這。實。是。十。二。分。稀。奇。的。事。我。總。鬧。得。不。分。明。第。二。層。拙。妻。也。有。可。疑。但。沒。得。證。據。也。不。能。冒。昧。相。責。這。事。雖。不。能。決。定。是。誰。我。想。或。是。殺。却。那。人。麼。殺。却。了。那。人。自。然。罷。休。但。總。是。狐。疑。莫。定。那。情。形。比。什。麼。也。苦。楚。都。男。爵。道。你。說。鬧。得。不。分。明。但。那。不。分。明。之。中。須。總。有。箇。事。情。那。事。情。究。竟。是。怎。樣。呢。麥。總。理。道。爲。因。第。一。層。事。情。不。分。明。想。問。過。老。兄。必。然。明。白。須。得。求。老。兄。澈。底。透。明。相。告。都。男。爵。道。我。可。更。不。明。白。若。是。我。知。道。的。斷。無。隱。瞞。之。理。如。今。請。先。問。了。瞧。着。麥。總。理。心。腸。潮。熱。似。乎。後。半。生。的。命。運。全。繫。在。這。一。句。話。裏。頭。模。樣。着。實。問。道。恁。地。我。老。實。請。教。令。姪。都。雪。南。他。可。曾。帶。着。什。麼。關。係。自。身。的。緊。要。寶。貝。物。件。麼。請。將。這。箇。說。與。我。聽。都。男。爵。急。切。之。間。不。知。是。何。緣。故。遲。疑。答。道。

他那會帶着寶物麼。不過稍微帶了些替換衣衫來的。麥總理又道。恁地他在鄉間。日常積下的銀錢。可曾帶了來麼。都男爵道。積下的錢……有這樣事麼。說起銀錢。他帶着些本銀行鈔票以外。旅費共是三百法郎。麥總理又問他那銀子不會藏入手箱裏麼。都男爵益發喫驚道。你的話到底怎講。三百法郎銀子要藏入手箱裏。有那樣混蛋麼。當真你發了癲狂麼。麥總理道。那末他從前可有和什麼女子來往的情書麼。都男爵實在有些聽得嘮叨厭煩。答道。你究竟爲着什麼問到這些。須先對我說知再講。這句話剛纔說完。忽聽得牆壁上德律風鈴一疊連聲叮叮響亮。在那裏打電叫人。麥總理聽見了。猶如陡然忘却。都男爵在他面前一般飛也似立起來。走過去將耳朵湊着聽話筒。嘴口堵着傳話管。巍巍顫顫的問道。怎麼他進銀庫來了。麼這聲氣像是驚駭不定似的。都男爵在一旁聽得分明。但不知那邊回答說的是什麼。那却只有麥總理一人聽見。都男爵再也不敢共聞。但只見麥總理得了那邊回話。臉色登時大變。料想必有非常緊要事情。忍耐不住。隨卽追問道。呀。怎麼

怎麼銀行的股票跌了價。麼麥總理道。不是因有急事。叫我出去商議。請少坐一會兒。我暫去就來。都男爵道。呀。斷無下僕等人呼喚總辦之理。若是有事。儘喚他來。就是麥總理道。却不能恁地說。實有要事。只請略等一等。都男爵道。這箇不好。麥慕倫兄方纔你直詰問。都雪南的事情。究是爲何。必須先說箇明白纔罷。麥總理道。自然要對你說明。但請你等一等。我出去就來。說着早想要飛步走去。誰知被都男爵一把扯住。說道。我不能等你快說來。都雪南他怎的有女子情書。又怎的有私房銀錢。我做他伯父。不能任他胡行。究竟爲了什麼。你問到那些話。麥總理道。並沒別的。只有手箱。可怪老兄。莫恁地說。且放我去。都男爵道。呀。又有什麼手箱。麼是怎樣的手箱。你說的話。我益發不明白。當真你要迷惑我麼。麥總理道。豈有此理。只請你等我十分鐘。以後什麼話也能奉告。都男爵道。既肯告我。就請早說。你恁地隱瞞我。益發不能不追問。可知你疑都雪南。見直就是疑我。麥總理道。怎麼說。疑你麼。……都男爵道。如此你快些說來。麥總理道。橫豎我不去了。來任是說了。也不能當真一面說。

着。一面又過去把起電話筒。對那邊說道。好好直來了。都男爵聽見。又道。你說直去。却直不許走。只叫那人暫等一會便了。麥總理急得屁滾尿流。也沒工夫答話。要想擺脫都男爵就走。誰知都男爵再也不放。麥總理忿忿道。老兄拿着腕力妨害我的自由麼。都男爵一想。他這等模樣。必然於我姪身上有非常重大的疑心。當下也管不得別的。答道。惟其不妨害。這纔好好相問。都雪南舉動爲何可怪。我是他的伯父。須不能不查問。麥總理道。老兄不知一些兒緣由。總是無益。就是問着也是不分明。還是放我的好。都男爵道。不放。麥總理道。放了他兩人一箇要去。一箇硬留你一句。我一句。幾乎口窮要動手扭結來。還是麥總理見儘着抵抗下去。終是不妙。他就換了口音。說道。呀。老兄實因於我身上有很要緊的事。請你放了罷。若再不去。可於我的聲名大有損害哩。都男爵道。怎麼閣下的聲名難道依舊於尊夫人有干係麼。麥總理道。若說有干係。任是拙妻任是令姪……都男爵驚道。噢。噢。你疑心我姪子是尊夫人情麼。麥總理道。怎樣却不知道。因爲不知這纔要去查看。都男爵幾

乎發呆駭道。這話怎講。閣下爲了嫉妬連心也糊塗了。都雪南在一月之前和尊夫人連面也不見姓名也不知閣下但稍微想想不就能恍然明白麼。麥總理道爲因不明白這纔喊我去老兄爲什麼要妨礙我。我雖不知道但若能放我那事斷然於你無礙。快些放了我這裏下拜哩。說着將兩手一拱幾乎哭了出來。都男爵更團起了五百丈濃霧益發不解。但想若再阻難恐有不便。隨道愛閣下當真害了癡狂我實在可憐。你着呵。你要去。自去。但我也沒有事了。不能等候。晚間咱們再見。我直回去了。說着放開了手。麥總理如蛟龍入海。猛虎離山。半句話也不答。回身推開那門如狂人一般。跳着跑下樓去。都男爵歎口氣。自言自語道。愛愛竟是癡狂了。那模樣下着樓梯一跌倒。腦漿也要迸碎哩。說罷隨後也出房向樓梯而下。一面還想着真真詫異極了。什麼情書什麼手箱。我實是一些不明白。諒必問了都雪南。總該知道……好好。我且先往他寓裏去。綺華等待我久了。必然着急。那也沒法……唔。或是都雪南有什麼秘密事情。被麥總理見了疑也未可知。一路想一路走。及至到

得樓下。只見那些來銀行支放銀錢的人。擠滿了一大屋子。水洩不通。他就分開人叢。推擁出去。正在擠進。忽然背後不知是誰。突地向自己身子一推。倏的望外跑走。覺得喫了一驚。失聲罵道。誰推了人。也不難爲聲兒。忒煞無理。話聲未了。那人早鑽出自己之前。又一層一層推開前面衆人。走向大門那邊。那情形猶如盜賊被警察官追趕。拚命潛逃一般。都男爵要想輕伸猿臂抓他過來。誰知那人已在一丈以外。怪哉。仔細一看。那人背影兒。鬚髮姪兒。都雪南這一驚非同小可。正要上前近他。他却早已出了門外。更飛也似沒命前跑。都男爵就也隨後趕出去。一面喊道。這雪南。雪南。他聽見這呼聲。急忙中回頭一看。追趕的是誰。這一下被都男爵認得。分明果然是姪兒。連忙又喊。等着等着。都雪南一步也不停。儘望前走。那時男爵也顧不得別的。鼓起脚力。直前追趕。惹得路上閒人看見。兩箇上等紳士。這等情形。却留住住了。脚動問怎麼。怎麼。都男爵雖則聽見。也置之不顧。一直線的還是追趕不放。看看將近安登街。都雪南早望那橫街拐了灣。影子倏然不見。都男爵也跟着到了轉角。

明明看見他躲入左側一戶人家。望門口走了進去。隨一人自語道：「好好，你入了這人家，猶如米袋裏的老鼠。我只在門口等待你出來，就擒住罷。」說着，已到那家門前。迴頭一望，似是中等人家住宅。門圈不大，不能容馬車進出。氣象很有些瀟灑。不是關綽門坊。但大門裏傍却有間門房在着。因又想到他既能進入裏邊，諒來不是不相識的。我儘等着，待到何時？且問一問看門的則箇。想得端正。隨走近門房近處。却不見有守門人。只有二十來歲一箇女子。暗想：莫是看門人女兒麼？再要一張女子手裏拿着一本，像是戲班裏的唱戲脚本。在那裏看。又想：莫非已入了女優的夥兒麼？隨低聲問道：「勞動則箇。」方纔有箇年輕紳士入來。可見他望那裏去了。那女子頭也不擡，似睬不睬的答道：「我須不是看門的。」說了一句，依舊看他的書。都男爵道：「呀，任是不是看門的？既在這裏，有人進來，也不知道。恁地有強盜來打劫，也不看見麼？」女子聽這強詞奪理的話，這纔舉頭帶嘲帶笑問道：「哦，可是捉拿強盜來麼？當真，你是包探麼？都男爵心裏很爲氣憤。但想這裏不能使氣，不如拿銀錢來哄他爲。」

妙隨在衣袋裏取出小皮夾。不料那時忽聽得二層樓上有人牽掣門鈴，像是叫人開門似的。暗想樓上是誰租借都雪南，要想進去躲藏麼？心裏暗暗歡喜，又問道：「這二層樓上住的是誰人？」啊！女子見男爵在開皮夾子，登時換了一副面目，答道：「是和先生一樣的紳士，可笑。那女子先叫包探，這會又稱紳士，果然俗語道得好：錢可通神。黃金的力量不小，都男爵一面又問他姓甚名誰，一面取出二十法郎銀子，安在旁邊桌子上。女子笑容可掬，忙道：『叫做馬坎圖先生。若有貴幹，我前去通報。』都男爵暗想：原來是馬坎圖的住處麼？若是他，曾和都雪南同在鄉間學校讀書。我也遇見過兩次。早知是他，何必傻着等待多時。隨道：『毋須通報，見直和他見了，講話說着望裏就走。』女子道：『這會兒多半不在家中，請把話留下。』便了。都男爵早已向前直走。這兩句話是在背後聽見自己身子已上了二層樓。這箇不打緊，只見都雪南慌慌張張，獨自一人站着觀望不定。原來他因馬坎圖不在，正急得沒法，要想回身下來，和男爵撞了。正着，都男爵忍不住叫道：『這箇雪南如今不須逃了。』都雪南驚道：『哪哪』



伯父。你怎地到……男爵道。嘻。你不必裝癡。作你道。我不能追趕到這裏來。麼。都雪南更加驚慌。沒箇擺佈。道。啊。伯父。追趕……是誰。男爵道。就是你啊。任是掉嘴也無益。打第哈銀行大門口。一直趕到這裏來。都雪南道。呀。追趕我的是伯父麼。我道。是……他正要說出麥慕倫姓名來。忽地又連忙忍住。男爵道。我道是……你道是誰着啊。你道是巡捕麼。自己錯道被巡捕追趕。連後面的人也不分明。這樣逃法。可見你如今已不是正派的人。全合着我先前說的話了。都雪南當不起這兩句呵責。說道。伯父。那是過很了。男爵道。怎地過很。要不然你爲什麼打銀行裏逃。又爲什麼進銀行裏去着啊。快些老實說與我聽。若是含糊回答。那可不行。可知我至今在銀行和麥總理講話着。都雪南道。哦。伯父和麥總理講……男爵道。正是。剛纔我和他分手出來。你突地望後推我。我看見是你。就此趕來。麥總理正說着你許多事情。哩。都雪南聽了這話。先自着急。拋撇不下。問道。咦。麥總理說姪兒的事。是什麼事情呢。男爵道。好好。你要聽麥總理的話麼。我直對你說。你須先回答我的話着着啊。你爲

何到銀行去。都雪南暗想。怎樣回答好呢。一時竟想不出。箇方法低着頭。只嚙子裏邊。格格格的響。不知都雪南怎樣解這危難。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七回 詰原因友人假座 斥曖昧伯父絕裾

話說都雪南正在回答不出。只聽男爵又催問道。着啊。爲什麼到銀行去。他沒奈何。這纔勉強扯淡道。這內中理由。這箇所在。須不能對伯父說。男爵道。哼。若是不能說。快與我一同來。海爾達街客寓。離這裏很近。着啊。快來。我也立在馬坎圖屋子門口。那是沒法。都雪南又詫異道。馬坎圖宅子。伯父也知道麼。男爵道。爲了這箇花去。二十箇法郎哩。但要擒住你。花些兒銀錢。是小事。着啊。來來說着。回身早在前走。都雪南只得答道。是便去。但要去暫且在這裏……男爵道。暫在這裏。難道你要待馬坎圖回來麼。都雪南道。呀。不是。但伯父出銀行時候。麥總理可在他屋子裏麼。哦。原來都雪南恐怕麥總理和他伯父一同趕來。伯父走到裏邊。麥總理却在門外等候。因此先問到這句話。男爵那裏知道這層。答道。你這一問。不是很奇妙的事情麼。我出

來之前。麥總理因有人打德律風電話喊他。他先下樓而去。你問我。又是爲何。都雪南道。下樓去。恁地。可是到銀庫……男爵道。難道你知道他麼。都雪南道。爲因不知。纔問伯父。男爵又沈下臉來道。哼。明白了。你打算扯淡說着話。挨些時刻。趁空兒。還要逃走麼。這却不好啊。都雪南道。呀。不是。姪兒一起同行。去喚馬車。如何。男爵道。怎麼說。不坐馬車。怕被巡捕瞧見。麼蠢材。橫豎怎樣說。你總不聽我的話。做伯父的。如今全當做你是罪人。爲什麼呢。你只瞧你的模樣。竟和罪人在裁判官面前一般。哪。哪。你——你外套底下。藏着什麼東西。啊。打起先。你兩箇胳膊。掩着身體。我就瞧得。和平常異樣。定然藏着什麼東西。如今果然。哪。你還不見麼。都雪南那時更急。得沒地縫鑽。還要將外套擺邊來。遮掩。只聽男爵又道。瞧着我。猜定然是拿的鐵板手箱。噯。噯。天地無情。你……噯——爲什麼拿着這種東西。都雪南走頭無路。逼出一句話。道。伯父該當見責。但總不道姪兒當真去做竊盜來。男爵道。竊盜自然不是容易做得。但看你近來行徑。又直說不出箇緣由。就不能不想到竊盜兩字上去。若非竊

盜就該有正大光明的分辯說來着啊。你怎樣分辯。兩人正在難解難分。忽聽下面不知是誰。囊囊走上樓來。原來非別。就是住這屋子的主人馬坎圖。他陡見都家伯姪二人。在此似乎驚喜着。意外的貴客降臨。先向着都男爵尊稱一聲。不料隨即低下頭去。並無二話。隨後却回過來。對着都雪南寒暄道。若知道我兄到來。先時決不。出去有失迎迓。更兼令伯男爵光降。寒舍真是千萬之幸。都男爵不等姪兒回答。趕着道。呀。足下是馬坎圖兄麼。記得和舍姪同在學校之時。曾經見過一兩次。今日並非拜望。足下而來。却因和舍姪有些小事。追趕他來的。如今要懇足下。暫借一間屋子與我。都男爵那時說着話。臉上氣色。很有些不大好看。馬坎圖原是老於世故。他凡是遇見比自分勢利好的。總是一力奉承。不迭因此。當下不但不見怪。倒滿臉堆下笑。來答道。呀。男爵有用處。小子正是本願。恰好吸煙屋子。正空着。儘可開懷暢談。小子因要寫封信。只在書房。不能奉陪。都男爵聽了。擡頭一看。見吸煙房和他書房原是接連。只隔着一扇門戶。心裏並不道好。但又不能趕出主人。沒奈何。只得答應。

隨着進了吸煙房。馬坎圖捧了一盒子捲煙草。一面說道：「污穢的所在，切莫介懷。男爵四下裏向屋中看一看。」答道：「怎說污穢？若是謀生正直，這等屋子很好。下等人也不能入來。但聞足下行徑，却不但是商會裏賺錢哩。」馬坎圖被這冰冷的話一刺，嚇得倒退出去。這裏都雪南心裏着急，非常暗想：「手箱也被伯父看見，定要嚴厲詰問。但若說明麥夫人的隱事，怎能對我良心如此？」怎樣剖辯纔好。正在思索，男爵早已入了座，說道：「將出手箱來。」都雪南只得遞送過去。男爵覺得很重，隨即安在桌上。又道：「坐着。」都雪南局促着坐下。椅子當真宛如罪人一般，帶出判官面前。將受死刑的宣布。男爵道：「你道麥總理也趕了來在門口等候。因此怕出去。如今他並不來，你可以安心好好的回答我第一層。這箱子是怎樣的？我當真不當你是竊盜。想定是存在銀行庫裏。如今纔取出來。但則見了麥總理要逃，是何緣故？箱裏又是裝着什麼？」都雪南遇這第一問，就答不出話來。只自己嘴裏打滾道：「麥總理委是伯父所說的模樣。」男爵又道：「麥總理只問你是否藏着銀錢，但你斷不是藏的那。」

箇我已知道說着端過箱子撲托要想開看都雪南道我沒拿着鑰匙男爵道既沒有鑰匙可見是別人的東西證據現在麥總理單單疑心你暗地和夫人來往拿這箱子私藏什麼物件都雪南道姪兒斷沒有那樣事情男爵道有沒有我也不明白你既說沒有必然有箇證據說着看着都雪南臉面都雪南道證據姪兒向來品行不是最的實的證據麼男爵道品行算什麼證據況且你多時不在我身旁都雪南道伯父記得姪兒往學校的時候可有這些事麼全然從來到巴黎這一月之間；男爵道母須恁地辯白你只把我的意思分說明白就是都雪南道也沒別的分說況且姪兒想定綺華妹子爲妻再不致分心到別的女人身上說罷眼眶子裏早已裝滿一包眼淚男爵道怎麼說這種曖昧事情道不出緣由來却想做綺華丈夫麼我早間已經說過要試試綺華斷不招他心裏不願嫁的人爲壻你這些兒理由也不能說任是綺華願意嫁你我也不答應今天我將這事直告訴綺華都雪南臉色發了青又道伯父直恁忍心麼男爵道怎說忍心你的心既戀着別的女人這

告訴他是我的本分我已決定主意那人若稍有些兒可怪斷不能做我女婿就是綺華他若知道你有那些嫌疑也早斬斷念頭不和你爲夫婦總總你能分說不能任聽你主意你若是能快些將話回答我若是不能咱們多說也是枉然你只絕口說一句不能就結了着啊能夠麼都雪南正要想說——忽又頓住忽又說出一箇是——字男爵道着啊不回答可是不能麼都雪南道——呀不——男爵道不可是不能分說若能分說須得快說都雪南道嗒那箇……男爵怒道好好不必空言你說不出來我總當你是不能說明緣由咱們就此回去罷休但則你聽着我因你沒了父親要想養成你的氣候直到後來種種事情我都思量籌畫着當你自己兒子一般如今纔知道我大錯了主意從今以後也不能算作骨肉之親見直一刀兩斷我伯姪兩人雖不說改棄名分但我眼睛裏從前藏着的正直都雪南已是化爲烏有我實在半生隱恨也是沒法只可悲你亡父的姓名也被你污辱了男爵說到這話已是到了山窮水盡之時都雪南也惟有暗自傷心欲言不語一會男爵又長

歎幾聲。自言自語道。嚶嚶失了我家門命脈的姪兒。說罷立起身來。眼眶裏已漲滿了。一包悲淚。都雪南那時。實不能堪。不覺悽悽咽咽。說道。伯父——也難怪恁地氣憤。但若知道這事的真情——男爵聽他說着。又停住了脚道。着啊。爲要知道真情。這纔和你再三譬說。你果然能夠直說。我自然就歡喜了。好好說了罷。說了罷。說着。重復坐下椅子。都雪南巍巍顛顛的道。若是姪兒自己的事情。任是怎樣斷無不能說之理。可奈這是他人隱事。不能與外人道的。伯父還不明鑒麼。男爵聽了這話。見姪子有些回心轉意。料想以下不難老實盡說出來。隨又寬慰道。他人隱事。論理自不能對人私談。但伯父可比外人。你何必過於憂慮。若對着伯父。也要隱瞞。就不能不當你自己身上有曖昧難言的事了。都雪南依舊仰着頭。無言回答。男爵又道。這箇麼。你道我什麼也不知道。却不料我早有些玲瓏着啊。我已開了你說話的路。快些跟着我意思說來。可知事到如今。終是隱瞞不得哩。說到這裏。又附耳低聲道。實是於麥男爵有關係的事情。都雪南身子又打了兩箇寒噤。仍是無言。男爵又道。



爲什麼呢。爲因麥男爵和我講話只再三說着。你。和。手。箱。的。事。自。從。下。邊。打。電。話。過。來。他。立。刻。變。了。色。嘴。裏。說。他。已。進。了。銀。庫。麼。我。看。他。神。色。聽。他。言。語。很。爲。疑。心。及。至。前。後。四。下。裏。想。來。知。道。這。箱。子。必。是。麥。男。爵。的。姪。根。疑。種。已。明。明。白。白。的。要。不。然。你。斷。不。致。拿。着。箱。子。打。銀。行。裏。逃。出。來。恁。地。看。時。當。時。我。硬。抓。住。他。不。許。他。走。反。倒。是。天。大。之。幸。若。是。早。一。刻。放。他。下。去。他。到。銀。庫。遇。見。了。你。定。然。要。鬧。得。大。不。好。看。哩。都。雪。南。道。姪。兒。須。不。怕。他。動。蠻。男。爵。道。那。是。固。然。但。你。雖。則。不。怕。那。寄。托。箱。子。與。你。的。那。人。可。要。害。一。萬。箇。怕。哩。說。着。又。瞧。着。都。雪。南。臉。色。都。雪。南。總。是。不。開。口。男。爵。又。道。哼。明。白。了。寄。這。箱。子。的。可。是。貴。夫。人。麼。都。雪。南。陡。刮。着。貴。夫。人。三。字。更。加。喫。驚。連。忙。辯。道。咦。咦。伯。父。那。裏。知。道。那。箇。男。爵。道。我。原。是。隱。藏。些。兒。若。要。明。說。見。直。就。是。麥。夫。人。罷。咧。都。雪。南。道。呀。呀。斷。不。……男。爵。道。不。消。分。辯。只。聽。麥。男。爵。的。話。就。能。明。白。他。道。你。是。他。妻。子。的。情。夫。那。嫉。妬。的。火。燄。正。焚。燒。得。利。害。哩。都。雪。南。道。嚶。他。恁。地。想。時。怎。不。發。了。癲。狂。男。爵。道。真。是。癲。狂。我。也。曾。經。說。着。但。則。嫉。妬。這。種。病。症。是。無。法。可。治。

的。他。心。想。見。了。箱。子。便。有。分。曉。因。此。囑。咐。書。記。專。等。候。你。到。銀。行。裏。來。誰。知。看。見。箱。子。不。但。不。能。解。疑。反。益。發。加。上。嫉。妬。這。可。奈。何。呢。哪。我。直。到。這。些。事。已。全。然。知。道。任。你。隱。瞞。須。也。無。益。着。啊。快。些。通。盤。說。了。好。想。你。沒。到。巴。黎。來。時。連。麥。夫。人。姓。名。也。不。知。怎。地。夫。人。倒。對。你。直。陳。隱。事。又。將。自。己。丈。夫。也。不。知。道。的。隱。事。反。倒。信。託。於。你。此。中。情。節。實。在。離。奇。叫。人。不。解。嗟。你。還。不。說。麼。想。來。也。可。笑。得。緊。我。十。分。之。中。已。知。道。到。八。分。只。瞞。下。二。分。你。依。舊。不。對。我。說。可。見。你。和。夫。人。委。實。有。秘。密。事。情。全。被。麥。男。爵。猜。疑。得。不。錯。咧。都。雪。南。道。伯。父。也。要。恁。地。說。姪。兒。自。然。益。發。遭。冤。了。男。爵。道。既。如。此。不。如。早。說。了。好。要。不。然。不。該。隱。瞞。到。這。箇。田。地。着。啊。快。說。快。說。都。雪。南。一。想。我。若。只。將。海。爾。達。街。客。寓。夫。人。避。入。我。屋。裏。的。情。形。對。伯。父。說。知。自。非。難。事。但。既。說。了。那。箇。伯。父。逐。層。追。問。根。原。必。然。連。種。種。伯。父。夢。想。不。到。的。如。夫。人。和。夏。士。華。交。接。的。事。生。下。瞎。女。的。事。爲。了。瞎。女。將。手。箱。交。與。夏。士。華。的。事。到。末。了。兒。連。伯。父。從。前。欺。瞞。麥。男。爵。的。事。却。要。盡。情。吐。露。出。來。這。箇。如。何。使。得。橫。豎。我。不。和。夫。人。先。商。議。一。回。斷。不。

能。打。我。嘴。裏。洩。漏。甯。可。夫。人。自。己。和。伯。父。直。言。這。樣。一。想。都。雪。南。又。定。了。主。意。決。計。隱。瞞。答。道。伯。父。你。猜。疑。着。全。然。錯。了。——男。爵。到。了。那。時。已。是。忍。無。可。忍。暴。跳。如。雷。大。喝。一。聲。道。好。我。也。不。要。聽。了。我。有。我。的。辦。法。先。前。已。經。說。過。決。意。去。告。訴。綺。華。看。是。怎。樣。說。着。跳。下。椅。子。立。起。來。就。要。走。都。雪。南。萬。分。迷。惑。道。伯。父。且。莫。氣。忿。待。到。明。天。姪。兒。或。能。一。概。對。伯。父。說。明。也。是。難。說。男。爵。道。哼。明。天。你。打。算。想。出。別。的。方。法。來。賺。我。麼。說。罷。這。句。從。此。就。頭。也。不。回。走。了。出。去。都。雪。南。過。去。向。窗。裏。望。着。見。他。伯。父。猶。自。很。很。含。怒。向。着。海。爾。達。街。那。邊。急。急。去。了。懊。悔。道。啊。喲。他。當。真。決。定。告。訴。綺。華。妹。子。去。哩。幾。乎。眼。淚。也。急。出。來。無。奈。事。已。決。裂。悔。也。無。及。不。得。已。依。舊。歸。了。座。又。看。着。手。箱。喊。道。如。今。怎。樣。好。呢。要。想。直。送。與。夏。士。華。奈。鑰。匙。也。沒。有。即。使。開。了。倘。若。不。見。金。剛。鑽。那。交。換。瞎。女。的。約。還。是。不。能。成。交。看。來。依。舊。拿。到。我。寓。裏。待。再。見。夫。人。將。鑰。匙。取。來。麼。呀。呀。麥。男。爵。既。起。了。偌。大。猜。疑。這。時。候。倘。已。回。家。潛。在。我。寓。近。處。等。候。我。也。是。難。料。那。時。見。我。手。裏。有。這。手。箱。我。從。前。的。辛。苦。必。然。全。歸。水。泡。好。好。橫。豎。我。

也不拿回寓處正在獨自思量那邊馬坎圖像似知道都男爵已去特地走了過來。還是顫聲的道啊令伯父真真利害那樣嚴厲果然卻克懷那注借銀是不肯允許的都雪南驚道怎麼說都家的銀子你不是說自己去歸還麼馬坎圖道原是恁地想可奈土耳其股票近來跌了價任是賣去也只夠借款一半的數兒都雪南道以外沒有預備麼馬坎圖道除非大跑馬的時候賽馬贏了將來還他都雪南陡然暗想我只說着這些閒事倒把正經忘了說道這且再說如今有件事奉託你該知道這手箱是要緊的你的銀櫃帶着麼馬坎圖道帶着哩內中雖是空着但却是上等貨色若要存放只放心裝入便了都雪南聽了畧爲安了些心隨將箱子鎖在那銀櫃裏說明天就來取去裝罷就告辭而行那時都雪南腦筋裏猶如旋風捲那樹葉攪亂的不能收拾這且攔下慢表如今且說巴黎大跑馬乃是一年一度的盛舉風流或在六月或在三月却沒一定凡是賽跑得勝的馬那些巴黎市民鐵路公司局仔基會館（巴黎第一箇貴族會館）等處拋出的獎賞金銀不知其數得着獎賞

的就有非常高大的名譽。再者不但本國就是英國、美國、德國、俄國沒一國不挑選名馬來赴這會。因此名色雖叫做巴黎賽馬其實竟是萬國的大競爭。比如法國馬勝英國馬敗時法國人就非常喜悅猶如先前在滑鐵盧被英人戰敗今日得報仇雪恨洗了國家恥辱一般若是德國的馬勝了法國人萬種淒涼比普法大戰再爲城下之盟還要苦楚看看是箇賽馬那些人精神貫注也真是可驚別國的人連夢想也不能到的舉凡住在巴黎上自王侯貴人下至小販商賈沒一箇不到場中趕熱鬧的只見從那坎布愛里西曠地直到倫克坎布跑馬場那遊人如月望的洶潮那馬車如深山的叢樹任是方相方弼力士五丁也推擠不開更加天氣清明惠風和暢自從午前場內的人已熱鬧異常及至午後兩點鐘那些從前跑勝得過獎賞的馬先自跑着試驗炫耀幾回到得鏜鏜打過三點鐘雖則大賽馬還沒開場但巴黎通城民人以及萬國遊人旅客都已澈空了城廂摩肩擊轂而至那決勝臺臺上正人看賽決定馬的勝負謂之決勝臺那傍邊有好幾座貴族會館及以外各種會館馬跑勝臺上就樹起那箇馬的旗號

館裏人的看樓。稍微低微些的人。再也不敢近這箇去處。決勝臺線圈之外。更排列着幾千上萬五光十色的馬車。一輛一輛都向着跑馬場正面預備看賽。那馬車。雖則一條線停着。內中却又有幾排的次序。先說那第四排前面有一輛兩馬雙駕華美的馬車。當中坐的不是別人。原來有名絕色閨女郭娜蘼姑娘。便是還有和他同坐一箇多。幸多福之人。你道是誰。可笑車後有許多紳士。看見他背影。非常羨慕。及至轉到前面一看。這纔瞧箇分明。究竟和郭姑娘同車的。還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說。

## 第二十八回

趁繁華萬國大賽馬

遭拒絕三顧枉登門

話說巴黎許多癡狀的紳士。多知道郭娜蘼是箇閨中待字。蓄有五百萬嫁資。有才貌有錢的佳人。箇箇都癡心妄想。意欲抓住這塊天鵝肉。因此上用盡心機。處處關懷。伺候他的顏色。不料今天大跑馬。郭娜蘼忽地和一箇人同坐一車。他們看見心裏。怎不又羨又妬。立動猜疑起來。自然要趕上前去看箇明白。誰知到得面前。一瞧原來並不是張三李四。王五趙六。乃是郭娜蘼最親近最信任的代理當家福

蓮老人哈哈起初紳士們見了郭娜靡一團迷醉色令智昏早已將他出必同行歸必同坐的福蓮老人忘却到腦後料想必是他的新識意中人不久定諧婚嫁及至既見是他大家只落得暗中好笑那羨的妬的却是自己的幻象迷心了這且丟開不提再說郭姑娘馬車稍微前面些兒又有一輛四馬連轡的大馬車這不消說一望而知是第哈銀行總理所該之物但這一天却又和往日平時異樣不同只見那四頭馬四箇馬夫一箇箇以及車子前後上下遍身一色都是老桂黃眩暈眼目錯疑是古代羅馬名工建就的足赤黃金車所最奇者偌大一輛馬車內中單坐着一位夫人却是麥慕倫男爵的命婦當下旁人又起了猜摸道怎的男爵倒不在車中不知男爵因跑馬場裏看樓上有相識的親朋他特地去寒暄談講因此上撇下夫人獨自在這裏這也攔起不表再說這一排前邊又是一夥兒馬車裏面坐着的箇箇好似吳下嬌娘越中豔女你道又是什麼身家呢看官們不知道却是有名的綺麗勾欄四字是妓院中出色的尤物單說內中有一箇那身體扭捏得最多腦袋擺

動得最多。嘴口品評得最多。眼睛蕩漾得最多。旁邊的紳士一見了他，立刻把箇影子刊入腦筋裏。誰不認識他是楊娜蝶。如今更收拾楊娜蝶。再說那時有一箇擠入人叢，端端正正，極頂尊嚴的老紳士巴黎的人。雖則久聞他盛名，但見了面却不能箇箇熟識。乃是鄉間到來不久的都禮敦男爵。男爵身傍還有一位戴着不裝不飾的軟帽，穿着水雲色的衣裳。那種清高淡雅風範，人多道是仙子。下凡這箇不是別人，就是男爵的千金綺華小姐。在場衆紳士見了這樣一箇美人，擁來沒一箇不左右徘徊。上下眺望，更又起了一團疑問。但因都畏懼男爵嚴正的氣度，要想找人動問，動問也不敢出一聲。那時却有一箇人也夾在人叢中，處處被人牽住，交頭接耳的探問。他只輕輕露出一句道：那女子我倒知道着。這就是老於世故游閒度日的馬坎圖。他借了郤克懷銀子限期已迫，性命關頭的土耳其公司股票又陡跌了價。沒了方法，惟有今天來拚一箇賽馬的輸贏。因此上臉上氣色也不似往日爽快。四下裏奔走，只側着耳朵打聽馬身上的事情。比如美國的馬，今晨喂了幾多小麥。



英國的馬什麼時候換的鐵蹏

馬脚下面必釘一塊鐵皮上海叫做鐵草鞋便是

掏出衣袋裏日記冊將這

些瑣瑣屑屑一字不遺的記在上面忙忙碌碌不了還有立在局仔基會館看樓近旁的郭家萊侯爵也帶了有名好馬來賭輸贏和馬坎圖却是一樣情景連箇心裏愛戀的意中人郭娜藤當時也沒工夫去留戀看望其實他爲着什麼他原爲賭贏了要想聘娶郭娜藤爲妻旁人有的閒着說郭侯爵若是賽馬不得贏那婚姻的心願就有些難遂此外還有夏士華伯爵也到場中來遊玩則箇他雖則騎着駿馬穿着新衣有箇馬夫相伴但近來已沒有甚人和他交口相談只落得眺了這邊又望那邊獨自一箇有趣除了夏士華還有會館裏同道的俄國紳士那些人却一箇也不到只有愛賭的柯利華夫人把馬車停在一邊自己却到處喚住來往相識的人只管探問衆馬的行徑和馬坎圖相似這以上說書的人已把凡是都雪南相識的人箇箇都表敘一遍交代明白最可怪的倒是都雪南自己那時連影子也不見這不是稀奇事情麼誰知他不到場不打緊那些先到的郭娜藤都綺華麥夫人彼此離

開不見猶如天各一方。早已等得氣苦腸迴心焦。意懶。你道都雪南如今在那裏呢。且說他自從馬坎圖家出來。心裏如風車般攪亂。回到寓處。只見守門人和平常不同。趕一步走到他的身旁。說道：子爵回來麼？那模樣好似麥男爵已先回來等候他。來一般不覺暗暗好笑。想我手裏沒有手箱。看他怎地來惹動我。一面思忖。一面進了屋子。回想今天和伯父談講的。真不是容易開交的事。如今伯父定然道我是無足取長的人材。必下嚴命。叫綺華妹子斷了我的想念。綺華若聽說我所做可疑的事。不知怎樣驚嚇。又不知怎樣悲傷。但我只是牢守着麥夫人隱事。並沒有羞辱祖先的行爲。若得了夫人允許。前前後後對伯父說明。伯父知道是件正事。那氣忿自然立刻消除。如今不管別的第一先見麥夫人要緊。就是夫人若知道我的苦楚。也必然趕緊設法營救我。身想今晚夫人要得手箱消息。該當暗地前來。便是自己不能脫身也。須叫阿麗前來探問估量。已定他就一夜不曾合眼。等待月下人來悲哉。誰知直到天明。什麼消息也沒有。又想道：莫是昨晚伯父已到夫人家裏。夫人已將

通身隱事對伯父說。知從此捨了我轉求伯父助力。因此阿麗不再到我這裏來。麼若是這般如今伯父心裏早已明白。或者在那裏等我前去也未可知。我且先往伯父那裏走一遭再講。想罷隨即出門到海爾達街據客寓中人說。男爵早晨帶了姑娘到那家親戚家裏去了。當下又向他打聽男爵昨晚作何行動。他說從回寓起一直伏在桌上不言不語。不知爲何這樣。看來伯父並沒到夫人家去。到底不曾解了疑心。覺得很爲蕨蕨。毫無趣味。揣度一回也沒別法。只得沒精打采着回寓。從此心裏更自震跳不定。又恨又悔。眺望麥家那邊沒箇擺佈。一會又到客寓裏找尋男爵。男爵依舊不在。重復回來。麥夫人也是一無音信。如此挨過了兩天。到第三天頭上實在有些難受。想到伯父不知那一天去見夫人。我怎能默着儘待不如寫一封。信寄與夫人。將要對伯父說的話老實說了。懇求夫人答應。想得端正。提起筆來就寫。剛寫得一半。又轉念道。這封信可是極危險的危機。自從我取出手箱。麥男爵的疑心已益發加重。如今拋却紳士品行。反寄信與他妻房。若被他瞥見。定要攔

住開拆這箇千萬不妙。還不如竟到他家求見夫人。倒或能解去。麥男爵疑種好好。此計甚妙。他就丟下筆管。隨到麥家。取出一張名片。正要遞過去。只見守門人回道。夫人和男爵因那一天害了病。凡是來拜會的一概辭絕不見。都雪南再三懇情。終是無益。就想到麥男爵故作有病。却在家中嚴防着夫人舉動。因此上一些消息也逗不出來。這箇已明明白白毫無疑義了。恁便如何是好。只得再去尋見伯父。料想他帶着年輕的綺華妹子。不該常常不在寓裏。誰知到寓一問。男爵又出去了。話休絮煩。都雪南訪他伯父好幾次。總和寒士初登王侯貴門一般。不得見面。有一次喚過隨侍綺華的女婢。問他情形。女婢說小姐住在巴黎。心境甚爲不好。成日裏抑鬱着。眉目不開。都雪南聽了。似乎有些感觸。當下就寫一封信。留與男爵說明。天早晨不論如何。總求會面。一遭到得第二天日光未出。就趕早前去。不料男爵也留下一信。說今晨已經有事出門。只見信上寫道。

吾姪知悉。余數次訪麥夫人。詎其伉儷皆有病。而拒絕賓客。因是余終未得見。汝

雖欲見我別無相談。汝苟悔心，能以前日之事盡情告訴，則擇暇當圖晤會。此留都雪南看罷。伯父直恁懲罰我，但前日的事不得。夫人允許，怎能擅自直說出來。可憐我用盡心機，守住義理到這地步。我也算得盡了人事，罷罷儘今日晚間定要。和伯父見面將隱情全然表白出來，恁地一想當時奮然決定心腸，回到自己寓所。那時都雪南的胸襟，猶如地闊天空，非常開朗。不一會將到寓所近旁，只見麥家門前有馬夫牽馬出來，套上那麥夫人坐的四馬車，正在忙碌。暗想怎的夫人有病，也要去趕賽馬的熱鬧場。麥男爵想必也一起同去。哎，今日不和他會面，更待何時。只須得了機會，有一分鐘時候，空兒我就好盡吐我的衷懷。想得端正，他就進了寓處，將衣衫重複整理出來。見馬車已不在，料想麥夫人已經前去，就匆匆追在麥夫人後面，向着倫克坎布而行。及至到得那裏，早遠遠望見人山人海，萬頭攢動，擠疊得如銅牆鐵壁一般。一想這樣擁擠，知道麥夫人在什麼處。在雖則四馬車子有數幾輛，究竟望那裏找去是好。當下猶如身墜五里霧中，沒箇擺佈，再復一想。

不如先望那車子多的處在探去。或者遇巧撞見也。未可知。他就夾在衆人背後。一路推擠。入去。只見一輛車上。兩三箇馬夫。一條細長花鞭。插在車沿之上。那百子輛馬車花鞭。一線很長的排列着。猶如曠野中樹林一般。幾乎把眼也迷花了。這內中那輛是雙馬車。那輛是四馬車。一時從何辨別。看了一會眼睛也發了痠。身體也起了倦。只歎着失望的唉氣。無可奈何。又想潛身走到馬車中。或者意外遇見夫人。停留處在隨卽脫了帽子。呵着身子。穿入馬車中間。忽而入左。忽而出右。好如黃鶯梭。柳。蛺蝶穿花。如此進進出出。經過有三十分鐘。前後料想這裏必然沒有。忽又轉念道。呀。我任地找尋。何時纔能得見。何不攀登高處。放眼一望。自然盡在目中。想定主意。只見身旁停着一輛馬車。也不問是那家的。他就扳着馬夫坐的車墩。擡起右腳。在前面輪邊上一躡。左脚就揀那馬夫踏脚板上立定。正要挺直腰身。誰知車子喫了勁。登時微微搖動。車裏的坐客。先前正捧着千里遠鏡。四下裏眺望。得出神。陡然被車子幌了幾幌。忽地回過頭來。喊道。噢。唷。都雪南子。爵。你來找我的馬車。果然。

是。非。常。要。好。了。都。雪。南。無。意。之。中。聽。見。裏。邊。人。叫。喊。立。刻。着。急。懊。悔。起。來。意。欲。直。跳。下。去。隱。身。躲。避。已。來。不。及。只。聽。那。人。不。管。張。三。李。四。又。大。聲。喊。道。哎。喲。你。原。不。是。找。我。來。麼。任。是。那。樣。也。毋。須。逃。避。的。啊。看。官。你。道。喊。的。是。誰。道。來。並。不。稀。奇。且。聽。下。回。分。說。

## 第二十九回

尋尋覓覓泣訴情衷

疾疾徐徐閒評驥驥

話說都雪南踹了人家馬車。忽地有人喊他說話。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天生那樣性質的楊娜蝶。都雪南見了他。嫌惡却也難怪。當下無奈答道。呀。全然看錯了車子。說罷。回身要走。楊娜蝶又留住道。那一天在慈善會擾亂了。不開交。我總想把原由告訴你我。當時實不知麥夫人請你在鋪子裏幫忙。這纔答應下來。做那樣的事。若知道。你在那裏。我早已推辭不去哩。都雪南聽得很爲心煩。不得已。勉強答道。怎麼說。答應下來。又說推辭不去。那擾亂……又是答應誰呢。推辭誰呢。原來楊娜蝶雖則裝出懊恨模樣。其實並非懊悔。又道。那夏士華。那厮不知什麼緣故。說是和麥夫人

結了深仇。我起初道他是真答應了他。後來見你在着。知道是錯。那天晚上我就和他鬪口。吵鬧拆了夥兒。再不來往。都雪南這纔聽出他是爲因和夏士華鬧散。要想張羅別客去看顧他的意思。只聽楊娜蝶又道。因此上夏士華今天雖也來到這裏。我見直和他不開口。都雪南聽了這話。陡然又惹起憂愁。想那厮今天到這裏來。莫又打算逼勒麥夫人麼。委實更放心不下。隨問道。怎麼夏士華來……楊娜蝶接着道。來着哩。他說不久就要離開巴黎。行李也收拾好了。只等賽馬得勝賺那銀錢。都雪南道。不久是什麼時候呢。楊娜蝶道。大約明後天兒的事情。看官可知。楊娜蝶幾曾和夏士華吵鬧離開。不過夏士華要想早離巴黎。故意買囑別人出來張揚這話。使麥夫人驚心。都雪南也沒工夫想念別的。但聽得夏士華即日要走。早又替麥夫人着起急來。想若是早晚不和他說箇分明。夫人到底不能知道女兒住處。這箇怎能懈怠下來。正在思想。楊娜蝶又道。因此我想那天對着麥夫人郭姑娘所做。的事。自己後悔非常。今天他們來了。我也沒面目見他。因此車子只停在後面。不上前去。



都雪南心裏暗喜問道。麥夫人難道在這前面麼。楊娜蝶用手指道。那邊停着四馬的馬車。你不見麼。他只坐着一箇人。先前他丈夫也在着。這會兒被別的紳士喊了。不知到那裏去。都雪南聽得跟着楊娜蝶指的那邊望去。果然離開二三十丈遠的地方。麥夫人獨自一箇坐在馬車裏。只掉頭這邊那邊張望。像是等候什麼人似的。料想是等待我去。及今不去講話。更待何時。恁地一想。脚下早已躍躍跳起來。耐不住要去。可奈楊娜蝶依舊不放。又道。他的丈夫必然要想得勝。看馬去了。我想。今兒必是大波靈名馬的勝的大波靈。正賽着哩。子爵你帶着什麼馬。都雪南實在不願再聽嘴裏說着呀。我是大厭惡賭博的。着啊着啊。身子早已撲的跳下車。轅重又鑽入馬車叢裏。暗地指着看定的所在。目不邪視。向前而行。漸漸出了麥夫人馬車橫面。麥夫人陡然瞥見都雪南。幾乎歡喜得跳立起來。連忙趕着施禮。笑臉相迎。說道。噫。這時得見。真是萬幸。隨又勸道。請上來罷。都雪南也回了禮。尊一聲得罪。就跨上馬車。嚟看着他兩人。雖沒有愛戀私情。但却比那有愛戀私情的。還要親切幾倍。常

言道奇緣二字想必就是他兩人的影子了。且說都雪南坐上馬車。麥夫人似怨似恨的道。早幾天我等候得你怎樣。你可知道麼。都雪南道。我幾次要見夫人。面有一回特地造府。看門人說男爵和夫人都害了病。賓客一概不見。麥夫人愕然。喚驚道。咦。看門人說這話麼。都雪南道。正是爲此。今天定要找見夫人。特地追趕來的。夫人想了一想。道。恁地到底被我猜着。前幾天因爲什麼人也不來找我。我就疑心。愚夫暗地拒絕出去。都雪南道。哦。哦。恁地夫人沒有害病麼。夫人道。正是。雖則心裏爲了那事不安。但是沒害什麼。不能見客的病。其實愚夫這幾天不往銀行直坐守在家裏。都雪南道。如此今天帶夫人到這裏來。却又爲何。夫人道。那箇我也不明白。是他說我心境不好。勸我來的。及至到了這裏。他又不知往那裏去了。——都雪南道。莫是知道我要前來。遠遠地守候着麼。說着不覺自己害起怕來。只見麥夫人也霎時變了色。四下裏迴頭眺望。一回隨道。如今既遇見了。也是沒法管不得那些。只那手箱已取出來麼。都雪南答是取出了。我想阿麗總該來見我的面。誰知……夫人

接着道。可恨阿麗近來受了風邪。不能起牀。別的女婢。不但不能幹這件事。還要對愚夫說。知見直和包探一般。監管我——那手箱以後怎樣沒被愚夫瞧見。麼都雪南道。嚶。原不曾撞見。麥男爵却被我伯父看箇分明。夫人又驚道。啊。都男爵他在銀庫裏麼。都雪南道。不是。我到銀庫之時。伯父正和麥男爵在二層樓上講話。那時書記打着德律風通報。麥男爵立刻變色。要趕下來。被伯父不問情由。硬拉住了。不。夫人道。你就安然出來麼。都雪南道。爲了那箇。我趕快取出手箱往外就走。誰知麥男爵正打二層樓如癡狂一般。飛跑下來。却好和我身子緊緊擦過。幸而他心裏過急。眼睛也模糊着。看不分明。儘望着銀庫裏跑了去。我當時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躲入人叢。擠身出外。將到門口。忽覺背後有人喚着我名字。趕來。我想。必是麥男爵沒命飛跑。直躲入馬坎圖寓裏。不料後面的人怎的也趕上二層樓。這纔見不是麥男爵。乃是我的伯父。麥夫人聽這情形。加倍喫驚。道。都男爵。可是愚夫託他……都雪南接着道。那却不然。他與麥男爵分了手。無意中瞥見了我。隨即追趕來的。夫人道。

以後。怎樣呢。都雪南道。就。很。很。盤。問。手。箱。的。緣。由。夫。人。道。你。曾。對。他。說。明。麼。都。雪。南。道。我。想。那。是。夫。人。的。隱。事。不。與。夫。人。商。妥。怎。能。對。伯。父。說。知。因。此。一。直。苦。苦。隱。瞞。着。但。爲。了。這。箇。我。受。了。非。常。苦。楚。伯。父。他。道。箱。裏。藏。的。全。是。我。和。夫。人。私。下。來。往。的。情。書。因。此。罵。我。畜。生。又。說。以。後。不。以。姪。兒。看。待。若。不。將。這。事。說。明。永。遠。不。得。見。他。面。的。話。後。來。我。好。幾。次。到。客。寓。去。果。然。再。也。不。得。相。逢。都。雪。南。一。面。說。一。面。身。體。已。震。顫。不。堪。麥。夫。人。聽。到。這。裏。好。似。悲。痛。非。常。惟。有。呆。看。都。雪。南。臉。面。好。幾。度。唉。聲。歎。氣。好。一。會。纔。道。子。爵。果。然。是。純。正。紳。士。只。可。恨。我。造。下。罪。孽。要。想。遮。掩。羞。恥。累。你。爲。難。真。是。罪。上。加。罪。如。今。我。已。決。定。主。意。將。從。前。的。事。原。原。本。本。告。訴。都。男。爵。一。些。也。不。隱。瞞。先。解。了。男。爵。對。你。的。疑。惑。都。雪。南。那。時。頭。也。擡。不。起。來。只。道。如。此。實。在。難。得。感。激。之。至。說。着。那。頭。低。垂。之。處。已。簌。簌。如。線。般。吊。下。淚。來。他。想。麥。夫。人。估。量。事。到。如。今。已。是。無。可。躲。避。但。都。男。爵。向。來。和。我。父。輩。一。般。如。今。將。十。餘。年。隱。瞞。羞。恥。的。事。對。他。說。明。不。知。怎。樣。的。淒。苦。說。明。之。後。都。男。爵。必。定。又。怒。又。驚。他。想。這。十。餘。年。我。雖。不。知。情。

但欺瞞着麥男爵。大大不該。必然向麥男爵請過謝罪。將真情說知。那時麥夫人或被丈夫氣忿趕逐出去。從前的聲名消得無影無蹤。再沒臉面立在世界之上。必然責恨自己招惹禍根。爲因留戀恩愛的女兒。以致如此。這箇不怨天不怨人。惟有痛責自身。悔恨交集。因此上這時儘着唉聲歎氣。沒有別的語言。恁地揣度麥夫人心腸。實使人魂消腸斷。因此都雪南替他愁苦。反倒頭也不得擡。也是難怪。且說兩人默然相對了好一會。還是麥夫人靜悄悄推着都雪南肩甲道着。啊子爵。免得耽誤時間。幸而都男爵已看見這邊煩你。直請他到這裏來講話。誰知那時都雪南的心。倒比麥夫人還要柔軟。問道。恁地可是在這裏對他說。明麼。夫人道。正是。若不在這裏見面。及至到舍下來找我。愚夫又要拒絕不得。見哩。好在都男爵也知道。夏士華着說明了。或有意外的妙法也。未可知。都雪南沒奈何。只得立起萬鈞重的身體。從車上下來。指着他伯父的馬車那邊。旋繞過去。不料走上不多遠。早被重重疊疊的馬車四面堵住。一步也難行。他正要推開一輛馬車。挨身過去。將手扳住車輪。那車

子陡然動了起來。忽地車上又有人叫道：「啊喲，原來是美人口中嬌滴滴的聲音。擡起頭來一看，肚子裏也叫聲啊喲，怎地是好？想不到是先前愛戀他的郭娜蘼。他兩人的眼光一霎時無端正鬪了箇合攏。都雪南要逃也不能夠。郭娜蘼心裏也和潮水般湧來，究竟不知是喜也不知是恨，任是勉強阻遏，無奈臉上已泛起一層嫩桃的紅色，沒處遮瞞。可憐他知道都雪南的心已釘在綺華身上，自己懷着羞忿，要想一刀兩斷，怎奈已深深浸入胸中，那失望懷怨的心腸，至今還沒有消釋。如今陡見都雪南猶如已經醫好的傷口，重複被針灸師打了一針，那傍邊坐的福蓮老人，不知其故，却依舊向他親熱道：「都雪南子，爵着啊，請上來罷。先前郭家萊侯爵也到這裏來，說是去看了馬來，隨即到那邊去。如今差不多要回來了。」都雪南一想，郭侯爵他既然一步一步熱着心，求得郭娜蘼愛戀我的肩子，倒輕了下來，只願郭娜蘼的心趕快向着他，那就好。正在暗計，那時郭娜蘼纔開口道：「伯父，這箇不能挽留。都雪南子，爵急忙要到都禮敦男爵和綺華姑娘那邊去哩。」說着自己揣起韁繩，將馬

頭勒上讓開一線走路原來那時都雪南若是留住不走他自己果然爲難就是郭娜蘿也甚爲酸苦當下他就趁勢說道是啊爲因要到伯父那裏去只求原諒則箇說罷也不管別的匆匆走了去走不上三四丈遠又有人塞住去路一看正是郭家萊他見了都雪南就叫道哦哦兄弟啊你爲何來得恁遲我早晨在家等候多時直不見你來到實在等不得這纔來的因此把第一次的賽馬也耽誤了都雪南那時心裏只望立刻帶伯父到麥夫人那裏要不然麥男爵到了夫人的計策全付流水因此含糊答應着就要想走郭家萊又道但第二次是賽角里根也是馬名色第三次是賽亞芬索也是馬名色都得勝着倒也安了心今番大跑馬你也賭賽着哩都雪南驚道怎麼說是我的姓名賽着麼郭家萊道你莫驚慌今番定是司科布爾也是馬名色的儘可賭賽得爲因這場上沒有再比司科布爾好的馬因此我替你賭了五百法郎對你說一聲兒都雪南想五百法郎銀子賭着雖則出於意外但已是迫不及待隨道呀既已賽了也是沒法你從此想必到郭娜蘿那裏去在這裏終是不好咱們就

分。手。罷。郭。家。萊。道。是。啊。我。將。那。馬。的。名。色。騎。馬。人。的。名。色。告。訴。他。們。郭。娜。薩。和。老。人。定。然。高。興。非。常。哩。但。你。該。到。綺。華。姑。娘。那。邊。去。了。我。若。留。住。你。果。然。不。好。且。分。別。各。行。哈。哈。說。罷。大。笑。幾。聲。轉。過。背。急。急。向。郭。娜。薩。馬。車。而。去。都。雪。南。後。悔。不。該。和。他。們。說。話。耽。誤。時。光。隨。又。鑽。入。馬。車。當。中。那。時。候。滿。場。的。人。大。家。都。等。着。看。賽。馬。只。覺。跑。馬。場。邊。那。人。如。海。潮。一。般。來。往。動。搖。愈。擠。愈。前。直。擠。踏。到。圈。圍。之。內。不。料。被。當。場。彈。壓。的。巡。捕。驅。趕。阻。制。那。邊。的。人。越。發。向。這。邊。推。擁。一。霎。時。更。排。得。水。洩。不。通。都。雪。南。插。在。波。潮。中。間。一。步。也。不。能。進。看。官。可。知。打。那。裏。到。都。禮。敦。男。爵。那。邊。猶。如。東。北。角。上。到。那。正。西。須。要。橫。過。小。半。箇。跑。馬。場。纔。能。得。到。如。今。剛。剛。又。要。賽。馬。衆。人。擁。擠。到。這。般。跑。馬。場。邊。橫。列。的。行。路。行。路。口。的。大。門。早。已。塞。斷。那。裏。還。能。過。去。正。在。焦。思。不。料。巡。捕。又。關。閉。了。場。口。的。大。門。都。雪。南。這。一。下。子。只。落。箇。死。心。塌。地。暗。想。馬。若。不。會。賽。完。我。也。只。能。夾。在。這。裏。不。得。出。去。但。賽。罷。之。後。就。是。遇。見。伯。父。那。時。麥。男。爵。倘。也。回。到。夫。人。身。旁。那。便。如。何。是。好。想。來。想。去。沒。有。別。法。無。奈。立。定。了。只。見。看。賽。的。人。



箇箇都伸長脖子。爭着眺望。這其間。忽又有人在背後。抓住他肩甲。叫道。都雪南兄。你那地方。任是躡起脚來。也不得見。快些來坐。這馬車。都雪南回頭一看。原來是馬坎圖。隨卽自己。咕嚕着。我不如就坐在馬坎圖旁邊。等那賽馬終局。又氣忿。想道。噯。可恨。今天我的心事。處處都被阻礙。真是箇大壞的日期了。一面想着。一面跨上馬坎圖馬車。先向四邊一看。遠遠見他伯父。啊。麥夫人。啊。依舊坐在原處。麥夫人旁邊。仍不見麥男爵。影蹤倒也。畧安些心。那時跑馬場內。早有十頭駿馬。各各進了圈子。一列聚集在起脚的處。在都雪南雖原是箇愛馬的男兒。只因夫人和伯父的事。掛在胸懷也。無心用在馬身上。但則旁邊的馬坎圖。却已如身入夢中。向跑馬場指點着。說道。你看你看。都雪南兄。我的馬多好。都雪南道。怎麼說。你的馬——馬坎圖道。着啊。在第六箇跑的那頭。我是將所有的財產。却賭在他身上。都雪南道。那馬叫什麼。馬坎圖道。你不像似愛馬的人。連這馬也不知道。這馬名叫阿爾賓。是非常有名的。好馬哩。都雪南道。但我的表兄。說定是司科布爾勝的呢。馬坎圖道。怎麼有那樣的。

事麼。這跑馬場的馬，我已通身查勘過了。沒有能勝過這馬的。我是捏着一萬箇穩字哩。都雪南道雖是恁地說。我表兄已替我賭着五百法郎。馬坎圖道。啊啊。那便休了。你早則拚捨了五百法郎罷。可知我的阿爾賓勝了。不但却克懷的銀子可以歸還。還能取些餘下的來做零用哩。都雪南道若是阿爾賓敗下來。可怎樣。馬坎圖道呀。斷沒有敗的事。都雪南道你也太自恃了。我表兄的司科布爾乃是第一等名馬。他也和你一樣說着。馬坎圖道。那是固然。人人都誇張自己的馬道是第一等。那柯利華夫人賽着忒利斯丹。也是馬名楊娜蝶賽着大波靈。我倒毋須誇馬。只拿着公平眼睛看那阿爾賓以外。就不見有第二匹。哪。哪。我正說着他已出來了。那旗也下了。你瞧瞧。瞧起初雖則希道兒。也是馬名等馬跑在前面。究竟須經過第一第二第三箇灣角。纔決定勝負。都雪南問道。那第一當先跑的是希道兒麼。馬坎圖道。不是第一箇名。叫忽克沙。是美國的名馬。自從開設這大跑馬以來。美國的馬從沒一回得勝。那騎手。騎馬代賽的人。叫做騎手。挫了威風。今番是拚着性命趕趁。你瞧着他跑不到第二箇灣角。

就要疲乏哩。都雪南又問道：恁地你說的阿爾賓如今在那裏呢？馬坎圖道：第五箇就是要知第五的地位是恰好的地位。只看那騎手養精蓄銳的勒住馬頭，鞭也不打，韁繩也不放，那不好麼？倘若韁繩一寬，那馬就直趕上兩三匹着啊。到了灣角上了——啊啊。楊娜蝶的大波靈已在第二箇了。但美國忽克沙仍然在第一——哈。你瞧我那馬已在第三和忒利斯丹爭着跑哩——哪那是第二箇灣角——哪。這會兒直下鞭子不好不好。這不好好的下慌了麼？慌了麼呀？可怕可怕。這時候若不趕上前去，到末了那箇灣角可要耽憂哩——哦。哦。他原是故意下鞭子的。如今已在大波靈前面——哈。你瞧我說哩。那美國忽克沙不在第二麼——你說。的司科布爾直恁地遲緩。如今又是忒利斯丹第一了。馬坎圖絮絮叨叨。真如夢寐一般。正在高興。一羣馬早將到那第三箇灣角。這時候是柯利華夫人的忒利斯丹首居第一。第二就是祇差一點的美國忽克沙。第三離開有二丈前後。纔是馬坎圖的阿爾賓。其餘的又在阿爾賓之後。那時馬坎圖忘其所以在馬車上立起來撐破。

嚙子大聲喊道。阿爾賓阿爾賓滿場的看客。陡然聽得聲喊登時一齊鼓起狂興。大家各自喊着自己賭賽的馬名。那時一捧忒利斯丹忒利斯丹忽克沙忽克沙司科布爾司科布爾大波靈大波靈囂囂攘攘猶如半天價起了千萬箇霹靂轟雷收拾不住大家一齊喊着大家的耳朵又幾乎被自己喊聲震聾。一轉眼間第三箇灣角上那馬一二三四順着次序一箇一箇的眼看着跑了過去不知究竟是那家馬輸那家馬贏且聽下回分說。

### 第三十回 跑馬場賭徒悲劣馬 旅人宿閨女護情人

話說跑馬場裏一羣賽跑的馬已過第三箇灣角。那時候衆驕手已拚着死命競爭仔細一看其實只有美國忽克沙和忒利斯丹在那裏競爭別箇的都落在後面。料想也趕不上忽克沙和忒利斯丹兩匹馬一箇忽進一箇忽退一箇忽前一箇忽後再復一看霎時又換了位置這箇退那箇進這箇後那箇前這其間兩馬勝敗輸贏真是差以毫釐間不容髮這倒罷了只可憐其餘好幾匹馬離前面兩馬總有一丈

多遠相差。馬坎圖的阿爾賓，雖不失第三箇位置。但若再不趕速前去，要想和那兩匹賭賽，是千難萬難。馬坎圖眼睛裏，冒出血筋，幾乎把上眦也漲裂了。又一轉眼間，已將近決勝線界上。忽克沙又鼓起勇氣，忽的搶跳出三尺以外。阿爾賓的騎手，却是箇好手也。把坐下馬一緊，趕在忽克沙之後。幾乎上了忒利斯丹之前。從此忒利斯丹騎手和阿爾賓騎手，兩箇廝並以性命相爭。那鞭子下的情形，腿脛夾的情形，都用出死力相博。但那馬已是用盡生平速度，無可再速。又加忽克沙跳出三尺以外，更是趕不上。勝負之機，只爭此着。那時忒利斯丹忽然又駛出，猶如電光的速度，聳身一躍，比阿爾賓突進有六七尺多遠。但仍然不能及忽克沙。啊哈呀！再復一看，忽克沙早到了決勝線。這就定了。忽克沙第一，忒利斯丹第二。忽克沙的名字，從此裝入滿場人口中。喝彩不止。那阿爾賓的名，只有馬坎圖一人兀自失望着。叫喊可知。倫敦坎布開賽以來，美國馬占勝的，只有這忽克沙是第一次。當下勝負既定，那無數看賽的人，各各離了本位，要去看馬。那時候擠來擠去，嘈雜非常。獨有馬坎圖

坐在馬車上面。身體疲軟。立也立不起來。都雪南安慰他道。既輸下來。也是沒法。如今你打算怎樣。馬坎圖釘住兩眼。呆望着都雪南額角上。浮起冷汗。連油也擠了出來。精光亮亮一面。拂拭一面。說道。如今沒法了。只得請你搭救。搭救。都雪南道。怎麼說。我怎能搭救於你。先前不早經說知不能對我伯父說麼。馬坎圖道。呀。抵押了。鄉間田地。暫且來歸借款。都雪南怒從心上起。仍然按住問道。可是抵押我的地皮麼。馬坎圖道。這是沒有法子的。若不恁地借款。上須有你的姓名。都雪南道。那不是陷害我麼。馬坎圖道。呀。怎說陷害自必和你商量。若不得你允許。可不能辦。都雪南道。恁地時。我須斷不允許。任到何時。也是如此。若要將我的田地抵押。我就先割斷頭。願躲避。這箇羞辱。馬坎圖聽了這話。默然不答。一會又擡起頭來道。恁地沒奈何。且將你存在我處。手箱裏金剛鑽。拿去抵押。這不過救一時之急。以後自然由我贖還。都雪南一發喫驚道。你當真癡了麼。那不是我的內中裝的什麼。我也不知道。馬坎圖道。怎麼定是裝的金剛鑽。我將來一搖動就知道了。不但這樣。你先前和我說起。

麥夫人寄存的物件。我連內中隱事也猜摸着哩。都雪南無可忍耐。就大喝一聲。叱道。我實錯看了你。你原來是那。樣卑污小人。好好今晚我須前來取那手箱。你好好交還於我。馬坎圖知道事情有些爲難。好似很爲失望。歎口氣道。恁地如今是罷了。罷了。說罷。彎起身子。打車上跳下來。不知到何處去。一霎時。影子也不見了。都雪南那時猶如夢境一般。心想總須趕快把這件事幹好。隨又眺望麥男爵馬車那廂。誰知男爵因賽馬已畢。早已連馬車駛了開去。不見蹤跡。又到各處找了一回。仍然不見。就依舊回到原處來。立在馬坎圖雇賃的馬車上。四面八方一望。只見人頭雜亂。一些也看不分明。幾乎連方向都迷住了。再認明原處。看那麥夫人馬車。却依然在着。麥夫人只四面眺望。似乎怪我回來過遲。但想我若不和伯父同去。就去也是無益。這便如何。正在爲難。眼睛裏陡的刮到一件東西。只見離麥夫人馬車有二十丈遠近之處。有坐在馬上。舉起千里遠鏡。似乎望着麥夫人那邊。一箇紳士。你道是誰。原來是意想不到的夏士華伯爵。不覺大喫一驚。先前楊娜蝶說起他來。已猜到。

有意來找夫人。早自心中暗暗着急。如今見他舉動。知道果有這箇心腸。他因夫人儘着遲延。沒有金剛鑽的回話。特來催逼夫人。得了信息之後。他就要離開巴黎。但他行爲兇惡。若見夫人。只一箇人在着。或竟大膽將夫人劫騙而去。也未可知。如此我不能不上前趕逐他去。想得端正。刷的跳下車來。分開衆人。只管向那邊慌忙急走。誰知夏士華早望見麥夫人。隨下了馬。將馬交與馬夫帶住。自己正突突指着麥夫人。馬車行來。都雪南看得親切。也不及和他施禮。突然上前堵住兩人。幾乎撞箇滿懷。却道且慢你到那裏去。夏士華出其不意倒喫了一驚。皺着眉答道。那裏去。閣下無須問得。閣下可是鬪氣來麼。都雪南很帶嘲帶笑的道。你說鬪氣可也沒法。那一天約定決鬪。我天天等待衆證人來。怎的只杳無音信。夏士華並不生氣。答道。決鬪的事。我已經寄信與閣下說過。爲有事情。因此耽擱。若到可鬪之時。自然再來通信。如今沒別的話。就此分手。喳閣下仍舊回去罷。都雪南道。我去了。你估量前去。難爲麥夫人。夏士華道。斷沒那樣事。只有些話要談談。我明後天意欲出這巴黎。因



此有不能不和夫人談講的事。都雪南道明白了。若有話和夫人講。還是對我說的好。要見夫人。却是不能。夏士華道不能——不該由閣下阻止。都雪南道啐。我是代着夫人回答和你商議的事。我可任着全權。夏士華道。怎說是任全權。自從會館裏商議以來。不是連一箇字回答也沒有麼。我想我若直帶女兒去了。夫人必然後悔。怨恨着我。因此儘等待夫人回言。又想夫人若能答應如我的願。從此交還女兒。夫人也可以放心。都雪南道若是這箇意思。我倒可以回答夫人。原想答應如你的願。這纔想出那箇主意。只要你能交還女兒。就好。夏士華聽了這話。似乎不對他的衷腸。他原是除了銀錢沒有別的主義。當下答道。哼。若是當真有心依我。想出那箇主意。那是果然。毋須去見夫人。但那主意閣下一箇人能辦得到麼。都雪南道自然能辦。夏士華道。我要索的是五十萬法郎。都雪南道正是。夫人已說過。交那價值五十萬的金剛鑽。夏士華道。但那金剛鑽。前天早經說過。存在銀行。不論閣下夫人。須不能容易取出來。都雪南道。誰說早已取出來了。夏士華道。取出的話。我須不能相信。

現在閣下拿着麼都雪南道不夏士華道恁地還了夫人麼若是還了他丈夫正十分疑慮着或已被他取去也是難說這樣和閣下商議可也枉然都雪南道何嘗交還夫人是我存在朋友家中夏士華想了一會又道哼朋友必是馬坎圖了都雪南道那朋友姓名你不必問得夏士華道呀問也何妨倘然那朋友是箇不正的人此刻將去抵押錢來花用閣下還沒知道哩這等空虛靠不住我不能當閣下的話爲真——馬坎圖麼都雪南道果然馬坎圖却待怎樣夏士華道若是他也好說着肚子裏不知想着什麼事情都雪南道老實對你說實是馬坎圖夏士華道恁地我直○到○馬○坎○圖○那○裏○取○了○來○照○那○天○的○話○造○箇○假○的○將○真○的○賣○得○銀○錢○揀○家○我○信○的○銀○行○用○女○兒○姓○名○存○入○去○閣○下○能○夠○答○應○麼○都○雪○南○道○咦○那○却○不○能○須○由○我○取○來○再○交○付○與○你○夏○士○華○道○交○付○的○地○方……都雪南接着道地方今晚再定儘明天我到會館裏來通知夏士華聽罷似乎安放了心說道好恁地明兒我在會館奉候便了若是明兒一天沒有信音我後天大早准帶女兒到外國去後來可莫懊悔都雪南說

聲知道了。夏士華見他的主義已經達到，就回頭喚過馬夫，跨身上馬。望巴黎那邊疾駛而去。但則夏士華爲什麼急忙疾駛呢？這其間必有箇緣故。可奈都雪南因他沒與麥夫人見面，已是歡喜非常。那裏還有工夫去揣度他的心計？他想如今只索去告知夫人。夫人若果然踐約將這件隱事對我伯父說明，我伯父必然有箇妙計。想着一直走到夫人車前，幸而麥男爵還沒有回來，却見銀行司事筴開華在旁和夫人講話。筴開華瞥見都雪南，正要和他談論賽馬情形。那壁廂夫人見都雪南獨自一箇回來，並不見都男爵，臉色很爲驚疑不定。筴開華也不管，向都雪南問道：令伯都禮敦男爵怎樣了？都雪南答道：他不知到那裏去了。筴開華又道：都男爵方纔和他令媛回巴黎去，我還和他見面，寒暄着，這斷不致有錯。都雪南聽了，惟有暗暗叫苦，但也沒法。只等筴開華走開，好和夫人相談。麥夫人似乎察出他的意思，說道：筴先生，此刻沒有別事相煩——筴開華忽然悟到不能久留他，就告辭一聲，回身去了。都雪南連忙將遇見夏士華談講的事對麥夫人說了一遍，又道：夏士華說明

後天動身。可知儘明兒一天。總要將那事辦妥。要不然必定後悔不及。又提起這事。若對伯父說明。比託付我要好幾倍的話。麥夫人當時早決定主意。只淒淒切切的答道。如此咱們直到都男爵客寓裏去。細細對他說。知你須和我一起去。都雪南道。但若麥男爵回來却……夫人道。呀也管不得了。說罷。隨喚過馬夫。囑咐若是男爵回來。只說身體不快。請都子爵送了先行回去的話。自己就打車上下來。牽住都雪南的手。漸漸走出跑馬場。另雇一輛行家馬車。急急指着海爾達街駛去。且說都男爵住的客寓。就是先前都雪南住的那家。男爵將二層樓上房屋包借了幾間。和女兒綺華同住。以外還有鄉間帶來一箇女婢。在三層樓另撥一間屋子。與他這情形。雖道是客寓。其實和家居一般。清淨。廠爽。男爵心裏高興。更買下無數綺華愛好的東西。來房裏鋪飾起來。但綺華心中覺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聽見父親說要在巴黎居住。年餘這寂寞光陰。怎能過得去。回想在鄉村時候。住在野闊天空處。在和族兄都雪南一同摘草拈花。其樂無極。如今在這裏。只住一禮拜。早已生了厭惡的。

心意欲即日回里。雖則好幾回被男爵阻止。但他既定主見。百折不回。若說男爵呢。他習慣京都風土鄉間的事。已是忘了似的。他見女兒恁地不開懷。苦心思索。想出許多遊玩場中帶他同去。無奈綺華心境益發沈鬱。得緊今天同到跑馬場。他道必定遇見都雪南。可以安慰久別的情懷。誰知直到賽畢散場。終不得見。倒被男爵催逼着回來。到得客寓。他一箇人沒精打采。坐在房裏一邊打書架上。一本照像冊子中抽出一張影像對着呆看。原來這影像不是別人。正是都雪南。自從都雪南被男爵禁止出入。不得會見。郎容只有這張影像將來。如對伊人。聊解憂悶。正在凝視。忽地男爵突然入來。臉色很爲苦楚。道：「啊啊。又是那影像麼？」又望着女兒的臉說道：「你直到什麼時候也想着那箇少年幼小時的朋友姊妹常在一起。自然有時要想念着。如今不該有那樣事了。今天教達相夫人相招。五下鐘該當前去。快些裝飾齊整。叫丫鬟預備衣裳。囑兒啊。今天的宴會原是爲你開的。有許多紳士都要到會。果然闊綽顯煥哩。我兒可不要被人看出村女樣兒。都男爵說着那模樣。却也親愛非常。」

綺華連頭也不擡。冷颼颼答道：「兒是村女樣兒，倒好。」男爵道：「這話怎麼說？」夫人會說，已經相了一箇能匹配你的紳士。今兒那紳士也去着聽說，實是非常有志氣的男兒。」綺華道：「但兒今晚可不去當真身體，非常不快。」男爵畧爲高聲道：「你又說那樣話來，好好我且問你，你估量能和我兒說知，但你若儘說那樣話，就逼得爲父不能不說：爲父只沒將他的情形和我兒說知，但你若儘說那樣話，就逼得爲父不能不說了。」綺華聽了這話，這纔擡起頭來，問道：「都雪南哥哥他怎樣了？」男爵道：「怎樣呢？只看他模樣，已和咱們父女斷絕愛情。今天跑馬場裏，見他葳葳蕤蕤和一箇朋友坐着，雇賃的馬車停在牆腳之下，若是從前的都雪南早已趕到我身旁來哩。」綺華要想拚着性命替都雪南分辯，說道：「那是父親不近情理。那時正要賽馬，任是要來可也不能。」男爵道：「果然要來不等賽的時候該趕早過來，怎麼直到已經賽馬不見他的？」片影綺華道：「趕早——父親停車處在他還找不着，怎能趕早就來？」他起先必然四處找尋父親，却故意將馬車夾在重圍之內，他那裏知道父親禁他來往，已有一禮

拜及至今天賽馬纔畢又立刻催我回來這不是父親用心遠避他的處在麼他到此刻還在跑馬場找尋父親也未可知哩男爵道不我兒不知他身上有許多萬不能容的事我已決意捨了一箇姪子再不許他前來可知他對着我伯父一句話也不能實說綺華道不說實話——那又是父親冤他他任是要說父親既不許他進來可……男爵道任是不來也可以寫信哩不但這箇又和朋友一同在商會爭賭買賣賺得銀子都遊蕩完了爲父囑咐住六箇月將旅費存在銀行誰知他不上六箇禮拜早已花盡這些時必然借着別人銀錢如今我打算請箇律師到裁判衙門存案哩男爵只管盡力攻訐綺華依舊不甘又道就是借了人的錢他必然自己去歸還他從將要來巴黎時候已在鄉間借過銀錢父親不是知道的麼本人本不願來巴黎原是父親硬勸着又教他去交際社會和許多遊閒人應酬來往那些事兒都知道父親常說幼年人長在鄉村局面小的處在不能增長閱歷但則突然來到這繁華境界就是有些過處也是理所當然男爵聽了這話不覺又好氣又好笑

道。呵。呵。我兒有這樣高談雄辯爲父。倒是不知聽這辯論。任是有名律師。也要欽羨起來。但到底無可奈何。你做那辯護律師代人分辯保的罪人。已有了十二分證據。若是有問官在着。早將你呵責阻止了。說到這裏。又沉下臉。正了色。道出幾句話來。不知所說爲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一回 麥夫人造門陳隱事 都子爵入室叙離情

話說都男爵玩笑着說出這話。勸解女兒綺華。一會又正色道。我兒爲父。却有不能對你說的話。你毋須恁地迂執發戾爲父。揀着緊要的說。一兩句你總該明白。可知都雪南把你全然忘了一些。也不想戀任你怎樣憂慮。也是無益。綺華忽地臉色發了。青問道。父親雖則恁地說。兒却只是不懂。可是都雪南鍾情別的女子麼。若是這般請父親將確實情形說與兒知道。男爵道。確實情形現已明白。綺華道。但不確實的處。在可沒有明白麼。看官要知。綺華性靈敏銳。真可算得智慧聰明。這些言辭。就是老年閱世的人也趕不上。果然男爵被他扳駁一時頓住。答不出來。綺華見自



己地位已上了百尺竿頭。隨即更進一步。接着道。父親既不明白。却將莫須有的事。猜疑於他。爲了猜疑。竟捨得一箇姪子。麼。男爵知道。一時翻不過來。似乎想到自己。或者猜疑有錯。隨更現出真誠模樣。柔聲和氣的道。果然沒有確實的證據。只將前後事情仔細想來。都雪南身上總有些可怪。但爲了這箇爲父自然不去多心。只怕他內中犯了很大的罪惡也難預料呢。原來都男爵心裏竟和麥男爵相同。猜疑都雪南行爲不正。莫已做了麥夫人的情夫。只因存下這箇心腸。那恨惡都雪南的意見。竟好似鐵案如山。衝打不破。當下又道。渣這種事情。全須得好好說明。如今他不能說明。可知不是自己一人的隱事。必是關礙着有夫的婦人。因此不論是誰。總不能向人吐露。男爵說着。暗想。凡是女子聽到這話。斷沒有不傷心的。果然綺華不出所料。臉上失了色。嗓子裏聲音也抖顫起來。道。雖是恁地。但做了紳士。須也有不能對別人說的緣由。男爵道。對着嫡親伯父。不能說的緣由。何在。綺華那時頭仰着天。惟有唉歎。男爵見得了勢。正欲更有所言。那當口忽地走進來綺華的女婢。稟道。老

爺外邊有位夫人說要見老爺的面。男爵詫異道：夫人——要見我——這麼——他的姓名……女婢道：是麥慕倫夫人。男爵陡然痛喫一驚，從椅子上跳起來道：先時麥夫人在跑馬場，不該到這裏來找我。莫是鬧錯……說着，低下頭去。又自言自語問道：怎樣面貌？女婢道：我只將他背影看得明白。顏色是貼青。男爵道：有同來的人麼？女婢道：一箇人，但只張望外面，不知等待什麼。又外邊停着一輛馬車。男爵這時似畧爲領悟了些。暗想：莫是將我夢想不到可怕的隱事來告訴我麼？一霎時胸間非常撩亂。隨道：好請到我書房裏坐。我卽刻就來。一面吩咐女婢去說。一面在屋裏左左右右踱去踱來。綺華見父親這箇模樣，問道：麥夫人來找父親，難道出於意外麼？父親爲何這般？男爵又自言自語道：呀！他必是來說很爲難的事情。但若不見他……綺華道：兒出去接待不好麼？男爵阻住道：不好不好。你只在這屋裏。我不喚你。你直莫出來。他原不是和你說話。是和我商量來的。綺華更是不解。又道：恁地那事情不能對兒說？男爵道：這箇後來再看。或是不能不對你說也。未可知。如今

你須得靜靜等候着。綺華察看前後情形。再復四面一想。早已猜到幾分。料想必是於都雪南有關。難道說都雪南隱瞞夫人的事。就是這箇麼。又莫是都雪南和夫人有不可告人的緣故麼。綺華那時已換了辯護。都雪南的氣力陡起了十八丈的疑團。一時話也說不出。眼睛裏迸着淚。低着頭。默默無言。男爵也不會留心。鼓起自己勇氣。跨出房門。向書房進去。只見對面立着一箇猶如着了魔色。青氣冷的人。就是麥夫人。走近一看。眼睛掙得溜圓。唇齒打得發抖。也不像世界上的常人。夫人釘着眼睛。當着都男爵進來。也不知見也不見。他也不動彈。也不招呼。說書人一張嘴說不得兩處話。如今暫且攔起這裏。先將綺華房中要緊情形表叙一番。綺華低着頭默默無言。心裏却轆轤般也似轉想。都雪南如果照父親話說來。難道已拋忘了我麼。難道已變心在別箇女子身上麼。父親說是有夫之婦。恁地時他當真犯了莫大的罪惡哩。他那箇人竟有這等事麼。但則麥夫人到來究竟爲何。看父親的模樣。又說後來或者不能不對我說的話。這其中更叫人難以猜詳。綺華正在胡思亂想之

時不料輕輕呀的一聲房門開處偷摸着進來走近綺華身傍一箇賊人看官莫要驚慌怎的青天白日綺華房裏盜賊能進得去只因當時瞥見那人模樣委實像似賊人所以說書人恁地說其實那裏是賊乃是堂堂正正品居子爵的純正高尚紳士都雪南綺華一見了他早已又喜又驚又臊子裏咽着眼裏的淚叫聲哎喲又俯首吞聲不得聲張都雪南也是驚喜過望但見綺華啼泣更不知是何因只將手護在他肩背上問道這箇爲何哭泣我被伯父禁阻多天不能出入今兒哄騙丫鬢纔得進來見你這箇且擡起頭來迴過臉兒來說罷意欲將嘴唇去親他的額角綺華拗着聲口道不知道隨又掉過頭去向着那邊都雪南臉色也驚得變了又道這這是怎么妹子你怨恨我麼哎喲明白了想你不知我被伯父禁阻麼這這妹子我是天天來到這裏只因略略鬧錯了道兒被伯父無端禁阻總是到門不見而回今兒因陪送麥夫人來伯父和夫人談講着我用盡心機纔能到這屋裏着啊我若有過你莫低頭不睬我還須照前一樣好好的責罰我一萬箇甘心說罷又偷窺綺華

臉。色。綺。華。聽。他。說。陪。送。夫。人。而。來。益。發。加。了。疑。心。都。雪。南。益。發。不。明。其。故。又。道。怎。麼。着。真。不。明。白。怎。的。要。這。樣。哭。泣。呢。一。面。說。一。面。忽。然。想。到。一。事。莫。是。伯。父。疑。着。我。將。莫。須。有。的。事。直。對。綺。華。說。了。綺。華。竟。道。是。真。因。此。氣。恨。我。不。誠。實。麼。綺。華。道。伯。父。的。話。是。真。却。是。因。爲。久。不。見。我。的。面。那。也。難。怪。但。伯。父。竟。不。待。我。分。辨。早。已。割。斷。伯。姪。之。情。對。綺。華。直。說。這。是。怎。麼。說。嚶。伯。父。和。我。無。情。難。道。竟。拋。撇。我。麼。一。霎。時。又。恨。又。冤。咬。牙。切。齒。他。先。前。是。偃。着。腰。身。正。要。將。身。跳。起。擡。頭。瞥。見。綺。華。那。樣。姿。容。又。登。時。雄。心。散。盡。隨。將。綺。華。的。手。搭。在。自。己。膝。上。安。慰。道。妹。子。猜。疑。果。然。有。理。但。我。遇。着。難。對。妹。子。的。事。素。性。不。爲。可。知。妹。子。猜。疑。以。及。伯。父。告。訴。你。的。話。全。然。是。鬧。錯。的。如。今。麥。夫。人。對。伯。父。說。着。哩。頃。刻。間。就。見。分。明。我。直。等。待。伯。父。進。來。身。體。斷。然。不。動。一。動。可。憐。妹。子。打。鄉。間。寄。來。的。花。瓣。我。至。今。緊。貼。肌。膚。寸。刻。不。離。怎。麼。妹。子。倒。將。無。憑。的。事。疑。我。到。這。步。田。地。麼。說。着。打。懷。中。衣。袋。裏。取。出。一。本。帳。冊。抽。出。內。中。夾。着。的。花。瓣。湊。近。綺。華。綺。華。見。了。這。般。真。心。模。樣。這。纔。豁。然。開。朗。展。開。溼。盈。盈。淚。未。乾。的。眼。睛。禁。

不住撲嗤一笑。都雪南魂靈兒幾乎乘入虛空。溶化變成飛灰。這且擱起不表。又該敘麥夫人的情形。却說麥夫人此番來到客寓書房。爲要想把從前一直隱瞞的大事盡情告訴都男爵。這箇委實是麥夫人身上極難極苦的情形。他見男爵走了。入來。怎不要驚慌無措。那模樣見直如立在斷頭臺下。將頭去受那刀。劖男爵見了。夫人模樣也惟有呆望他。臉面好一會纔開口道。好一路不辛苦麼。着啊。請先坐下。隨即端一把椅子過來。夫人纔神氣清了些。宛如做着惡夢。漸漸醒覺。朦朧睡眼。惟有迴顧四邊。纔想到似夢非夢。自己身上當真有非常危難。那時候的哭出聲來。身子坐在椅上。却低頭向着桌子。只聽哭泣聲中微微漏出一句話道。實是不了之事。男爵似乎聽見。又似不聽見。聽的一驚暗想。我的疑和麥男爵的疑。當真變成實事麼。夫人和都雪南當真失了貞節麼。恁地一想。額角邊太陽穴之間。早漲起兩三縷。又粗又大的青筋。全身血液都飛升到腦袋。天靈蓋之上。霎時間一聲霹靂。好似大癩要掙破一般。麥夫人哭泣之餘。忽地喚起先前決定的主意。隨即拭着眼淚。鎮定。

神氣擡起頭來。但則全然不似生人。早已羞死。悲死。歡心。死恨心。死。凡是心都已死。盡所留下的。單有如鐵石般的決心。青臉上越覺加了青色。要想看看都男爵臉色。無奈眼珠兒也不能上騰。只發出無音無氣的聲音。道要奉陳的。實是沒緣由的事。男爵看見又可氣又可憐。答道呀明白了。但以後夫人有話講。毋須這樣會面。夫人低聲道。恁地都雪南先生已對男爵說過麼。男爵道。做伯父的於那樣污辱的事。耳朵也不願聽。但他的形狀我却全然察看出來。夫人道。男爵雖則察看。但若我不細說。怕還有不明白的事。男爵道。呀。這樣麼。這樣麼。由夫人嘴裏聽那樣事情。我對得起。麥慕倫男爵。麼。若有話該對麥男爵說。知纔是着啊。我同伴去着啊。這氣色非常嚴厲。早該嚇倒了人。誰知麥夫人一些不變。又道是男爵就是不說。到得可說之時。我也要對愚夫說。知從前一直隱瞞着的。也就是這件事。但以前因小女或能長成自立。就置之不顧。如此要和男爵商量。商量男爵聽見小女二字。更嚇得幾乎倒退。問道呀。呀。夫人和都雪南已養了女孩子麼。那又是什麼時候……夫人也自詫異。

起來道。嘻嘻。原來男爵也道。我和都雪南先生有什麼交接。一直是這樣說麼。那是男爵太激了。一月前纔和都雪南先生見面。我怎的能有這等事來。男爵那時舉頭仰天望後退了。三四步漸漸立定。一句話也不得說。只呆看着夫人的臉。忽地進一步。又問道。恁地夫人說不了之事。到底是什麼事呢。夫人道。本是成婚以前該當說明的。事直到今也不會說明。誰知將不能成婚的身子。枉與麥慕倫成了婚。我是成婚以前和夏士華養下的女子。這兩句話說得暢快明白。男爵臉上青了。又白白了。又青說。怎麼說這樣話來。我更是不明白。夫人一想。既已把緊要關鍵說了出來。這下去就勢如破竹。容易得多。隨將起初和夏士華相遇。在意大利生下女兒情形。伯母毛梨珮老夫人說話過於森嚴。不得已暫爲瞞住。因此後來夏士華又來巴黎情形。以及那手箱情形。都雪南幫助情形。直到夏士華明後天要去巴黎。須得儘明天付給手箱。交換女兒。方能知道女兒處在情形。一件一件從頭至尾。一字不遺。敘了一遍。男爵一路聽着。忽而怒。忽而恨。幾回價磨拳擦掌。幾回價咬齒。唇及至聽罷。



緣由第一件掛礙的就是自己欺侮麥慕倫男爵第二是夏士華那奴才可恨傷心任是男爵素來勇於決斷這事情以後該是怎樣處分自己該是怎樣出脫麥家夫婦二人該是怎樣調停見直有些處理不下只拱着手心裏如轉如環的思量暗想我欺侮麥男爵如今更無可挽回我若與夫人陳明自己的罪向麥男爵陪禮果然也是一法但照他氣質看來若將這事說明他必定登時發狂連性命也不顧即使不致於此也須將他一生幸福消滅無踪後來暮景殘年直是毫無生趣我既犯了欺人罪惡又加上他千萬重悲苦凡人何以能堪如今別無方法惟有將這事想箇兩全其美之策辦去懺悔懺悔將我罪惡消亡男爵用盡心思四面八方想來漸漸定了箇主見再看夫人心意單掛念着瞎眼女兒只要女兒能夠生存自己任是死亡任是蒙着羞恥也還甘心願只聽麥男爵怎樣處置就是男爵既知麥夫人心意當下就又細細商量一番不必細說末了男爵竟一力擔承替夫人幫忙夫人這纔如死而復蘇萬分感激隨後又將那手箱鑰匙也交與男爵自己就告別匆匆回

去不表。如今這件事，既被都男爵知道，究竟他的前途怎樣？麥夫人前途怎樣？現今在旁干涉此事，幾箇人又怎樣說來，還是話長。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冰人仗義力任仔肩 壯士無顏空悲末路

話說麥夫人辭去之後，都男爵沒精打采，依舊靠在椅上。一些氣力也沒有。原來他聽得意外驚人之事，一時激觸過於痛心，以致疲軟無力。好一會纔呻吟道：「呀！我恁地想着，終沒結果。說着，奮然決心。這纔勉強起身來。要知都男爵凡事不定心，則已。既已決心，他運籌劃策，就非常神速。如今看他神色，是決計打算不辭勞瘁去按治那起風波。且說男爵出了書房，回到女兒綺華屋裏，瞥面見綺華和都雪南正談講得相愛相親。男爵先望都雪南凝視着道：「你不得我允許，什麼時候到這裏來？」都雪南料想麥夫人早已將我身上的事分辯明白。因此一些不懼，答道：「我陪送夫人而來。男爵突然叱道：「不得多言。隨又惡狠狠道：「我有話對你講。直到我屋裏來。綺華暫且在這裏說着，當先走了出去。都雪南應命，跟在男爵背後，入了男爵住房。男爵

隨。回。身。將。門。堅。下。了。鎖。向。着。桌。子。坐。下。說。道。你。自。己。做。了。大。大。傻。子。獸。子。還。不。知。道。麼。這。以。前。所。作。所。爲。到。底。是。怎。麼。說。都。雪。南。道。我。想。守。那。紳。士。該。守。的。理。義。男。爵。道。怎。麼。叫。作。紳。士。的。理。義。我。如。今。竟。弄。得。沒。臉。見。麥。男。爵。的。面。都。雪。南。道。但。麥。男。爵。什。麼。也。不。知。道。男。爵。道。他。不。知。道。難。道。我。就。安。然。無。事。麼。夫。人。有。了。女。兒。他。自。然。不。知。道。惟。其。不。知。我。做。媒。人。的。要。淘。那。些。閒。氣。這。時。候。分。別。看。來。不。論。如。何。總。須。向。他。謝。罪。纔。是。都。雪。南。喫。驚。道。雖。是。恁。地。但。若。是。說。明。見。直。和。害。死。夫。人。一。樣。麥。男。爵。情。性。暴。躁。若。見。夫。人。當。真。有。這。等。事。必。然。絞。殺。夫。人。刻。不。留。情。男。爵。道。是。啊。他。那。樣。正。直。的。丈。夫。知。道。那。箇。自。然。要。殺。却。了。事。承。你。的。情。連。我。也。落。了。陷。穿。如。今。橫。豎。不。能。下。手。真。是。左。右。爲。難。若。是。幫。助。夫。人。呢。必。道。我。是。夫。人。同。黨。以。後。就。不。能。不。益。發。欺。侮。麥。慕。倫。都。雪。南。道。雖。則。如。此。但。總。須。幫。助。夫。人。纔。好。要。不。然。不。但。夫。人。一。人。爲。難。連。麥。男。爵。也。要。受。苦。男。爵。道。你。又。和。我。鬧。意。見。麼。那。些。事。你。就。不。說。我。遮。莫。不。知。爲。今。之。計。除。了。安。慰。麥。男。爵。的。心。以。外。沒。有。謝。罪。的。方。法。但。我。的。本。願。雖。不。能。遂。不。得。已。

只能幫助夫人以後將你從前擔下的肩子總由我來擔任罷了。都雪南聽得伯父代任肩子當真如息下一肩重擔一般當下低頭言道：「姪兒實感激之至。」男爵道：「但你從此就如沒事一般，那可不行，你須得回答我的話。」都雪南答是。如今伯父怎樣男爵道：「我且問你，你從跑馬場和夫人來時，沒被麥男爵瞧見麼？」都雪南道：「姪兒爲也憂慮着，直一路向四下裏張望，諒必沒被麥男爵瞧見。」男爵道：「那也真是怪事，這幾時不論誰去找訪麥男爵，不許見夫人的面，獨有今兒他自己直不到夫人身傍。這其中必有箇緣故，但若果然不見你帶着夫人同來，那纔是萬分之幸，必須他不知道真確的情節，咱們處辦這件事，或者能夠有些功勞。」這件事處辦起來第一要緊是那金剛鑽石如今你那箱子安安穩穩藏在自已寓處麼？」都雪南道：「呀，却存在馬坎圖處。」男爵聽見這句話，顏色陡然駭變，呵責道：「怎麼你將那五十萬的貴品放心存交那厮麼？」都雪南道：「爲因拿回寓處怕被麥男爵在近傍張望，不得已知道馬坎圖帶着很好的銀櫃，就裝入其中，非常穩妥。」男爵又道：「傻子裝入銀櫃怎見得非

常穩妥。可知馬坎圖的銀櫃。馬坎圖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偷開呢。都雪南道。那是固然……男爵道。咱們空說。總是無益。須快些趕緊去取了來。再差一刻。怕又要鬧出什麼亂子。那時是……啊。不致後悔纔好哩。說着神色很爲着急。都雪南本不想馬坎圖當真做出不正的事。但看起先他在跑馬場。猶如癡狂一般跑了去。却有些難以安心。如今聽男爵說趕緊取來。立刻將身立起。男爵又囑咐道。取了手箱回來。就寫箇郵政片。寄與夏士華。說我明天午前要去會他。都雪南答應着。隨即走了出去。急急向馬坎圖寓處而行。誰知到得那裏。正要進去。瞥面打裏邊出來一箇紳士。見了都雪南。意欲背着臉躲避。但那撈腮鬍子。却躲避不得。原來是意想不到的夏士華。不由得都雪南陡起一種疑心。直走到他身旁。問道。你有什么事來找馬坎圖。夏士華道。我路過這裏。將近要離巴黎。特向各處朋友辭別。誰知馬兄已出去。我只得回了出來。都雪南不信。這話却道。今得遇見很好。明天午前我伯父都禮敦男爵。要到會館見你。夏士華也不驚慌。答道。好。都禮敦男爵。先年已遇見過。說罷。匆匆回

身而去。都雪南聽得馬坎圖出外，想進去也無益。但又轉念夏士華說話，莫非是假。隨又進去上二層樓。果然不在。向廊下看門人，一問說：先刻從外面回來，又匆匆出去。這也沒法。就在身邊帳冊上，扯下一張紙，用鉛筆寫着：明天伯父午前親自來取。那手箱的話寫畢，下樓而去。且說馬坎圖自從在跑馬場賽馬賭輸以後，他想到我度日爲生的錢也沒有了，絕望之餘，猶如患了失心瘋，慌慌張張走去，究竟怎樣自己也毫無知覺。只管走着，已有四五里，漸漸到了行人稀少處，在觸着了清空之氣。這纔神靈有些清爽起來。獨自一箇想來，想去知道命運已到了可怕之時，那無數艱危情景都歷歷到了心頭。眼下再摸一摸衣袋，一身之外，只賸著當天夠用的零用錢幾十箇法郎。到得明天就不能出門。在應酬場中交際，他自己一身的苦境，總不會對都雪南說明。其實他嘴裏常說的土耳其公司股票，早已被買賣中人取去，並非自己之物。往時還有人替他暗傳官場機密，藉此可以圖些贏財。又在其中博著商務中許多聲名信任。如今葛乃窩祕書官奉了長官的命，已到外國去。從此就銀

錢也不能賺了。聲名信任也沒有了。況且目前又有萬分催逼緊急，卻克懷的借銀。今天賽馬一敗，直與斬斷馬坎圖生機活路一樣。除了早晚私自逃避，再沒別樣法門。回想從前天天到各種會館與衆玩客們來往嬉遊，好不有趣。如今落得逃避心裏何等悲傷。但事情迫來得兇，也只沒法。但既要逃避，逃避到那裏去呢？若流落在外國和那奴隸一般，却也不難。可知流落其間也要有相當的旅費，要不然就不能入他國境。如今除了衣袋以外一些東西也沒有，這便怎處。噯，我且回到客寓再爲設法檢點想罷。隨雇一輛尋常馬車，指著自己寓處疾駛而去。那時正是都雪南和麥夫人同到都男爵客寓之時。馬坎圖到得屋裏，這邊那邊四面張看，除了空銀櫃和些須家具之外，別的再沒有能變賣的東西。惟有緊蹙雙眉，長吁短歎。在屋中踱來踱去，觀望徘徊。這樣情形益發覺得自己境地可怕，急得眼睛裏幾乎掙出火星來。這時候把箇多言多笑，有喜有樂的馬坎圖，全然換了一副皮相。心腸和世上所說春蠶待死，蠟炬成灰，正是一樣情景。且說他在屋子裏來往旋轉，一會步到銀櫃。

面。前。忽。地。停。了。脚。垂。著。頭。好。幾。回。想。到。裝。在。內。中。的。玉。手。箱。只。見。他。行。了。又。止。止。了。又。行。想。了。還。思。思。了。還。想。後。來。終。究。耐。不。住。咕。嚕。出。一。句。啊。啊。怎。麼。樣。呢。話。來。一。面。說。一。面。又。立。近。銀。櫃。旁。邊。拿。手。在。鎖。匙。上。一。撥。又。陡。然。心。血。來。潮。回。頭。向。四。面。一。望。看。他。雖。則。捨。置。不。下。但。心。裏。總。有。些。不。安。謐。似。乎。很。不。容。易。得。開。模。樣。既。向。四。面。看。了。又。側。著。耳。朶。似。乎。聽。那。廊。下。外。邊。有。人。也。沒。有。模。樣。隨。又。回。身。先。後。走。到。房。門。口。打。裏。面。將。四。邊。門。戶。各。各。下。了。鎖。鑰。這。一。回。已。顯。出。斷。然。決。心。的。形。狀。履。聲。囊。囊。重。復。向。著。銀。櫃。的。門。刷。的。飛。也。似。扳。開。將。那。手。箱。取。出。取。出。之。後。也。不。關。鎖。櫃。門。儘。著。抱。了。手。箱。過。去。安。在。靠。窗。戶。桌。子。上。自。己。扯。過。一。張。椅。子。正。對。他。坐。了。端。起。那。手。箱。向。一。處。空。眼。裏。一。望。自。言。自。語。道。啊。啊。任。是。如。何。終。須。沒。法。後。來。都。雪。南。果。然。恨。我。但。我。須。不。是。單。爲。自。己。實。因。都。雪。南。借。款。上。也。具。著。姓。名。該。當。預。備。箇。萬。全。之。策。我。的。罪。終。究。是。輕。說。到。這。裏。輕。輕。地。將。箱。子。搖。動。幾。下。又。道。是。啊。須。逃。不。過。我。的。心。眼。兒。到。底。是。金。剛。鑽。先。前。我。說。起。麥。慕。倫。夫。人。金。剛。鑽。話。的。時。候。都。雪。南。臉。上。變。了。色。



我就一望而知記得有一回麥夫人和他丈夫在那家戲館看樓上身上帶著金剛鑽那寶光見直炫得和太陽一般旁邊的人眼睛也幾乎耀得昏花這箱裏裝的必定就是那箇斷然不錯恁地時至少也值箇三十萬啊四十萬若是遇著好主兒就賣他六七十萬法郎也不稀罕稱奇怎麼有了這箇須好好的積蓄些家私財產都雪南怎地能夠得到這東西呢他拿著這箇後來又打算怎樣呢我雖則不知道他的主義但事到如今我不將來借用我的身命可就沒了依歸……我雖說是借用但到明兒早晨他見我不在寓中可要當我做竊盜麼還是不呢……著啊那可是利害……若當我是賊盜當真比什麼也利害哩……啐是啊是啊我既要往外國去我去之後任是說我什麼也管不得些兒橫豎卻克懷借銀我總歸還他再走都雪南總該將我的心腸猜摸出來呀呀要離本國必須到那人不知鬼不識的外邦是啊本來我何嘗願離鄉土受那些異域風塵回想從前我在交際社會也博得些名譽聲聞受人尊敬倘能照常如此朝朝夕夕度那悠閒快樂光陰豈不是好嘍無

奈境遇相逼再沒別的轉圜。只有潛逃躲避一法。了一面儘著咕嚕。一面又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四面八方揣想着他。終究天良發現不能容易決絕下來。如此如此。約莫游移扭捏有三分鐘久。時末了不知他怎樣定計取了手提皮靴。將桌上手箱裝了入去。提起來下樓就出寓門。但則看官馬坎圖拿著手箱到什麼地方去呢。這箇不但說書人不知道。料想除了馬坎圖自身以外也沒有知道的人。單說自從馬坎圖出寓。又經過三十分鐘前後有人見巴黎有名恩拔色挑飯館二層樓上一邊座兒上坐著一箇食客。在那裏獨酌葡萄酒。名酒色這人是誰。看官們諒也想不到就是馬坎圖。只見他那時神氣甚為爽快。悠閒杯子裏斟滿一罇葡萄酒。低頭暢飲。宛如今天賽馬得了大勝一般。但仔細看望他臉色那些爽快。悠閒不過浮在表面。並不著實。其實肌膚內裏終究隱隱藏著無大不大的恐懼憂思。按也按不住。趕也趕不去。馬坎圖坐不上一刻也不知察出他的臉色。不察出他的臉色。忽地靴底聲音。啞啞呀呀。突然有箇紳士走近他的身旁。上前尊聲道。啊馬坎圖先生也在這裏麼。方

纔我到貴寓找尋哩。馬坎圖聽得找尋二字，刷的擡起頭來，一看是夏士華，又登時皺着眉尖，冷冷淡淡招呼答道：「呀，足下不該找尋我啊。」夏士華不管橫七豎八，又笑道：「哈哈，原有箇找尋的緣故。」一面說，一面早已趁勢在旁邊一張杌子坐下，又接着道：「老兄若知道這箇緣故，定然要和我行禮不迭哩。」爲因替老兄謀得許多賺錢的機會，因此但請放心。馬坎圖聽了這話，暗想：莫是夏士華知道我的行事，打算來打劫我麼？當下臉上登時氣色不佳，更故意顯出大膽模樣，答道：「呀，今兒我辦着正經，將美國忽克沙馬來賭賽，不料得了意外贏錢。如今凡是賺錢的事，賺錢的話，兄弟直不願再行領教了。」夏士華譏誚着道：「哼，當真老兄說出這違心的話，當着非常骯髒的境遇，反倒說是得勝贏錢，怕老兄外邊聲名從此就要收拾，因此我纔恁地對老兄說。但則馬坎圖先生，你賭的阿爾賓賽得一敗塗地，我可也知道着。馬坎圖又喫了一驚，自己還沒開口，夏士華又益發鍼刺道：「噲着啊，老兄也不必驚慌。老兄賭賽大敗的事，我總不致張揚出來。馬坎圖暗暗非常氣憤，幾乎噙住咽喉，暗想：若不

趕快驅逐他開去。這當場或是鬧出什麼阻礙危難也是難說。隨即鼻子裏熱氣很駁道：「哼！任我大敗，須也是自己銀錢足下，毋須說那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話。我何曾仰仗足下來？」夏士華道：「老兄雖是恁地說，但仰仗兄弟的處在怕也有着原爲老兄自己的事。這纔奉請暫時聽一聽老兄可有四萬多法郎借據交與重利放債的卻克懷嗎？」馬坎圖道：「咦！怎麼說……？」夏士華不等他說完，緊接着道：「啞着啊！老實這樣回答我。若說句我能將那借據交還老兄的話，老兄一霎時不知其故，自然要迷惑不解起來。哈哈！實是我有銀子存在卻克懷店中。如今我知道老兄那事已將老兄存交卻克懷的借據借了來，藏在我衣袋裏。老兄若能接待我的言談，我立將那項借據奉還。雙手捧上，哎喲！夏士華管這閒事，猶如見了溺死的人，漂流過來，他去打撈屍首。這箇正合着俗語說的撈浮尸。」馬坎圖當下聽了這話，雖猜不出他鬼心鬼肝，却也有些動心暗想：「怎樣辦理？還是聽他說下去呢？還是不呢？」隨道：「足下說言談誰知道是件什麼事？」夏士華道：「好好老兄，既是有意，我就安心放膽說來。不知夏

士華究竟說的什麼。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三回 話樽酒夏士華藏奸 易手箱馬坎圖被騙

話說夏士華突然又對馬坎圖道。老兄那裏有都雪南將箇華麗的手箱寄存着。馬坎圖更喫一大驚。回答不出。早聽夏士華又道着。啊老兄又必然疑怪我怎的知道這件隱事呀。如今任是隱瞞也不穩。便須知那手箱是一箇貴夫人送贈與我的。手箱原來馬坎圖以先雖則猜摸是麥慕倫夫人的東西。但爲什麼存交都雪南。這內中緣由却一些也打量不出。本已暗暗稱奇。這時聽夏士華說來。忽然想起。先前都雪南入會館之時。不知爲何確有事情對夏士華商議。這樣前後看去。想必夏士華從前和麥夫人有曖昧的交際。如今要想在我手裏趁便買回這箇手箱好好。且先將他的話聽罷。我然後設法回答。也不爲遲。他雖則恁地想着。但須也是老於世故。不亞於夏士華的人材。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胸間早已定下了戰略。隨卽問道。那話怎講。夏士華道。那夫人贈那箱子與我。又還有懇求我的事。如今託着都雪南和我。

商辦。但據都雪南說。目下他已做了那位貴夫人的情夫。我若允許於他。他益發得那夫人歡愛。這箇我也不能起什麼嫉妬之心。自己先前養下一箇女兒。如今直掛念着。拋撇不下別的事。也管不得許多。不但這般。他又說要另差一箇人來和我講話。我只因恁地時。覩景傷情。反倒引起我的不快。因此不願向都雪南見面。意欲就便由老兄這邊收取那箇手箱。但我向都雪南收取。本是無須酬勞。若向老兄收取。於理不當。必須奉謝。則箇特地想出那借據。將來作爲謝禮。在我身上。雖是不免虧耗些兒。但這件事原是爲了小女辦的。稍微受些虧耗。也還不致爲難。這箇須直由老兄這邊收取了去。噫。怎麼樣。我將四萬多法郎來買贖那箇。只算是商律

律例

上的法規。馬坎圖暗想。哎。啲。夏士華知道都禮敦男爵要代都雪南前去講論。心下害怕。因此要想拿出四萬法郎將價值五十萬的東西奪去。原來馬坎圖雖不知道夏士華和麥夫人澈底情形。居然也能猜到他要奪手箱之事。心裏又自念道。怎麼你對着我。要想騙取那金剛鑽麼。恁地想着。臉上却不露聲色。故作不知的。答道。但

足下情願出四萬法郎買那手箱。難道知道內中是金珠寶貝貴重物件麼？夏士華道是呵！於我身上實是大關緊要。別人萬不能得的東西爲什麼呢？我從前寄給那貴夫人的書信以外，還有夫人借去六萬銀圓的借據，都裝在箱裏。老兄請瞧一瞧內中便知端的。夏士華這幾句話原是十二分要探探馬坎圖。馬坎圖道：呀！原想瞧瞧爲因鑰匙也沒有，竟不能開鎖。夏士華聽這回答更是放心。又道：那樣殘碎信紙和些破舊證書別人就拿了去可也毫無用處。惟裏邊或者還有從前交換的指環等物也裝在內，亦未可知。那些零碎東西有也罷無也罷，橫豎不值得什麼。任是將來送贈老兄也好。當真老兄可要那箇麼？夏士華的話越說情景越真。馬坎圖反覺將自己主意搖惑不定。夏士華又道：這樣於我極關緊要。這又爲什麼呢？實因我和那夫人定約之時，我家鄉已有了本妻。着呵！有了本妻再誘騙良家之女，倘然敗露我就做成罪人。但到了如今任是敗露已過了法律期限，既往不咎。我是大可安心。只是做紳士的將從前自己犯罪的憑據落在別的手裏，總是不好。幸而近來賭博

運好。贏下許多銀錢。就是再加些兒。也要買贖回來。則箇馬坎圖起初原是含糊聽着。誰知到得後來。夏士華越說越像。鼓起三寸蓮花粲舌。說得活靈活現的逼真。他亦漸漸用起精神。凝神側耳。細細咀嚼。暗想。若果然如此。這件事怎樣對付他呢。可憐馬坎圖被境遇相逼。幾乎沒路可尋。正在半死半活的時候。怎能一下子就受夏士華拐騙。他聽罷夏士華言語。就不能不想出一箇大膽利害方法來。抵敵於他。因此當時默然無言。想了一會。纔道。好。照足下的話說來。本該可以照樣辦理。但這件事未成交以前。足下若不將內中隱事細細對我說知。却不能就此冒昧照辦。夏士華聽得似乎要叫馬坎圖快些入他的彀。遂他的願。成他的功。益發寬了一口氣。連忙答道。恁地時。我爲什麼要瞞着老兄。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如今咱們既同心合意。有什麼話說不得。樂得盡情奉告。和老兄商量。商量着啊。怎麼着。就請下問。馬坎圖道。好。第一層你說那位貴夫人。託都雪南將那手箱送贈足下。其實並非送贈。交付手箱時候。當時必向足下取回什麼東西。彼此交易而退。這幾



句話不料陡然刺着夏士華心眼兒。夏士華也覺得跼蹐不安。答道：「怎麼說？」馬坎圖見這模樣，益發知道自己的話得了道兒。隨又緊一步問道：「着啊？爲因要交換別的東西，足下不願與都雪南商議，特地找我而來，想我這裏只須花些銀錢，不必拿出那東西來，就可以收取手箱安安穩穩的回去。」夏士華道：「哪不是不是？方纔我已說過，都雪南已是那夫人的情夫，若是和他商量內中，很有些阻礙，嫌忌。」馬坎圖道：「哈哈，你道我能相信那樣說辭？可是鬧錯了。」我馬坎圖見直那樣幼小癡猷，麼說着臉上堆下一陣冷笑，形容來釘着夏士華直看。夏士華也笑道：「呀，可怕當真。」老兄這眼明手快，我夏士華爲人一世難得遇着這等人材，做箇對手，實是非常有趣。馬坎圖道：「呀，毋須過讚，我須不是愛戴高帽子的人，用不着大大馬屁。」夏士華道：「我實在佩服得很，可還隱瞞什麼來？」老兄全然猜得不錯，我該當與那夫人交換東西。馬坎圖道：「恁地請將那東西和卻克懷借據都交付與我，要不然就不必商量。」夏士華道：「老兄說那樣話，未免不像了。若要交那東西，我何須特地過來和老兄講話？見直

向都雪南取來罷了。爲要想不交那樣東西，這纔將四萬多法郎的借據，恭恭敬敬送上。哩看官們看他兩箇惡人對惡人，奸物對奸物，都是撇過了。紳士假面用出一身所有的機變巧詐，你一來我一往的使那舌劍唇槍，當下馬坎圖又道：「呀，既如此足下所說的話，咱們也毋須商議了。我受了借據，交出手箱明兒都雪南或是都禮敦男爵向我取那手箱，我拿什麼話去回答呢？若平白地說是賣給夏士華，我以後再也不能在巴黎居住。夏士華一些不怕，又道：「單怕就使不是這樣，老兄也不能住在巴黎。卻克懷他若將這借據拿出來到裁判衙門控告，足下若不趕緊歸還借款，除了立刻連夜潛逃，可拿什麼方法去應付？從此以後也不能再蒙紳士的假面。自在悠閒還不如聽我的話背叛了都雪南，顧着自己體面，乃爲上策。恁地時我於卻克懷借據之外，再加上五千法郎銀子奉送老兄，得了這一注財餉，任是逃到遠方外國，也有了貲本，儘可做些別的事業，不致流落他鄉。待過了三年五年，怕不依舊是舊時紳士，安然回到巴黎。要不然老兄有什麼盤川，澆裏能夠脫逃，恁便有了盤

川若是沒有貲本。可也不能在外國久居。度日一日。回了巴黎。定然被卻克懷捉。將官裏老兄。若還不得四萬法郎。可預備着永遠監禁起來。馬坎圖依然不動聲色。答道。呀。那些事。毋須足下代爲着急。我自有的計策。這話咱們就從此爲止罷。馬坎圖話雖兩句。却是非常決斷。似乎不能挽回。但夏士華既已明知那手箱裏有五十萬的貴品。那裏再肯放手。又道。所說計策。不知老兄可有什麼妙計。目下雖則強硬。但須將來不致後悔纔好。嚶。料想有什麼妙策呢。馬坎圖又含笑。道。設使我拿着那手箱。連夜逃走。那裏面裝的指環等物。也夠了我盤川。澆裏究竟箱子裏確是裝的指環等物麼。夏士華那時倒起了一陣疑心。暗想。馬坎圖難道早已知道箱裏藏着寶貴物件麼。若當真知道那箇這件事。可就益發煩難。隨道。啊。老兄。真真利害如今。我也不說別話。只得勉強遵依。免得兩下都要耽誤。除了卻克懷借據五千圓銀子之外。再將與那夫人交換的東西。交與老兄。總可以領取手箱了。爲因已經將我隱事對老兄說知。只能被你握住緊要咽喉。受你的逼勒敲詐。我雖則明天要離巴黎。

但我去之後還要奉託老兄代爲打聽打聽外間人言如何夏士華那時情景故意卑卑牧牧猶如甘心投降馬坎圖一般馬坎圖聽了一面心中暗喜一面又道實在有句話如今也不妨對足下說知我須也是幹着十分冒險的事若有了那交換的東西後來都雪南問我之時我就回說已替你向夏士華商議將這交換物件取來至於那箇手箱已照你們原議當場交給夏士華收領都雪南聽了這話自然安心還要向我道勞致謝我也保全向來紳士體面不致被人看輕夏士華再三歎服道老兄本領真比我高過十倍這些計策怎不叫人害怕驚心馬坎圖道但則還有一層足下既經收取手箱之後必須立刻離開巴黎要不然甚爲不妙若儘着耽延留戀不就動身這其間或又遭受什麼嫌疑也是難料夏士華道唔那是知道的明兒傍晚准定動身我行李也收拾好了待到老兄貴寓取了手箱一直就上火車刻不遲緩但老兄所說我與那夫人交換的物件可知道是什麼東西麼原來這一句緊要問話夏士華先前不說直等別的話已說到七八分末了纔拿來試難馬坎圖向

他探問馬坎圖。雖則實是不知，但却故意裝出癡呆，不讓夏士華看出根苗。因此只含糊按住他兩人奸心狡計，如鬼如蜮，真是難畫難描。如今馬坎圖被他陡然一問，就不能不着實回言。那時肚腸一轉，千迴急得不知怎樣纔好。一面急，一面想，立刻決斷了，答道：你直恁地輕視我，須總是傷害那夫人的信件，我連數目也知道着哩。夏士華立地安了心，肚裏暗暗好笑。馬坎圖連夫人有了女兒，也不知道，但臉上依舊絲毫不露聲色。說道：老兄眼力真足，驚人。正如老兄說的全是婦女們從前寄給我的書信。馬坎圖道：怎麼並非我的眼力，實由都雪南連那數目也告訴了我。夏士華道：呀，是啊。論理該當交換，如今只得照舊辦理。將所有的書信一概交奉。老兄說罷，兩人這箇嘴裏說句碰得巧，那箇嘴裏說句遇得奇，各各分別而去。話分兩頭，且說過了一點多鐘，馬坎圖先自回到寓處，上了二層樓，只見廊下守門人進來，回說先刻都雪南曾來拜望，隨將留下的紙條交與馬坎圖。馬坎圖接了，到書房拆開一看，方知明天日間都禮敦男爵要來取手箱，不覺大喫一驚，叫道：嗟，我冒昧失計了。

一會又道。噓。我又何必驚慌。明天趁着都男爵沒有來的時候。和夏士華交換妥當。不好麼。想得端正。隨匆匆寫下一封信。差人即刻送到夏士華下處。料想他必有立。即允許的回話。傳來好啊。好啊。那厮見了都男爵。非常害怕。至遲明天十點鐘前。必然趕緊前來。若是來得遲了。被男爵來了。撞見他比我還要喫些大虧。須終不敢耽誤時候。正是正是。是那厮不和都男爵交涉。收取那箇手箱。到底不能不將那些情書交我。因此他又送些賄賂與我。哼。他道我是三歲的小兒。可欺的蠢才。馬坎圖獨自一箇。評量夏士華。後來又觸到別的種種事情。忖度一回。直到半夜十二點鐘之後。纔上了榻。牀去睡。悠然一夢。醒來已是第二天早晨。盥漱已畢。隨將手箱搬取出來。安在桌上。等待夏士華前來。預備交換。回頭刻刻看那掛鐘。從八點等到九點。也不見夏士華蹤跡。心裏微微有些着急。起來又立起身。在屋中踱走好幾回。立定。瞧那鐘上時針。忽然叫道。着啊。若再遲延。事情就要破露。却爲何這時還不見來。倘若都男爵一到。得不壞了。大事說着。身子已在火爐裏鎔化。一般熬耐不定。又道。我拿

着箱子到他下處去麼呀。他見我過於躁急，定然又要故意爲難。而且我若找他剛來了，兩人走差了道兒，不得見面，更是危險。誤事沒有法子，只得依舊待他來到。噯，真是懊惱煞人。一面說，一面又看那掛鐘，那時耳朵背後突然有叩門之聲，聽得明白，登時喜之不勝，又遲疑害怕道：「莫是都男爵麼？」啊，啞了，不得了，不得究竟，不知叩門是夏士華，還是都男爵，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四回 索逃亡馳馬逐行蹤 議交涉同車詣私邸

話說馬坎圖正在等候，忽然有人叩門。他心裏又是歡喜，又是疑懼，不知來的到底是誰，不敢前去開門。後來咽下千百口氣，加大着膽子過去一開呀，皇天不負苦心人，果然是盼望希冀的夏士華伯爵。只見他已如一二十年素來交好的至友，毫無客氣，便道：「啊，過遲了，實因打算立刻要離巴黎，將零星什物一概結束。安當那時，馬坎圖胸中已安如磐石，反致殷勤道：『兄直就要動身麼？怎能捨得離別呢？』夏士華道：『噯，只得就去。』不論如何，總是以速爲妙。馬坎圖道：『但則卻克懷借據和那夫人情書。』

還、有、約、定、的、酬、勞、金、都、一、併、帶、了、來、麼、夏、士、華、答、道、何、消、問、得、事、到、如、今、猶、如、買、賣、  
 一、般、難、道、還、想、老、兄、便、宜、減、讓、麼、但、請、放、心、就、是、說、着、早、走、到、桌、子、身、旁、假、意、問、道、  
 說、的、手、箱、就、是、這、箇、麼、好、好、一、面、說、一、面、伸、過、一、手、兀、自、將、手、箱、捧、起、挾、在、右、腋、之、  
 中、還、有、一、隻、手、隨、丟、出、一、束、東、西、說、道、嗒、約、定、的、酬、勞、馬、坎、圖、拿、過、一、件、一、件、分、看、  
 數、說、道、唔、這、是、卻、克、懷、的、借、據、這、是、五、千、法、郎、這、可、就、是、夫、人、的、情、書、麼、嘴、裏、說、着、  
 又、開、看、那、情、書、口、邊、果、然、是、些、破、碎、的、舊、信、並、非、假、造、但、還、有、些、不、放、心、又、皺、着、眉、  
 問、道、這、箇、情、書、我、知、道、的、須、不、止、一、封、夏、士、華、答、道、這、話、怎、講、若、說、不、止、一、封、老、兄、  
 必、是、鬧、錯、了、這、上、邊、連、從、前、順、次、的、號、數、都、有、着、馬、坎、圖、本、不、知、究、有、多、少、信、札、只、  
 看、夏、士、華、情、形、確、是、逼、真、也、只、得、道、好、就、此、收、起、這、交、涉、算、是、完、了、夏、士、華、也、沒、別、  
 話、緊、接、着、道、如、此、我、要、失、陪、一、直、上、北、方、鐵、路、火、車、老、兄、儘、可、放、心、了、單、說、了、這、兩、  
 句、握、手、辭、別、飛、也、似、和、逃、難、一、般、跑、了、去、這、裏、馬、坎、圖、謝、天、謝、地、看、着、那、幾、樣、銀、錢、  
 東、西、自、己、對、自、己、萬、幸、道、啊、難、得、難、得、這、都、是、沒、有、逃、走、的、好、處、卻、克、懷、那、裏、消、了、



前債都雪南那裏得了功勞。只有五千酬勞。金雖則是我過處。但只得了這一些兒。諒也不該怪我。從此我就靜心等待。倘若這些時。葛乃高祕書官能夠回來。我是一些污點也沒有。依舊是箇少年紳士。重振旗鼓。再起樓臺。怎不叫人歡樂呢。那時馬坎圖已是筋絡舒暢。心氣和平。海闊天空。胸無宿物。正在快活高興。忽聽門外又有打門聲音。得意道。啊。今番必是都男爵了。忙急將桌上幾許品物裝入衣袋之中。起來出去開看。當真不出所料。是都禮敦男爵。男爵略略有些急迫形容。說道。今天特爲取回小姪寄存的手箱而來。馬坎圖答道。任是那事也先請進。爲因那箇手箱有種種的話。要對男爵陳說。男爵聽得這話。早已蹙緊雙眉。詫異道。呀。論那手箱不該有什麼足下對我說的話。馬坎圖並不膽小。意欲使出伎倆。引誘男爵。答道。實因夏士華他說。今早要往外國去。不能等待男爵前來。我想恁地時。男爵那邊必然要受爲難。又要替都雪南兄省了辛苦。因此已將手箱直交付夏士華取去。都男爵聽了這意外之事。還像十分不解其故似的。問道。這話怎說。馬坎圖道。呀。男爵不必心焦。

男爵所要的舊時情書我也代爲收到這箇請瞧說着從衣袋裏將信札取了出來安在男爵面前都男爵這纔明白陡然圓睜兩眼大聲叱道這實是足下愛管閒事你道那樣事情就了結了麼說着臉上一團憤憤之氣幾乎要攪住馬坎圖立刻殺却罷休馬坎圖還想分辯他的公道又道雖則恁地但我須沒有歹意壞心我想男爵不來夏士華動了身這事更要受困哩都男爵道閒話毋消多說總之你若不交那手箱夏士華那奴才斷不會立去巴黎馬坎圖道他既將情書交明這纔動身而去這箇須並沒有什麼錯兒都男爵大喝一聲道你真是箇不知人事的蠢兒你道取了書信於夏士華身上就沒事這箇情形你怎的知道敢替俺妄自瞎做主兒那奴才除了書信以外須還有應當還我的東西如今你被他欺騙直恁走了你可想置身事外麼馬坎圖聽說還有別的東西這纔知道自己錯誤連忙道歉道啊喲啊喲那實是沒來由的事但及今追趕定然還來得及男爵道他往那裏去的馬坎圖道到外國去往北方鐵路火車棧都男爵聽了這話說道好足下事情很忙諒也不

得什麼閒空。但既背了俺的約言。擅自動人寶貴東西。那就是足下身上的責任。攸關。只惟足下是問。便了。說着。突從馬坎圖手裏奪過那些書信來。細點數目。又道。你瞧。這信只有三封。那能如數馬坎圖道。但號數都寫在上面。男爵道。呀。這號數是將書信雜湊配成。原是那奴才自己隨後寫上的。那得是真。哼。道不得。你真是箇三歲小孩。又獸又笨。說罷。早已走出門外。要去追趕夏士華。只見門外坐來的馬車。還等候着。當下飛也似跳了上去。吩咐車夫道。哪與我快馬加鞭。向北方火車棧去。馬夫遵命。緊一緊韁繩。電掣星馳而去。一路上男爵儘着眼睛向四面張望。再也不見夏士華身影。不上一刻。遠遠地車棧已經瞭見。隱隱見火車還沒有開。約莫還有些兒時候。男爵心中暗喜。更叫加上幾鞭。一轉眼間已到車棧。趕忙下車找看。只見車棧房一邊角上。有一箇等待開車的紳士。果然正是夏士華。他兀自十分謹慎。抱着那箇手箱。都男爵飛搶兩步。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掌。夏士華不知是誰。不禁詫異問道。這是爲何。男爵道。爲何呢。足下不認得我麼。夏士華聽了這句話。這纔看清。

了。都男爵的面貌。任他老奸巨猾。也不由不登時臉上失色。勉強若無其事。答道。果然我並不忘記。都男爵道。既是不忘。昨天你和都雪南約定的事。怎麼樣了。夏士華道。約定的事……都男爵接着道。約定的就是今天午前。掩到會館和你相晤。商議夫人之事的話。夏士華道。呀。那商議的事。如今已辦完了。都雪南兄的至友馬坎圖。是閣下的代理人……都男爵道。馬坎圖做俺的代理。俺會對你說過。這話麼。又難道是你聘請他的麼。真真詫異。這裏須不是講話處。在着啊。咱們回到會館。再為細談。夏士華道。我可沒有那樣空兒。為因立刻要往外國去。都男爵道。啊。若是到外國去。現今更不能不說。箇分明。喳。倘嫌會館太遠。就到海爾達街。俺客寓裏。或是到你寓裏。都好。倘若道箇不字。咱們也毋須商量。就把手箱還我。說着。伸手要去取那手箱。夏士華道。閣下所說。真是稀奇。可知這手箱。我由馬坎圖那裏購買而來。不論商量。不商量。總是該我所有之物。都男爵道。購買的馬坎圖。他能將不是自己的東西。私自盜賣麼。夏士華道。這須與平常什物不同。早有議定。我和夫人交換別樣東西。

之約都男爵見夏士華游腔滑嘴毫無聽依的情形一想對着這等歹人若不用些非常很惡的手段終是無益及至等到他話說畢一手伸過去抓他捧箱的手乘他不備趁勢望斜面一揣夏士華身體一幌脚下發了浮身上氣力也鬆了一鬆這箇當口飛也似將他脇下手箱刷的奪了過來說道足下當真是不講理的蠻人看來若要叫你好商量除了這箇沒有別法噎箱子已在我手任是你呼喚巡捕俺也決不交付與你怎麼樣還是要和俺和平商量啊還是拒俺不願商量若能和平商量將來或是依舊將這手箱給你或是另備能抵得手箱的銀錢給你都未可知都男爵得了手箱就騙誘恐嚇不稍假借夏士華見他勢來得猛雖則不能聲張早已惡向膽生怒從心起恨不得和都男爵扭結起來但因自己計略被都男爵當場看破手箱又已在他手裏若與他動手用蠻反覺得自己立在有過之地很多不便因此他故意擺出逞強不屈模樣漸漸將怒氣按定帶嘲帶笑答道哼閣下的行動實是和瘋狂一般若用蠻比較手力閣下或能占勝却未可知但我目下不和閣下動

手。好。好。預。備。起。來。斷。不。見。了。閣。下。害。怕。擔。憂。都。男。爵。看。他。情。形。似。乎。他。心。裏。雖。則。夫。人。三。封。書。信。已。經。交。出。但。還。有。可。以。勒。贖。的。女。兒。在。他。掌。中。儘。能。夠。抵。敵。男。爵。他。心。想。如。此。都。男。爵。改。換。口。氣。又。道。俺。起。初。原。不。打。算。攻。打。你。惟。因。你。在。馬。坎。圖。那。邊。誘。騙。這。箇。手。箱。這。纔。趕。着。來。取。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俺。的。本。意。只。要。和。你。和。平。商。量。你。又。何。必。說。那。害。怕。擔。憂。的。話。照。此。看。來。你。就。畧。爲。耽。延。待。第。二。次。火。車。再。去。咱。們。商。量。穩。妥。好。好。酬。勞。於。你。再。取。這。手。箱。也。不。爲。遲。你。總。不。該。不。肯。答。應。啊。夏。士。華。那。時。已。明。知。先。前。和。馬。坎。圖。交。涉。用。的。心。機。全。歸。水。泡。不。能。挽。回。除。了。和。平。商。量。也。沒。別。法。隨。卽。答。道。既。如。此。我。就。耽。擱。一。次。火。車。都。男。爵。道。恁。地。請。到。我。寓。裏。去。夏。士。華。道。呀。我。先。前。住。的。客。寓。比。海。爾。達。街。要。近。得。多。不。如。到。我。那。裏。去。罷。都。男。爵。道。好。從。此。兩。箇。人。宛。如。朋。友。一。般。重。復。回。身。離。了。車。棧。再。坐。都。男。爵。先。前。來。的。馬。車。車。裏。都。男。爵。還。問。道。夏。士。華。先。生。你。住。的。客。寓。可。是。大。旅。館。麼。夏。士。華。道。正。是。至。今。住。在。大。旅。館。但。已。將。房。飯。錢。算。交。清。楚。這。纔。動。身。出。行。如。今。再。復。回。到。那。裏。也。是。不。得。已。都。男。

爵道如此往那裏去呢。夏士華道我另外還有一家租借一所房屋。不如往那裏去。倒好。我今番離去。並非以後不再到巴黎來。其實打算回歸本國一次。再行來此。因此那房屋儘着租借。並不回絕。都男爵微微含笑。道明白了。你知道我來到巴黎。要在不遇見我。之前將這手箱拿到了手。立即起身躲避待我。回了鄉間之後。却又安穩穩的前來麼。但那些事任你怎樣也好。我也不管。請把那租屋地址號數。分付車夫前去。夏士華依着對車夫說道。到喀子新街第一號。趕快走着。那車夫會意。答應着加鞭疾馳。從此兩人坐在車中。你看我。我對你。並不交談。一語不知各自想計。什麼諒必是定那商量的道路方法。不上一刻。馬車已到喀子新街。都男爵先自跳下。和馬夫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說了幾句話。那時夏士華也下了車。在前領導。請道着啊。請進去。在這家三層樓。都男爵隨跟在後。上到三層樓一間屋裏。坐定問道。足下說這手箱。是向馬坎圖購買而來。請問怎樣購買。夏士華道買來頗出了大價兒哩。都男爵道大價兒是……夏士華道是這般。一從前夫人寄與我的情書。二五

萬多法郎銀子。但那情書是金銀買不動的東西。也算不出他的價兒。都男爵道。任是這樣大價。可也無用。足下是在許多書信之內。抽了三封。那箇交付馬坎圖。可知是一文半文。也不值。夏士華微微喫了一驚。又問出兩句話來。不知夏士華所問是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五回 金剛鑽不翼而飛 新聞紙餘灰猶在

話說夏士華當下驚着問道。咦。閣下已見過馬坎圖麼。都男爵道。何消說得。不遇見他。怎能知道。你到北方鐵路火車棧去。夏士華又笑道。但取了三封也好了。如今看來。有了那三封夫人和閣下以後。就毋須再防備於我。三封之內。但有一封送與麥慕倫看。見夫人可就沒了性命。閣下將已被別人污辱的女子。作爲白璧無瑕。欺騙好友。娶去。這事若張揚出來。紳士的體裁。要丟削乾盡哩。夏士華說出這話。原是先挫折都男爵膽子的意思。都男爵肚裏一忖。見來言說得蠻橫無理。非常氣憤。言道。我買那三封。你可要什麼價兒。夏士華道。那其中若有一封在我手裏。也夠得上三。



封的功用。三封的利害。閣下要買。還是照先前的話。非得交換那箇手箱——都男爵道。你說這等沒理之談。可不中用。你道這手箱之中。裝着怎樣貴重東西。夏士華道。哦。貴重。是啊。諒必我從前寄與夫人的信。都裝在其中。於我身上。自然是貴重的。因此我將着大宗銀錢。向馬坎圖收買回來。閣下拿着橫豎和破舊貨物。一般毫無用處。當真閣下和夫人將那些舊信札來勒索於我。於理上究竟說不過去。況且還有一層。比破舊無用貨物。更爲可慮。倘若被麥慕倫瞧見。豈不又變成疑忌。夫人的根苗麼。原來夏士華猜道。都男爵手裏也沒有手箱鑰匙。又想出這奸詐說話。將先前欺騙馬坎圖的故智來欺騙都男爵。意欲重復將手箱安安穩穩劫奪回去。豈不是在那裏做着昏昏長夢。還沒醒麼。看官們知道。麥夫人的鑰匙早已交與都男爵手中。那能着了夏士華的道兒。當下心裏不覺好笑。答道。你那些模糊影響的話。毋須說得任你欺。都雪南欺馬坎圖。可。不。能。欺。我。都禮敦。可知麥夫人早將這箱裏裝的物件。告訴於我。夏士華道。夫人的話。那能作准。他爲因。要將我的信札保護收存。

穩妥怕我弔膽驚心又怕自己藏着難保沒有疏虞特格外謹慎小心或說是藏着金銀或說是藏着寶物使人不致生疑只看令姪都雪南他們也道夫人的話是眞那一天還對我說箱子裏裝着貴重的金剛鑽石落得我心下暗地好笑可知內中藏的是些信件除了我和夫人之外再也沒有別人知道的閣下稍爲想想就可明白夫人若有意將家貲給我或是贈些銀錢與我見直就送金銀罷了爲什麼將那金剛鑽石給我可知鑽石既要被丈夫生疑更爲日後糾纏不清的憑據任是夫人發歎也不致愚笨至此夏士華這些談話又另是一篇大大文章和他對面的人若不預先知道原由怎不要入了他的彀中信了他的油嘴但則都男爵却是不然依舊冷笑着道任是老兄怎麼用盡心思終須無益夫人早將箱子鑰匙交付我了如今老實對你說了免得老兄勞心這兩句話說得鋒芒比刀劍還要快利夏士華又驚詫道吓閣下如今拿着鑰匙麼都男爵道正是拿着哩說着一手向衣袋一摸取出那箇鑰匙來夏士華似乎着了急連忙阻止道呀請免得開箱罷可要失了我臉

面年輕時候爲了癡情胡思亂想的寫下來一些來由也沒有如今當着我面拿開來看怎不對閣下害羞這箇男爵可知做人所厭的事不是紳士的行爲着啊着啊罷了罷怎麼閣下不答應麼也罷恁地着照閣下說的裏面就是金銀就是金剛鑽石也趁此時候交付與我不好嗎譬如內中有值十萬法郎貴品的金剛鑽石母須開看交給與我也留下三封情書交給閣下彼此兩無異言着着恁地可就沒事了就算是商議定妥了夏士華自己沒了走頭之路却還是大膽任性欺侮都男爵只見男爵猶如不聽見說道噓橫豎開開看一看罷休嘴裏說着手裏早抓住箱子握住鑰匙望鎖眼裏伸進去夏士華當着這有死無生地沒了別計惟有硬行阻止一法他見都男爵定要開看就照着先前男爵在火車棧奪他手箱的手段意欲將男爵手中鑰匙奪取過來不由得將右手一伸男爵會意陡然叱道不得無理誰敢失敬於我說着將夏士華的手刷的格退了夏士華到得那時纔知道萬不能再欺侮男爵忽地換了話頭道男爵我如今有一句話你道如何聽不聽在你任是裏

面裝的果真是金剛鑽石。但若不將這手箱和我交換那三封情書也終須不能交還原來。夏士華於商量之中還隱隱有挾制欺詐的心意。誰知都男爵聽了這話一箇字回答也沒有儘着拿鑰匙推入鎖眼之中。只聽噤咕咯噠兩聲。扳開鎖。簾那箱蓋已廠的軒了起來。咦。這是怎么的。這是怎么的。都男爵和夏士華眼光一閃。齊聲叫兩箇哎呀。哎呀。一同驚得望後退了兩步。嚶。都男爵只拚得懊悔。開看玉手箱——看官。你道爲何。他兩人這樣情景。原來開的手箱可憐。內中只謄下些破舊新聞紙。若說金剛鑽石。形也不見影也。無蹤。那時都男爵眺着夏士華的撈腮鬚。夏士華望着都男爵的怕人臉。只落得呆呆相對。面面相覷。如泥人木偶一般。思想也沒有言語。也不出如此。如此。有一分鐘。都男爵嗓子已如撐破似的。這纔發出焦燥乾涸的聲氣。道。好掉了。包了。夏士華反倒似悠閑無事。一般。應聲道。是啊。掉包呢。還是本來裝着這破新聞紙呢。恁地情形。幸虧閣下捉住了我。已經奉還。要不然。我將空箱子帶到外國閣下說。我盜取金剛鑽石。我就有千百張嘴也辯不分明。都男爵也不知

聽見這話啊沒有聽見。自言自語着道：斷無原來裝着新聞紙的事。說着將新聞紙取出。從那摺縫裏面割刺割刺抖了幾下。只見有零零碎碎物件散落下來。男爵忽然轉過來一喜道：莫是金剛鑽石麼呀？啐：那裏是什麼金剛銀剛。乃是從火爐燒臄殘灰之中簸出的細碎煤塊。拿起那箱子掂斤播兩。却一些不差也。似金剛鑽石一樣沉重。而且搖動起來。也有夏士華和馬坎圖在恩拔色桃酒館裏搖動時。骨碌撲托的聲音。再看新聞紙出在那一家報館。印在那一天日期。原來爲期不遠。乃是昨天。很新鮮的賽馬新聞。都男爵心裏一股疑團。直沖霄漢。又擺着對頭覷面的夏士華。怎能不起了怪詫之心。當下說道：這這你瞧這新聞紙。須不是原來有着明明。昨天晚上。或是今兒早晨裝入去的。論這事大處關係。却不能不疑着老兄。但老兄由馬坎圖受取之後。一直走到火車棧。諒也沒工夫做這等事。必然是馬坎圖無疑。男爵說了這話。似乎很爲弔心。着急。莫被馬坎圖兔脫潛逃壞了大事。登時坐也不穩。立也不安。猶如身在針氈一樣。暗想：如今只得捨了夏士華。追捕馬坎圖。要不然可。

就……想到這裏。忽地又轉一念。隨對夏士華道。啞。夏士華兄。咱們的商量。且緩一緩。如今只索一同快往。追趕馬坎圖。着啊。快些快些。——怎麼老兄那樣拖沓累贅。啞。一起去。一起去。說着眼睛裏已幾乎冒出火星來。非常提心弔膽。可奈夏士華若無其事一些。也不動聲色。反倒格外比常時安謐。有氣沒氣的答道。呀。這事於我不相干。可沒有我的責任。閣下若要前去。只閣下一人自去。就是我須要附搭第二次火車動身。時刻將到。不能逗留耽擱。若是再耽延着不動身。可……都男爵道。這話怎講。那金剛鑽你難道肯捨掉不要嗎。夏士華道。呀。任是金剛鑽石遺失。我手裏可有那三封信。有三封信在着。不論到什麼時候。總須向麥夫人要索多金。如今且往外國去。待到來年。或是兩年。任是三年之後。沒錢使用時候。再行前來。夏士華不知憑着什麼。說出那樣蠻橫無禮話來。都男爵不勝氣憤。叱道。那樣沒情沒理的事。你能做麼。夏士華道。毫無沒情沒理的處在。今天離這巴黎的事。在一月之前。早已預定下來。至於遺失金剛鑽。乃是閣下自己的失策。疏忽寄存馬坎圖那裏。我是要勸。

阻。也。不。能。這。等。愚。戾。事。情。真。是。與。別。人。無。干。說。罷。立。起。身。來。要。想。下。樓。出。去。都。男。爵。惟。有。斷。絕。指。望。呻。吟。着。叫。幾。聲。嗚。呼。噫。嘻。一。面。又。堵。住。夏。士。華。不。許。走。動。張。開。兩。手。猶。如。大。鵬。展。翅。一。般。夏。士。華。道。如。今。我。也。不。說。別。的。閣。下。意。思。若。要。這。時。商。議。停。妥。也。毋。須。再。要。那。金。剛。鑽。只。須。預。備。相。當。的。銀。子。作。爲。買。價。交。給。與。我。我。就。答。應。閣。下。的。意。旨。閣。下。在。第。哈。銀。行。存。着。有。百。萬。以。上。銀。錢。如。今。只。要。閣。下。答。應。將。十。萬。法。郎。的。鈔。票。五。張。交。付。與。我。我。就。當。做。現。銀。當。做。金。剛。鑽。斷。不。計。較。若。是。那。金。剛。鑽。賣。的。得。法。六。十。萬。七。十。萬。也。是。難。說。哩。原。來。手。箱。之。內。金。剛。鑽。變。成。新。聞。紙。夏。士。華。一。些。不。管。一。些。不。問。却。仗。着。自。己。逞。強。無。理。的。話。益。發。使。人。難。受。難。熬。那。時。都。男。爵。左。右。爲。難。真。有。暗。無。天。日。之。苦。答。道。你。儘。着。說。那。樣。沒。用。的。話。馬。坎。圖。拿。着。金。剛。鑽。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夏。士。華。道。哼。閣。下。說。話。奇。妙。非。常。馬。坎。圖。任。是。逃。亡。須。於。閣。下。絲。毫。沒。有。傷。損。可。知。這。玩。意。兒。不。是。馬。坎。圖。獨。自。一。人。能。做。得。到。必。是。拿。着。鑰。匙。的。人。和。他。暗。地。私。通。叫。馬。坎。圖。出。手。去。做。後。來。他。兩。人。就。照。股。均。分。都。男。爵。道。你。說。什。

麼。可是道我將鑰匙交與馬坎圖。任他開取麼。這益發胡言亂道。大大失敬。夏士華道。呀。不是恁地說。但馬坎圖不得鑰匙。自己終不能開多半。和令姪都雪南相商。道不開箱蓋含糊。將箱子交付與我。我必不親自查點。急急前往外國。到得外國。開開一看。沒了。金剛鑽。任是要回來追問索賠。也是不能。即使我來追問。也可以一萬箇推賴。不知這箇計策。豈不甚妙。馬坎圖對令姪說。知令姪自必道好。於是商量。在夜間。或是別的機會。將閣下身上的鑰匙偷竊出來。將金剛鑽石盜賣。目下想已和令姪兩人已在各半分贓了。據我看來。閣下見直母須。趕都男爵道。你說的話。真是毫沒輕重。你道我都禮敦的姪子。做那樣不要臉事情。麼。夏士華道。却不是虛言。須有箇證據。都男爵驚道。呀。證據何……夏士華道。男爵母須。害驚我。向馬坎圖買換手箱。雖出買價。但却不是現銀。乃是都雪南和馬坎圖兩人聯名寫給銀主的借款。借據他兩人手頭拮据。一時還不得借款。那借據不能收回。馬坎圖正在估量要連夜潛逃。這纔聽我的話和我商議。及至商議定妥。他利令智昏。又想到借據拿回。



終是無用。不如盜取金剛鑽石將空箱交我滅了。偷盜的形跡。這是一時糊塗。竟做出這等事來。在閣下看來。都雪南幾多正直。豈知凡人眼。看着價值五十萬以上的貴品。那有不動心的呢。着啊。爲因我全然知道隱情。他趕快的逃走。使閣下和都雪南爲難。受窘不與他相干。看官。你道夏士華那時存着什麼心思。原來他一面欺騙都男爵。要向都男爵硬取一宗大銀。一面故意耽誤時刻。讓馬坎圖逃走。待和都男爵相別。然後暗地追趕前去。向馬坎圖逼勒威嚇。重將金剛鑽石奪取回來。常言道。盜還遇盜。強中有強。夏士華好似早已猜到馬坎圖潛逃處在。因此益發起了邪心。那時都男爵心裏。只有憤火中燒。這些情形。一時却體察不到。但實在氣恨交加。忍無可忍。暗想麥夫人的主義。竟被他破壞。那能再容得這等惡人當下拚命向前。嘴裏毒罵着手裏幾乎有揪打夏士華之勢。臉上氣色煞是難堪。不由得夏士華竟有些膽寒害怕。兩人正在難分難解。不料忽地房門砰的播鼓般大聲一響。好似拿腳踢開飛也似氣喘喘跑進一箇人來。不知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六回 露實跡馬坎圖逃賊 發陰私夏士華懼罪

話說都男爵正與夏士華爭執。外面忽然來了一箇人。乃是都雪南。你道他怎地尋找到此。原來先前初到門前時候。都男爵想到怕萬一有什麼事故。先下馬車。暗地囑咐馬夫帶車去。喚都雪南前來。以備不虞。都雪南聽了馬夫的話。雖不知道仔細情形。橫豎伯父叫我。必有用處。隨卽登車趕到。上得樓來。聽見這間屋子裏有伯父。憤怒叱罵夏士華聲音。不由心中詫異。忘其所以。突的推門趕了入去。都男爵一見姪兒到來。暗中非常歡喜。夏士華一時不解。都雪南前來緣故。登時蹙起雙眉。都雪南瞧一瞧他兩人臉面。忙問道。伯父爲什麼事恁地着。男爵還是氣很很道。如今也沒工夫對你說詳細事情。你只趕快往馬坎圖寓處。捕捉他來。莫被他逃走。都雪南道呀。怎麼說。那金剛鑽。誰。誰。都男爵道。除了馬坎圖。沒有別人。那厮必然昨天連晚喚過銅鐵匠。照樣造一箇手箱鎖。上鑰匙開了。將鑽石取去。倘若耽誤時刻。被他脫逃。那可壞了大事。喳。快去快去。我在這裏。和夏士華兄商議停妥。再講別的。

都雪南道。若馬坎圖已經逃走。可怎麼樣。男爵道。已經逃走。你就到私立探偵局

問

開設的  
包探局

呈訴。延請兩箇上手包探。一同前來。怎樣辦法。我自己和他們商議。都雪南

聽完這話。急急回身領命而去。男爵又對夏士華道。着啊。金剛鑽這件事。先行設法辦理。究竟是馬坎圖獨自竊盜。還是有都雪南在內。通同串謀。不難水落石出。橫豎於老兄沒有相干。將來我自有的究辦之策。老兄方纔那些話。可以毋須多言。咱們還是商量這件正經的事。夏士華似乎不以爲然。答道。呀。商量的主義。就在金剛鑽身上。既已遺失。這商量就中止。何必空談。男爵道。嘻。老兄與金剛鑽有什麼相干。既不是老兄的東西。我又沒允定交給於你。如今就照你方纔所說。我出五十萬法郎銀子。爲主重行商議。老兄不必自己着急。也不必代爲擔憂。夏士華想了一會。道。哦。閣下既經允許。將五十萬法郎鈔票給我。我就將三封書信取來呈交。都男爵道。怎麼說要去取來。現今不是身上帶着麼。夏士華道。我爲因去了之後。打算再來巴黎。因此將這信存在別處。男爵道。別處莫是第哈銀行麼。夏士華道。不問那裏。總請放

心。我自己前去自然一取就到。男爵道果然……夏士華道如此咱們先得議定我三封書信賣與閣下五十萬法郎。可是麼都男爵到了那時知道不能再遲。這纔將眞實要緊的主意說出來道。這些兒書信要賣五十萬大銀。可是老兄有這等好買賣麼。書信之外麥夫人須還有要索的東西難不成老兄故作不知就含糊過去麼。夏士華道呀。這箇我委實不知。男爵笑道實在不知得可笑。我且說與你聽。是那瞎眼的女兒如何模樣。夏士華聽見女兒兩字不由得很很喫了一驚。一時也收接不住。男爵怕他又耍油腔滑嘴。接着又道。起初早已約定要取金剛鑽。須明白女兒住處着啊。三封信外快再將女兒住處說來。夏士華道但知道住處就得了麼。男爵道須把女兒交我領去。但住處旣明之後我親自前往那人家將女兒帶回。還須叫女僕阿麗驗看。若果然說是不錯。那時當場交付五十萬銀子。夏士華道呀。那可不能若知道女兒住處閣下這邊事情已了。到得那時翻悔過來。銀子不交與我。我可奈何。須知女兒是我的根種。那能將我根種平白地先交與閣下。都男爵道怎麼也

罷。夏士華說得斬釘截鐵。仁至義盡。你道他當真是動於愛情。不忍父女分離麼。說書人可也不敢臆測妄斷。只見都男爵當時並無言語回答。暗想麥夫人費了多少苦心。起了極大的願望。如今被夏士華一兩句話。將事情決裂歸了水泡。終於不得成功。麼一時實在想不出妙計。惟有自己煩惱。暗地哀憐。夏士華見自己得了勢。一面臉色故意裝得不好看。一面又鼓着得勝回旗的聲調。說道爲了這玉手箱。我將夫人的情書和卻克懷的借據。被馬坎圖欺騙去。在我身上已遭了非常大的損傷。事到如今也是沒法。因此我已灰心。斷念着啊。閣下五十萬銀錢。却沒有缺少一箇。還是請早回去爲妙。我將那夫人留下的書信。隨意運動。運動做些事業也好。過去說罷。兀的立起身來。原來夏士華所說隨意運動四字。暗地實是藏着逼勒夫人的意思。都男爵有所不知。那時實在有些難堪也。決然擡頭道。你說運動。可是將那三封信。當面賣給夫人麼。夏士華道。賣給夫人啊。或是簡直送與他丈夫啊。那且不要管他。但閣下說是書信不值五十萬銀子。我纔說不能交還女兒。因此和平的

罷。夏士華說得斬釘截鐵。仁至義盡。你道他當真是動於愛情。不忍父女分離麼。說書人可也不敢臆測妄斷。只見都男爵當時並無言語回答。暗想麥夫人費了多少苦心。起了極大的願望。如今被夏士華一兩句話將事情決裂歸了水泡。終於不得成功麼。一時實在想不出妙計。惟有自己煩惱。暗地哀憐。夏士華見自己得了勢一面臉色故意裝得不好看。一面又鼓着得勝回旗的聲調。說道爲了這玉手箱。我將夫人的情書和卻克懷的借據。被馬坎圖欺騙去在我身上。已遭了非常大大的損傷。事到如今也是沒法。因此我已灰心。斷念着啊。閣下五十萬銀錢。却沒有缺少一箇。還是請早回去爲妙。我將那夫人留下的書信。隨意運動。運動做些事業也好。過去說罷。兀的立起身來。原來夏士華所說隨意運動四字。暗地實是藏着逼勒夫人的意思。都男爵有所不知。那時實在有些難堪。也決然擡頭道。你說運動。可是將那三封信當面賣給夫人麼。夏士華道。賣給夫人啊。或是簡直送與他丈夫啊。那且不要管他。但閣下說是書信不值五十萬銀子。我纔說不能交還女兒。因此和平的

商量只得就此停止。至於那運動二字不過我自己估量却不是回答閣下正文的話。說着臉上現出一股殘忍刻薄形容。眼睛裏發出異樣光彩。射得人淒然。其實夏士華也沒別的方法。只有將書信送與麥慕倫。使他家室不和。一條詭計。但都男爵遇着這箇擋口。不能再爲猶豫狐疑。少停一刻。就一層一層定下了抵敵之策。說道好。老兄若是那樣存心。橫豎麥夫人那裏終於不能遂願。但夫人早經說過。已是決定心腸。若到萬不得已之時。見直不等你將書信送與麥男爵自己先一樣一樣對他丈夫說知。并訴明你怎樣挾制怎樣威逼。多年來怎樣受盡你的暗虧。如今忍無可忍。只得和你拚命的話。可知夫人若捨掉名譽不顧自家聲名。還有什麼事做。不到實因天下事情能做。總須盡力做去。我意欲庇護夫人。使他室家永遠和好。不致貽羞世間。特地暗地和老兄商議。其實我的所爲也是欺侮麥男爵自己。罪上加罪。大大不該心裏已十分抱歉。如今既是不能拯救夫人。這也沒法。任是夫人爲難。受苦。我只索趕緊對麥男爵說明謝罪。盡我朋友義禮。從此以後我也沒了擔子。可以

安心說罷。也要立起身來。原來男爵知道事情萬無挽回。不得已。惟有行那山窮水盡之計。盡了朋友之道。因此上一些也不轉圜。他想麥男爵那邊。若由夏士華口中聽說。妻子不正。還不如由我口中聽的。爲妙。夫人那邊。若被夏士華譏謗。傷了性命。還不如由我告訴。送了殘生。爲佳。夫人的命運。既定。我然後再懲辦。立在面前的惡人。那時我也甘了心。如了願。世間的人也知道我。都禮敦居心。並無不正。我就不致貽羞蒙恥。枉爲紳士之身。恁地想來。立即決定主意。那時氣色極爲深沈。對夏士華說道。我勞苦着用盡心機。原爲要將這事暗中辦妥。使麥家不起風波。被人恥笑。誰知終於破裂。終於不能成功。實是隱恨。隱痛。老兄既是恁地說。如今確是沒有再談的話。本該即刻回寓。但方纔都雪南去追趕馬坎圖。不久必要回來。我和他約定。不能不在這裏等待。都男爵那時神色已和秋江秋水波濤不興。一平如鏡。心裏非常泰然。但在夏士華聽來。覺得男爵口調之中。還含着什麼針刺。有些不能安謐。說道。若是這般。女兒依舊屬我。依舊靠我爲生。我纔安心。沒了罣礙。都男爵道。呀。怕有些。



不。妙。恁。地。時。老。兄。見。直。和。我。公。然。做。了。仇。敵。公。然。起。了。爭。鬪。夏。士。華。道。爭。鬪。……可。是。決。鬪。麼。男。爵。搖。頭。道。斷。不。決。鬪。不。過。表。面。爭。鬪。罷。了。但。我。却。不。肯。不。教。而。誅。也。不。肯。出。人。不。意。向。人。攻。擊。如。今。且。將。我。的。手。段。預。先。告。訴。於。你。第。一。層。夫。人。和。麥。男。爵。離。婚。是。擺。定。的。了。將。來。他。兩。人。必。然。變。成。第。一。等。不。幸。之。人。只。索。在。悲。苦。境。中。斷。送。了。後。半。世。那。時。我。在。一。旁。不。能。坐。視。必。須。替。他。們。解。慰。則。箇。老。兄。看。來。怎。樣。解。慰。纔。好。呢。不。取。老。兄。性。命。麥。男。爵。斷。不。甘。心。不。得。領。回。女。兒。麥。夫。人。也。死。不。瞑。目。因。此。上。麥。家。夫。婦。離。婚。之。後。一。面。取。老。兄。性。命。一。面。將。女。兒。領。到。乃。是。我。逃。不。去。的。責。司。都。男。爵。一。句。一。句。說。來。夏。士。華。見。確。是。由。胸。底。所。發。不。是。虛。說。空。談。覺。得。那。威。光。比。什。麼。也。利。害。不。由。得。心。裏。千。百。箇。害。怕。喫。驚。但。臉。上。還。故。意。不。露。聲。色。猶。自。冷。笑。着。道。閣。下。恁。地。想。可。竟。要。照。此。而。行。麼。都。男。爵。道。自。然。要。行。待。都。雪。南。回。來。我。就。到。麥。家。說。明。夫。人。的。罪。一。面。再。到。律。師。那。裏。將。控。告。老。兄。的。事。件。一。一。報。明。但。老。兄。因。我。不。在。必。要。潛。逃。我。須。叫。都。雪。南。在。這。屋。裏。監。守。着。你。直。到。我。喚。同。官。吏。前。來。斷。不。容。你。

逃走。哼。哼。你。一。直。如。癡。如。醉。道。儘。着。任。意。胡。行。妄。動。俺。不。能。控。告。到。官。那。可。是。做。夢。  
夏士華道。嚇。嚇。將。什。麼。罪。來。控。告。我。呢。男爵道。啐。你。還。不。明。白。麼。誘。拐。良。家。女。兒。的。  
罪。夏士華聽。見。罪。名。也。不。由。得。不。怕。忽。地。臉。色。變。了。一。半。都。男爵。又。道。又。逼。勒。他。人。  
詐。騙。得。財。這。箇。罪。有。也。沒。有。這。箇。可。也。不。下。於。誘。拐。罪。名。老。兄。雖。說。是。親。生。女。兒。但。  
既。是。親。生。女。兒。堂。上。裁。判。官。必。然。要。問。他。的。處。在。不。但。是。問。還。要。命。差。役。帶。到。衙。門。  
當。堂。鞫。訊。那。時。老。兄。將。什。麼。來。推。託。呢。若。是。推。託。堂。上。就。說。你。起。了。歹。心。任。是。說。你。  
謀。殺。女。兒。你。也。沒。話。剖。辯。男爵。這。幾。句。話。猶。如。半。空。霹。靂。一。般。夏士華。登。時。嚇。得。倒。  
退。嘴。裏。勉。強。說。道。沒。有。那。樣。事。那。臉。色。早。如。泥。土。金。箔。一。般。都。男爵。又。道。但。你。素。來。  
嘴。硬。斷。不。肯。說。是。謀。殺。女。兒。自。然。說。好。好。活。着。既。然。活。着。就。不。能。不。帶。到。裁。判。衙。門。  
帶。到。之。後。老。兄。並。非。堂。堂。正。正。當。官。的。親。父。對。着。女。兒。在。法。律。上。什。麼。權。利。也。沒。有。  
再。也。莫。想。仍。帶。回。去。都。男爵。一。層。一。層。如。連。環。槍。礮。突。然。轟。發。夏士華。却。漸。漸。將。身。  
體。移。到。房。門。那。邊。意。欲。跳。起。來。沒。命。飛。逃。男爵。看。見。刷。的。趕。了。過。去。堵。在。前。面。又。厲。

聲呵叱道。我都禮敦。既然決定主意。任是轟雷閃電。也不能挽回。你要想逃。却萬萬不能。都雪南將要回來。如今再也不能寬赦。老兄來到巴黎。直到如今一切所做。所爲。我都要探查。追究。將老兄種種隱秘。歹事一概舉發起來。第一層老兄怎樣度日。怎樣營謀。紳士的用費。哈哈。不是逼勒。就是賭博。你說是財運好。贏得錢財。其實那是贏錢。全然是誘騙。敲詐。這箇我須不是空言。却能指出。見證。現在第哈銀行的。箇開華兄。他曾親眼看見。你當場詐騙。就是你在的那遊子會館裏。紳士也能拿出你的證據來。老兄任是天大本領。受過這樣裁判。看再有什麼臉面。在世上爲人。總而言之。麥男爵心裏。若不十分甘心。你莫想置身事外。你可估量怎樣解這冤仇。夏士華見男爵將他種種劣跡。一概敗露出來。真是比死也難受。那時嗓子裏也沒了聲響。涸澀着說出兩句話來。不知所說爲何。且聽下回分說。

### 第三十七回 都男爵呼吏禁奸人 麥命婦憐兒厭塵世

話說夏士華被都男爵說得無路可走。無奈打降道。恁地還是照先前約定。五十萬

銀子。我將女兒住處說明。男爵道：「哼，那箇聽憑，尊便。我原想和平辦結，誰也不致被人笑話。看輕因此這些時不憚煩勞，前來和老兄商議。老兄若依舊和平願交女兒，我仍然不念前惡，照議領回。若說不交，只得仰仗裁判衙門之力。到底女兒仍歸我有。」夏士華道：「怎麼若說見了裁判衙門，就擔驚害怕，須不是我。」夏士華這樣人，不過我也能夠保全聲名不傷體面。自然是好這纔。照依閣下意思，成了和平的商議。噲，要領女兒，只請到蝦門地方去，一遭在停車場路後面九十九號門牌，有箇喜南達夫人，是箇年老婦人，女兒就寄在那裏。嚶，可歎都夏兩邊辦了這場大交涉，直到此刻纔將女兒住處說了出來。當下都男爵道：「恁地，咱們一同前去。」夏士華道：「怎麼何消同去對着瞎眼女兒，難道有看錯的事麼？」若再狐疑這裏有一張寄存女兒時候，收受下來的伙食帳說着，打衣袋裏取出一張東西，交與都男爵。男爵展開一看，果然夏士華說的是真。由喜南達夫人出的筆據，上面寫着盲女伙食帳，并載明收領幾千法郎字樣。下面簽着喜南達夫人親筆名押。當下說道：「很好，我去領了他來。」

瞎眼女子。雖不很多。但不經阿麗看驗。那女兒真是親生啊。或是換了人啊。終究不能分明。再者我去着。沒有回來。偷被你逃走。却是不好。夏士華道。怎麼我要逃走。驗明是真女兒之後。我還要向閣下領取大主兒銀錢。哩。再不然。任是逃走。於閣下毫無損害。反倒苦了。我都男爵道。果然捨了大主兒銀錢。白白逃走。老兄自然不致於此。但這種事情。須得謹慎。上格外謹慎。小心中格外小心。這是我生性習慣。如此因此。老兄身體總須要監管。看守着我去。纔能放心。夏士華道。那箇足見閣下的手段高妙。非常了。兩人說話。已漸漸定妥。那時。剛剛回來了。咳。聲喘氣急迫。張皇奉命。捉拿馬坎圖的都雪南。他飛跑上樓。脚步還沒走入室中。早已高聲喊道。伯父。伯父。大變。大變。可了。不得。馬坎圖必定逃了。那寓處一箇人也沒有。都男爵於馬坎圖潛逃一事。預先料到。早在意中。因此並不怎樣失望。着急說道。我早已猜到。他逃走了。你瞧你。交接的良朋好友。都是那樣人材。既信任那樣人材。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一天要遇這種變端。結這種惡果。也不爲怪。從今以後。你可留意警心麼。但我先前還囑

吩咐你到私立偵探局去。你可曾去過沒有？都雪南道是已，是告偵探局。照伯父吩咐的話，喚了兩箇包探，一同前來。現在樓下等着。男爵道聲好。又回頭對夏士華道：如今我往蝦門去。照先前約定，叫一箇包探陪伴。老兄就是都雪南。就過去嘴裏說着，拿了這箇回去。隨將空空如也的手箱，捧着出了屋子。都男爵一面下着樓梯，一面和都雪南略略將和夏士華商議的情形，述了一遍。說畢，兩人已出大門之外。只見馬車一傍，立着兩箇包探。都男爵先對着一箇，說明夏士華的事件，叫他在此看守。還有一箇，情願不惜銀錢，預備費用，託他查拿馬坎圖。隨先取出幾多銀錢，交付與他。作爲澆裹零用。又重重囑託幾聲。自己就跳上馬車。傳命加鞭趕赴停車場。搭火車望蝦門而去。到得那裏，究竟麥夫人女兒怎樣情形，又究竟是真是假，望後自必詳知。如今且暫擱不表。却說都雪南別了伯父，一路向自己寓處而來。回想從前種種事情，實在猶如做了一場惡夢。內中追趕馬坎圖，找尋金剛鑽一件，更是因我疏忽，鬧出亂子來。對着麥夫人對着伯父，真是無辭可解，無理可伸。但則馬坎圖乃是

這樣不正的男兒。委實萬萬察看不出。料想不到。再將他以前種種行爲一想。除了竊盜金剛鑽之外。別的也沒有幫助衛護我的情形。已是明明白白。況且他在跑馬場。早說過。要將金剛鑽抵押。我還不能察出他的奸心詭計。終至不能取回。結了那樣惡果。麥夫人的事情。既經夫人親自和伯父說明。伯父自然依舊看重於我。先前綺華妹子嫁我的事。料想也不致爲難。但如今被馬坎圖那忘八蛋一攪勢。必又傷了伯父的心。或是又禁我出入來往。也是難說。伯父現在正在煩惱氣憤。忙不過來。也沒工夫來呵叱我。但這件事情一經辦了。難保不很很懲罰前來。嚶。當真如伯父所說。世間的人。恁地難以相信。麼。他獨自一人一面走着。一面從頭澈底想來。不一會。已出了夢簫公園側面。看看將到寓居。及至到了。登樓入室。將空箱子安在桌上。湊一張椅子坐下。正要重復想入非非。猛然聽得屋子裏有剗剗刺刺。絹綢衣服擺動的聲響。不覺陡喫一驚。猶如在海爾達街客寓。麥夫人進房藏躲時。一樣擡起頭來。看是誰人來此。啊。原來仍是歲歲。麩的麥夫人。且說當着我女兒當着我丈夫。

當着我自己聲名顏面爲了這三件萬分爲難事情。受那天下第一世間無雙的恨情。苦楚。身運猶如風前之燭。性命猶如草上之霜。這箇位置境遇。就是當今麥慕倫的妻子。命婦麥夫人。麥夫人自從賽馬歸來。將自己隱事對男爵說明之後。悄悄地回到家中。對着守門閤人。探聽丈夫行跡。守門人回答說。主人方纔回來。入了自己住房的話。夫人喫驚不小。暗想莫非他看見我和都雪南同坐馬車。心裏痛恨着急。急回來麼。如果恁地時。那疑惑我的心思。益發要加上千百倍重。道我全然是箇不貞不義的婦人。就是我裂破嘴唇。很命分說他。也不能寬解。相信我身上的命運。只索聽之於天。麥夫人心裏當下十二分斷絕希望。徧身無力的進了繡房。只見老女僕阿麗十分着急也似。等候得焦急非常。瞥見女主人回來。趕忙說道。方纔老爺因主婦獨自一人回來。正在留意查察。主婦爲着什麼事哩。夫人就將找尋都男爵對他說明緣由的情形。大關節目對阿麗說了一遍。阿麗前天害了傷風。原是沒有好透。他聽罷夫人的話。就一面帶着咳嗽。一面夾着嗟歎。牽嘴夾舌的道。噯。天哪。那是



很好的了。本來這事隱瞞着。總是禍根。恁地時以後。倒免了。老爺時時牽懷。罣念。只看老爺這幾時。直到昨天。還嚴緊監守着主婦。任是誰人不許見面。今天又故意將主婦一人留在馬車。不但這般。主婦和都子爵一同離開跑馬場。怕他也經知道。因此上。或已暗地囑咐這裏男女僕婢。一箇一箇的查探主婦機密的影蹤。也未可知。他今兒回家。和往日氣色行動。大爲兩樣。一句話也不說。一直進了住房。或是身體不適麼。却又不聽得有什麼害病消息。總之看他模樣。看他臉色。覺得總有些叫人害怕的形容。夫人沈着臉道。呀。阿麗啊。如今不必着急了。不論怎樣。總由我行爲不好之故。受那樣懲罰。也是理所當然。如今我也不悔。我也不悲。閉着眼睛。伸着脖子。等待受那懲罰。你那樣替我憂慮。雖則我很感激你。但亦不免過於癡。你說那樣話。我如今聽了。反爲心疼氣苦哩。阿麗聽了這話。不覺自己的心忽然飛到夫人腔子裏。掏摸掏摸。夫人的心腸。替夫人代爲設想。颼颼。弔下幾點淚來。嗚咽着道。那箇夫人委實可憐。見的夫人道。啊呀。事到如今。萬分沒法。我自己身命。只索聽他也管。

不得。只要都禮敦男爵代爲將女兒領回以後。任是怎樣都好女兒寄養在你處。——我……夫人正要說出我死了罷休的話。忽地一想不妙。改了話頭道：「我在這世間毫無生趣。毫無指望。拚得入了尼菴。倒好阿麗勸慰道：「主婦怎的說那樣話來。領了姑娘回來。大事已畢。別的再沒有擔憂的事。主婦的身體第一要緊。姑娘雖得領回。倘若主婦有些三長兩短。害些病痛。不但無益。反倒受害。那是最不值得的。主婦總要養息。養息莫作那些胡思亂想纔好。夫人停了一會。又道：「既如此。我且休息休息說罷。」回身入了臥房。阿麗也按住憂慮的氣色。退入自己屋裏。夫人獨自一人。又想到自己境遇。都雪南已去取那手箱。都男爵已和夏士華商議。領回女兒一條。早有大大的預備。至遲到明天午後。必有音信。這箇倒可安心。惟有丈夫那邊。更加上許多疑慮。怎樣纔能夠將他疑慮消散。依舊和從前一樣。實在毫無主見。以前他的疑心。全是一無根苗。總沒有實在的憑據。看出如今不然。他明明看見妻子和別人一同坐車。不知潛往何處。心裏怎不要難受。想妻子對着丈夫。不知變了怎樣。很毒。

心腸方纔阿麗說他歸房歇息。我想斷不是歇息。必是設法預備處置我身的方法。情形倘若現時決定心腸突的跳入我屋裏來。這便怎處我。雖不是沒有分辯的理。但分辯總是無益。除了他離婚任他殺死別的。再沒有解冤釋結的方法。這會兒可要來麼。可要來麼。一面側起耳朵向廊下那邊探聽。一面等待着有死無生的命運。心裏上志下忑。萬轉千迴。猶如立在斷頭臺上的犯人。等那搥擦下來的刀劍。相似。誰知一等兩等。直到夜間十二點鐘。還沒有什麼聲息。夫人這纔知道自己性命大約可以苟延殘喘到明天早晨。但提心弔膽過於傷勞。不覺十二分疲倦。有些睡眠朦朧。隨即斜倚着薰籠。齣齣微睡。只覺到處做着惡夢。嚇得冷汗淋漓。及至一忽醒來。早是第二天早晨七點鐘時候。凡人睡過之後。任是怎樣心亂。總要清醒。安定些兒。麥夫人到第二天早晨。餐纔覺得心神有些活潑。想道。好好若是丈夫責罰我。我只說凡事都男爵全然知道。叫他到都男爵去探問。便了。男爵見我丈夫問他。自必一一和他說明。至於女兒的事。不論告訴他不告訴他。他只聽男爵的便。這樣一想。

心裏倒也爽然。不一會，女婢送上早餐。食畢，又向女婢等探問。據說，主人身上還是不快，也不到膳廳上來，也不見他人影。只有氣象依舊，是不大好看似的。夫人也就聽他，只得咽着氣，等待都男爵前來，告訴女兒情形。挨一刻，似一夏約莫。此時，都男爵早與夏士華商議停妥，已往認領女兒。隨數着時鐘的針，一杪一分一刻，跟着挨過，不見一些響動。又過了正午，經兩點三點鐘，依舊杳無消息。到得此時，真有些難耐。又想打聽鄰屋都雪南的情形，但差遣阿麗前去，還不如自己過去爲妙。想定主意，隨即起身出門。幸而麥男爵並不下樓，不會看見。輕輕打後門出去，轉過庭園，到前面都雪南寓處，也不叫僕人通報領導，自己入室登樓。這時候，都雪南別了他伯父，早則回來，正在獨自思想。夫人突然走到面前，也沒工夫寒暄。一見面，就將怎樣擔憂受苦，以及等待得萬分煩惱，這纔暗地偷身出來的話，對都雪南告知。都雪南也把金剛鑽遺失不見，及伯父和夏士華商議情形，細細敘述一遍。又說後來伯父發出他的陰私，夏士華到底抵敵不住，狡脫不得，已將女兒住處說了出來。方纔伯

父搭坐火車。直到蝦門找尋女兒住處。諒必不久就可領了回來。并勸夫人不必着急的話。夫人果然咽下兩口氣。安了一百箇心。那金剛鑽遺失一層。見直也不在意。中毫不愛惜。當下說道。恁地時。這以後我就死了。也是甘心。瞑目說着。似乎喜極而悲。低下頭去。又流下一陣慷慨悲歌的眼淚。一會又擡頭道。我就在這裏等待幾時。今天料想得見女兒。一面麼都雪南接着道。是今番總該母女團圓了。但這時到晚還有半天。夫人可不能久在這裏耽擱。倘若麥男爵找尋不見。又疑心着追蹤前來。却便怎處。不料夫人這時已歡喜得幾乎發狂。連他丈夫趕來也管不得。却回答道。我必須等待女兒到來。眼見他安然無事。纔願回……哎。喲。誰知這句話剛沒說了。猛聽得樓底下撲托撲托。嘰嘰嘰嘰。又快又緊的男子脚步聲音。有人直衝的走上樓來。這一下子。把都雪南麥夫人一男一女驚得目瞪口呆。呆一時沒了擺佈。不知究竟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八回 天良發見最後貽書 弱女飄零可憐殘骨

話說麥夫人悲傷之後，正在撇掉麥男爵和都雪南談得高興，陡然樓下走上一箇人來，常言道：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如今來的遮莫便是麥男爵不成？他兩人一樣驚慌，一般着急，一同立起身子，正要設法逃避，誰知天不絕人，男爵雖是男爵，却不姓麥，乃是都禮敦。夫人一見都男爵面容，不由得飛也似搶幾步跑到男爵身旁，堵住男爵去路，問道：小女……小女想必已帶到這裏來，那邊都男爵進得屋中，瞥見麥夫人先在這裏，也覺很很一驚，知道不能多延時刻，就極簡便的說道：啊，不是女兒，依然沒有到手，夫人陡然一嚇，立刻變成淒苦聲音，又問道：咦，啐，這話怎講？男爵不會到蝦門去找領小女麼？嘴裏雖說這話，肚子裏早已痛如刀割，腸斷魂飛，都男爵也現出十分憐惜的形容，答道：是何曾不去？見直親自前往蝦門，誰知又上了夏士華的道兒，被他欺騙，夫人道：嚶，天哪，苦死我也，那箇……都男爵道：但幸而還有萬一的指望，却不是全然沒有影踪，據說前月間有箇名叫夏士華的外國人帶來一箇雙眼不見的輕年美女，寄住那家，并囑咐那家人，不問有誰前來訪尋，一概不許。

女子見面。他將女兒交託妥當。自己另往別處寓居。不料過了兩朝。第三天就來領女回去。不知又往那裏去了。夫人道。恁地夏士華又帶了別處去麼。都男爵道。可不是呢。但還有可疑的處。在那家的人。又說起先見那樣一箇老人。來寄託那樣一箇女子。我家本有些疑心。但實在不知他一兩天就領了去。若知道他來去飄忽。形跡可疑。早已辭絕不肯承受的話。我想他家既與夏士華素不相識。不該冒昧答應。存留既已承受下來。那有不知他形跡之理。況且已經預先收下幾千法郎的貨食錢。有貨食帳目爲證。我隨將夏士華交我的帳目取出來。嚴行盤詰。他家依舊執定前言。說寄住的事。委實有的。但不久就領了去。我想他家或竟通同夏士華作假女兒。還是在他家中。也是難說。再看那家所說喜南達夫人。年紀約在五十以上。倒不像內中有假的。確是平常的婦人。夫人道。男爵既說有這些可疑。不如見直喚帶巡捕到他家裏。各處搜查。搜查不好麼。都男爵道。呀。這却不妙。不是我的女兒。我須沒有那樣權利。況且冒昧從事。倘然兩造爭鬧起來。傳播出去。外間就成了話柄。橫豎我

還須再見夏士華。今番須不對他說明。和他一同再行前去。回來再爲通報夫人。夫人道。恁地時。此刻叫夏士華同去麼。都男爵道。正是那一箇包探。或已查到馬坎圖蹤跡。我早經囑咐他先到姪兒都雪南這裏來報信。這時候怕他已經來過。因此我特地趕來探問消息。旁邊都雪南聽了。接着道。呀。伯父包探至今沒來報信哩。男爵道。哦。既如此。我可要趕快到夏士華那邊。拉他同去。不能在此久留。夫人趁着沒人。賸見還請早些回府罷。男爵又要管這邊。又要顧那邊。真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通身耳目。手足見直沒一些兒閒空。遣等勞心勞力。委實非比尋常。且說男爵囑咐幾句話之後。隨又回身似先前來時一般。急急忙忙下樓而去。這裏麥夫人重又不堪焦急起來。歎口氣道。噯。都雪南子爵。夏士華既經將女兒寄託。又直恁慌忙領回麼。都雪南道。那箇真是叫人不得分明。我想大半如伯父猜疑。暗地依舊在那人家裏。裏夏士華預先叮囑。不許告訴他人。因此假說領了回去。但今番叫夏士華同去。必定有箇分曉。夫人也毋須着急的。夫人道。我想他儵然真箇領回。或又另找別家寄



在不容易知道的處。在可難保他沒有這樣心思麼。因此我單爲這件着急。都雪南道。怎麼任是另寄別家。家伯父必然也要嚴加詰問。不怕他不老實承招。照此看來。令媛的事。再也不必擔憂。只要能將那金剛鑽追回。就是一天之喜了。麥夫人百種憂愁。都雪南多方勸解。他兩人正是兩副活現的形容。不料這說話之間。忽然又聽得背後有微微細細的聲息。今番斷不像是都男爵。除了麥男爵。輕步偷找而來。還有那箇哎喲。兩人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是女僕阿麗。手裏拿着和書信一樣東西。走了入來。夫人清一清眼光。看得明白。喊道。啊喲。阿麗你……阿麗緊接道。是方纔有箇和乞丐一般的小孩子。在前園等候。我不認識他。是誰。他就問你這媽媽。是這裏女僕名叫阿麗的麼。我道。阿麗正是我。你來有什麼事。他隨在衣袋裏掏出這封信來。說。煩你呈上主婦夫人。我剛剛接到手裏。那孩子倏的飛也似逃跑了去。連影子也不見。我想必是孩子們胡鬧。原要將信扯碎。及看一看封面上。覺得筆跡有些認識。當真是送與夫人的。不知是好是歹。我不敢怠慢。特地拿了過來。說着。將那信

交與夫人。夫人一接到手。臉上陡然已變了色。說話聲口也搖顛不定。道：「啊！那人寄來的信。夫人說這一句話。內中不知含着幾多恐懼。幾多憂愁。都雪南在旁早已察破情形。隨說道：『夫人若是夏士華寫來的信。就請拆開念來。』聽夫人舉起震動抖擻的手。拆開封口。連忙展開念道：

卿之女。今即在卿之眼前。卿苟自往覓之。則女即爲卿之女。尤有啓者。夏士華以卿任託代理人。而對其大啟交涉。此適足增其嫌惡之根性。其欲苦卿。窘卿之想。眞與日月同休。今雖被欺於卿之代理人。然以不能達其意旨。遂不得不匆匆遣往外邦。若仍挈女而行。殊足爲余之大累。不得已以女之身命託之於卿。適間卿之代理人。雖往蝦門。而女之眞實居處。實非蝦門。而在距卿不遠之所。卿若果能往。苟無存物之證券。亦不能得之。特將其地之符號暨鎖匙。並封入函中。卿可持之以往。第哈銀行之銀庫。啓九百十八號之箱。其中寄女之家交余之證書。亦在焉。此外猶有曩時卿寄余之豔書三札。前未交卿之代理人者。及其他關係余與

卿之種種品物。今卿持此符號。以往卿即爲余之代理人。而得暢然無阻。以入銀庫。再該號中箱戶。當以XXXX四字啟之。並此附及。

當麥夫人開封之時。內中就弔下一箇鑰匙。和一張紙。乃是庫箱的符號。及至念罷之後。夫人也沒心思。念別的。只歎了幾口氣。放下萬般心。說道。啊。天呀。可喜。可喜。都子爵。今番女兒。總能到手了。子爵看怎麼樣。就請你拿着這箇符號鑰匙。到銀行裏。取出夏士華那隻箱子。目下愚夫。已不似先前。並不在銀行看守。再也母須着急。着啊。快快。夫人慌張着催逼。都雪南到有些迷惑。答道。果然。總辦並不看守。但必須待家伯父回來。先行商量一番。然後再去纔好。夫人道。任是和男爵商量。除了取出箱子。難道還有別的計策。況且寄託女兒的那家證書。也在其中。可見任是男爵和夏士華同去。知道女兒所在。也是枉然。子爵你先前一直幫助於我。如今事關緊要。只須煩你幾步的辛勞。要不然。我立刻就變成顛狂。不可收拾。啊。我等候着哩。都雪南道。話雖如此。但我是知道。他裝的是無大不大的箱子。夫人道。自然該大了。

內中還有武具軍器等物。此外還有寄託女兒那家證書。早已說明夏士華死後讓給於我。這箇不是子爵從夏士華嘴裏聽來對我說的麼？都雪南想了一想。果然起初受了夫人之託。到會館裏第一次和夏士華商量。他曾經告訴我。說寄存女兒的證書和以外的書信。都在那大箱之中。都雪南正在想記。夫人更急得不耐煩。又道：我若在那時取出箱子女兒住處。早已明白。又何必受苦到今？子爵橫豎是救人危難。快些快些。都雪南道：但我……夫人不等說完。兀的變了臉相。將身立起。緊接着道：恁地時我自己去取。都雪南見了那樣情形。知道萬難阻止。這纔道：如此我去取來便了。說着立起身來。心想：今番可和取出夫人手箱之時情形不同。那嫉妬心深的麥男爵已不在行裏看守。自不致再受那些阻難。隨即下樓出外。喚過一輛行家馬車。囑咐望第哈銀行駛去。到得那裏。怕自己搬運不動。又帶了馬夫同着入去。進了銀庫。想先前看夏士華運出箱子時候。已知道他十分沈重。原來還有軍器等物在內。一箇馬夫也不知能搬得動不能。不一會已到銀庫。立在九百十八號庫箱

前面一看間壁就是從前藏寄手箱的處在不覺那些境界忽然擁到眼前頓然觸起許多的感念隨即打疊精神將那些幻想撇去照夏士華來信按着 *XXXX* 四字將鑰匙伸入果然一下就開只見那箱子外面依舊包着毛布又結着皮紐卸望外一扯抱了起來覺得整整有一百餘斤之重叫過馬夫攬了一攬馬夫點頭端起來望身上一背同出銀行載上馬車回寓捐着登樓麥夫人依舊安心等待一見箱子來到連忙趕過去問道嗅唷這箇麼見直那樣重麼說着早已呵身下手將鈕卸一齊解開軒起毛布乃是一口白木造成極粗糙的箱子殊屬出人意外再看那蓋上本來都用鐵釘釘着但新近不知誰人開過曾經取出內中什麼物件似的那鐵釘都已拔出蓋子只浮蓋在箱面都雪南道哈哈看這情形想必夏士華交與馬坎圖的書信就是打這裏取出去的說着意欲扳開箱蓋不料纔露一縫陡然從裏面噴出一陣臭氣來直沖腦鼻都雪南聞着臭氣忽然一股疑懼頃刻冒上心胸對夫人道夫人這箱子不要開罷夫人在旁早已從縫中望見箱內還另有一口小箱喊道

啊。內中還有一口箱子。諒必裝着緊要物件。原來那般臭氣。夫人離得稍遠。並沒聞見。都雪南一面狐疑。一面又想看裏面那口。似是平常裝放衣服箱子。莫是我過於疑慮麼。恁地一想。又將兩手。軒那箱蓋。這回離開的縫。約有五寸以來。眼睛還沒看清。忽地叫一聲。啊。喲。撲的放手。又磕了下去。頃刻間。臉色比土還要青些。又叫道。夫人不好。不好。這箱實在不能開。夫人聽了。不知爲着什麼。實在不得分明。只看着都雪南。臉色覺得有些不妥。隨問道。箱子究竟怎樣。請快把內中物件取了出來。都雪南道。呀。內中的……夫人也道。內中的……都雪南道。內中物件。夫人萬萬看不得。說着。兩手緊緊握着。將蓋按住。夫人益發怪詫。問道。子爵究竟爲何。我見直一些也。不明白。喳。快些打開看啊。都雪南道。呀。不好。夫人道。任是怎樣。旣已拿到這裏……都雪南道。雖則拿到。但內中物件。錯了。夫人再耐不住。幾乎發了瘋狂。道。就是。有錯也。須不能不叫。我看子爵旣那樣說。哪我自己來開。話猶未了。廳的過去。將都雪南一推。都雪南手裏。按着箱子。不防。望後一退。那箱子。斜傾在桌子脚邊。箱蓋已倒了。

下。去。內。中。物。件。歷。歷。映。着。夫。人。眼。簾。夫。人。陡。然。身。體。抖。擻。起。來。呆。立。着。也。不。做。聲。也。不。說。話。那。雙。又。驚。又。怕。的。眼。睛。宛。如。被。那。東。西。鈞。住。要。想。移。開。也。不。得。移。開。要。想。回。頭。也。不。得。回。頭。嗚。呼。可。憐。人。間。天。上。不。知。夏。士。華。箱。子。裏。究。竟。裝。的。什。麼。東。西。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十九回 見屍身夫人驚絕命 挾槍銃總理大尋仇

話說麥夫人瞧見箱子裏物件驚得目瞪口呆言動不得你道是什麼原來是這幾時費盡心血尋了又尋再也求之不得麥夫人親生瞎眼愛女的屍骸這屍骸不是早晚死的乃在七箇禮拜以前死了裝入箱子寄存銀行庫箱之中只因時在寒冬氣候嚴冷所以還沒腐爛淨盡但兩片嘴唇已經不見露出一寸來長的牙齒顯見死的時候心裏不甘緊咬着牙關切齒痛恨那雙瞎眼早已爛得空空只見兩箇黑洞窟窿還像怨恨無情的父母瞪眼看着麥夫人一般頭髮已經沒有處處有禿落之痕兩頰陷落兩顴突出凡人對着這副形容任是鐵石心腸也要悲傷憐惜

何況麥夫人是親生之女。多年想望着。不得一見到了。今日纔得遇見。只落得這樣情形。何消說得。當時幾乎人事不知。只落得肚子裏陣陣悲酸。夾着驚怕。那淚滴溜淅瀝。猶如泉湧。好半天五臟經裏比刀割針刺。還要難堪。叫聲哎喲。回身逃出廊下。直到樓梯那邊。身上沒了力。陡然跌倒在地。暈絕過去。可憐麥夫人。莫是追趕他苦命瞎眼女兒。同上黃泉麼。這且攔下慢表。却說夫人的丈夫麥慕倫男爵。自從賽馬之事。暗地差雇了人處處察看夫人自己。却故意裝做不知。只不大和夫人同在一起。因此都雪南來到夫人馬車之上。和夫人密話長談。以及兩人一同離開跑馬場。直到都男爵客寓裏去。等等之事。一概盡知。今番已是毫無疑心。知道我的妻子瞞着我。竟然做那不正不義不守婦道的事。心中嫉妬。又百倍千倍燃燒起來。比烈火還要利害。怎樣纔能將姦夫姦婦懲辦一番。以消胸中氣憤。再後一想。我做着第哈銀行總理。乃是商業之中有體面之人。凡是商界中的沒一箇不信任於我。倘要懲辦他兩人事。情並不為難。外間也不能道我是下等種類。做那些暴亂的事。趁快我



的私心。橫豎今晚儘一夜工夫。想箇穩妥方法。再行處置。想得端正。隨氣很很回到家中。入了自己書房。覺得萬感纏胸。腦筋昏亂。先前想的主意。已如隔世。記不起來。一會離了椅子。又復立起。一會立起。又復坐下。椅子也不知有幾次。數內中最痛心的一層。乃是我妻不知怎樣就愛戀着都雪南。回想自從結婚十餘年來。我妻總是恭恭敬正。雖則常時和我出外。或是代我應酬。與那些紳士賓朋交接。從不見有輕浮模樣。閒在家中。專以救濟貧民。周卹孤兒爲樂。不知怎樣忽然惹了邪魔。入了惡道。這幾時來。竟有那些不守閨門的事。起初想到。或是我妻在海水場避暑之時。曾經和都雪南遇見。後來仔細察看。我妻在海場對着不認識的人。連口也不交話。也不妄說一句。那時我妻委實和都雪南並不相知。這樣難道一月以前都雪南來到巴黎和我妻初相見面。兩箇人就恁地愛戀起來麼。若是這般。更出人意料之外。麥男爵想來。想去益發狐疑。益發迷惑。常言道。人有疑自己耳目之時。西國俗語麥男爵這時情形。真是疑我眼睛。更疑我心胸的時候。他想我的眼睛。親見都雪南和我

妻。一。同。走。去。莫。是。真。麼。又。莫。是。夢。麼。我。的。心。既。變。成。狂。心。我。的。身。不。也。變。成。狂。人。麼。若。是。狂。人。除。非。殺。了。自。身。纔。能。消。除。此。苦。倘。或。不。是。狂。人。…… 嚶。不。是。狂。人。但。我。的。姓。名。已。被。我。妻。受。污。我。的。幸。福。生。涯。已。被。姦。夫。奪。占。除。非。殺。了。妻。子。殺。了。姦。夫。就。是。自。身。不。殺。死。也。不。能。消。除。此。苦。恁。地。時。橫。豎。我。今。日。命。運。只。有。一。條。死。路。擋。在。面。前。若。要。打。通。那。死。路。一。關。不。做。黃。泉。上。人。除。非。跳。出。紅。塵。這。臉。面。不。再。留。在。世。上。那。還。猶。可。嚶。死。麼。死。麼。殺。了。人。我。自。身。也。死。但。不。殺。人。我。自。身。仍。然。也。死。麥。男。爵。越。想。生。機。越。迫。越。是。無。路。可。通。也。不。知。自。己。身。軀。依。舊。坐。在。家。裏。他。正。要。重。行。立。起。那。時。不。知。怎。地。忽。覺。有。一。般。通。明。電。光。照。耀。自。己。心。胸。轉。聲。叫。道。呀。呀。我。明。白。了。都。雪。南。不。是。我。猜。疑。的。人。必。然。另。有。其。人。和。我。妻。有。了。曖。昧。都。雪。南。幫。着。他。們。做。一。箇。穩。當。的。撮。合。山。他。在。跑。馬。場。和。我。妻。細。語。並。非。說。着。自。己。的。事。乃。是。代。傳。別。人。之。言。我。妻。和。他。同。行。被。他。帶。去。也。不。是。往。自。己。住。所。乃。是。領。到。別。人。的。寓。居。都。雪。南。存。在。銀。行。那。箇。手。箱。更。不。是。我。妻。送。與。都。雪。南。乃。是。都。雪。南。居。中。經。手。轉。贈。與。別。人。收。受。都。雪。南。

既將箱子存在銀行。不知爲着什麼事故。忽被那人催逼得緊不得已。特地冒着危險。趕緊取回。如今那箱子也不在都雪南手裏。乃是在那人掌中。噫。天哪。我不料都雪南之外。另有礙我幸福。傷我生命的真正惡人。從前那些腦怒愁煩。見直是自己癡。獸。愚。鈍。之。故。可。恨。哪。可。恨。那。人。避。過。我。的。耳。目。和。我。妻。暗。地。私。通。很。心。殘。害。於。我。他。是。誰。……他。是。什。麼。雜。種。……他。是。怎。樣。一。箇。三。頭。六。臂。兇。神。……再。者。都。雪。南。伴。着。我。妻。公。然。到。都。男。爵。那。裏。去。可。見。情。同。親。戚。的。都。男。爵。也。是。知。道。那。人。結。做。一。堆。聯。成。一。氣。但。他。們。與。我。有。什。麼。冤。仇。要。通。同。欺。侮。我。既。然。暗。地。欺。侮。我。面。子。上。却。又。假。意。和。我。結。交。這。是。圖。着。什。麼。來。如。今。別。的。都。不。管。必。須。先。找。出。那。真。正。的。惡。人。使。人。知。道。我。麥。慕。倫。不。是。容。易。欺。侮。的。麥。男。爵。左。一。思。右。一。想。居。然。看。出。都。雪。南。不。是。姦。夫。也。算。得。非。常。靈。敏。他。直。到。第。二。天。午。後。還。想。不。出。尋。找。惡。人。的。妙。法。正。在。憂。愁。忽。見。一。箇。心。腹。僕。人。走。上。前。來。呈。上。一。封。書。信。啓。道。方。纔。有。人。送。來。這。封。信。麥。男。爵。接。來。一。看。却。不。認。識。是。誰。人。的。字。形。但。封。面。上。並。無。郵。政。印。花。料。想。是。近。處。特。地。

差人走送的心裏想着手中將信拆開內中又弔下一封舊信這却一望而知是妻子年輕時的筆跡麥男爵也不在意先念那封信來上面寫道

麥慕倫男爵鑒君之名譽與君夫人之名譽悉在僕掌握之中當君與鄔克蘭女結婚之前必疑女有外遇遂親往意大利探訪事之虛實此事度君必不遽忘雖然君當時雖往探訪竟未得實而歸此卽君之名譽握於僕手之故也蓋鄔女與僕之愛情自十二年前以至今日迄未嘗稍離此非僕之誣言鄔女先後致僕之豔書歷歷可證書本甚多大半拋失然今之存者猶有三通僕苟以此書暴露於世間則麥氏一家之聲望一指顧間可盡掃地此僕所不忍言者今僕甯召一身之不義欲將所存之書悉售於君其價但得君貲財十分之一而已足君苟鄭重名譽請以五十萬金購之歸俾消隱患以謀幸福惟日頃僕以要事將往異邦至遲下月上旬必當過返以成此交割了此私願其未經交割期內斷不以此書示人請毋望念第慮君或不以僕之所言爲確特於三通之中揭最初之一通附呈

大鑿此不過藉邀君信略作區區贖儀不敢受酬金之答此書文詞雖俚淺然已可見鄙女曩日愛僕之情至尙餘二通更有使君危懼之文句可知僕與鄙女有藕斷絲連永久不解之塵緣君苟不購歸則君此後難乎其爲搢紳而消磨悠閒逸樂之光陰矣此佈敬請台安

麥男爵看罷並不想念連忙拿起弔下那封一看果然是妻子寄與夏士華的情書下面雖不具姓名但筆跡是真不能逃遁當下掙開暴漲血筋的眼睛從頭至尾只約略看了一看也沒工夫一句一句細念深詳臉上顏色登時燒得如火一般紅赤嘴裏說了一箇「我」字刷的跳起取下一支壁上掛着的點鋼鑲鐵手槍早已如野豬瘋犬相似飛起右腳踢開房門出了廊下到得夫人臥房門外一路喊着「你要隱瞞也是無益」兩句話隨帶着餘音躍入房中咦竟不見妻子蹤影又叫道好好貪戀着快樂要會那情人到都雪南屋裏去了麼立即回身飛也似滾下樓梯從後門經過庭園闖入都雪南寓處飛步登樓剛到廊下震雷也似大聲喊道我妻在嗎

喊聲未了。不防脚底下什麼東西一絆。幾乎跌倒。塵埃極力凝住。低頭一看。啊。一條胳膊擋在我脚下。牙關緊閉。仰天倒地。似早已氣絕身亡。正是我先前恩愛如今冤讐的妻子。麥男爵氣憤雖大。但對着也沒氣力也沒聲息的人。不知怎樣一霎時竟使不出毒手。又驚又怪。真是意外奇逢。隨不由自主的又喊道。這是我妻。因何而死。說着意欲請他再喫一槍。誰知手勁倒軟了下來。那手槍銃口向着地下。不得移動。忽然轉了一念。道料想姦夫也在這裏說了這一句。這纔重將手槍擊了起來。撲的一跳。早已飛過妻子屍身。指着都雪南住房望裏直進。那時候萬分緊急。不知是誰有箇突地。從背後緊緊抱住我身之人。問道。出怪嗎。要想掙扎擺脫。誰知身體已如百十道繩索。網縛不得動彈。又問是誰。亡八蛋。要想回頭辨認。那頭也不能移轉。只聽那人很硬朗的聲口叱道。這箇麥慕倫兄。你瘋了麼。跳過妻子屍身。要往那裏去。咦。可怪。打那裏來的。都禮敦男爵聲音隨答道。都禮敦兄。快些放我。若不殺却姦夫。消我怨恨。我是……都男爵道。姦夫……兄的妻子。並無姦夫。若是怨恨。只請怨

恨。我。麥。男。爵。道。可。不。也。怨。恨。着。你。殺。了。姦。夫。再。殺。都。禮。敦。都。男。爵。很。沉。靜。的。解。勸。道。到。得。該。殺。之。時。只。平。平。常。常。殺。却。便。是。何。必。那。樣。暴。躁。驚。慌。你。先。聽。我。說。幾。句。話。你。疑。着。無。罪。的。賢。妻。可。能。不。致。後。悔。麥。男。爵。聽。見「無。罪。賢。妻」四。箇。字。一。下。子。已。刷。的。進。了。耳。朵。駁。道。斷。沒。有。無。罪。的。事。我。知。道。連。你。也。是。結。黨。同。謀。先。前。躲。閃。在。迴。廊。一。旁。特。地。預。備。阻。止。我。都。男。爵。道。怎。麼。我。躲。閃。着。麼。我。剛。打。那。邊。走。來。突。見。你。跑。出。庭。園。奔。入。這。裏。料。想。必。有。變。故。這。纔。趕。來。抱。住。了。你。麥。男。爵。將。左。手。握。着。的。信。一。搵。道。我。妻。有。罪。是。有。證。據。須。不。是。誣。枉。於。他。這。箇。你。瞧。都。男。爵。道。你。被。夏。士。華。那。惡。人。欺。騙。反。不。信。我。的。話。麼。那。是。什。麼。證。據。我。總。能。夠。解。說。明。白。只。請。你。定。心。着。聽。看。官。你。道。這。時。都。雪。南。爲。何。不。見。面。還。是。到。那。裏。去。呢。原。來。他。見。麥。夫。人。踢。倒。廊。下。非。常。驚。嚇。剛。剛。趕。過。去。扶。抱。夫。人。要。想。設。法。喊。救。忽。聽。得。樓。下。來。了。很。暴。厲。快。速。的。脚。步。聲。知。道。必。是。麥。男。爵。一。想。不。妙。先。藏。過。那。真。賊。確。據。要。緊。連。忙。回。身。飛。跑。入。內。將。瞎。女。屍。骸。照。舊。蓋。好。索。的。往。榻。牀。底。下。推。了。進。去。這。其。間。幸。虧。伯。父。抱。攔。住。麥。男。爵。不。致。

被他趕來看見倒也安心收拾了畢。這纔恭恭正正走了出來。一面問什麼事。一面走到他兩人身旁。麥男爵一見都雪南那千百丈無名火。又燒得轟轟烈烈。喊道。都雪南兄也是奪我幸福的人都。男爵在麥男爵背後連忙和都雪南遞箇眼色。說道。你趕快去招呼夫人。身體又回頭道。麥慕倫兄你爲因嫉妬猜疑無罪之人。見直是自己苦了自己。因此我總要說箇明白。消解你的疑心。你聽了我的話。若再不相信。那時任你怎樣也好。如今你沒有知道。內中真情。斷不能不許我分辯。麥男爵那時心裏只估量着誰是仇敵。誰該殺。却但第一要緊的妻子已是生死不明。夏士華在何處也還不定。都男爵伯姪雖則也是仇人。但若一句話也不許他們分辯。就此殺了也沒那樣情理。況且我身體被都男爵抱住不能動彈。聽他的話又不是全然無理。或者內中真有什麼隱情也還難說。我這盛怒之下莫是將無罪的妻子錯怪錯疑了麼。恁地一想不覺起了一點耐心。要想聽聽都男爵分辯的話。隨答道。我聽你說話之中那要犯夏士華必然逃走。都男爵道。怎麼說。若是夏士華他早已離了巴



黎就是這時候趕找他。也不能見面。麥男爵道：「如此你放他脫身麼？」都男爵道：「嘻！我放他麼？他既逃走了，也好。若要殺夏士華，且待他再到我法國來。那也沒法。你只先定心聽我說。都男爵說到這裏，這纔放開兩手，拉了麥男爵進都雪南住房。麥男爵猶如做夢一般，不知世界上現在是什麼模樣。隨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說道：「但老兄說什麼話來？拙妻寄與夏士華的情書現在我手裏。都男爵道：「那情書啊？雖則不是假造，但尊夫人沒罪，我能做箇中證人。請你先將那信念一遍我聽。然後再說我分辯的話。」麥男爵遵依，將那信念了一遍。看官可知這信，乃是夫人寄與他，開天闢地第一封大凡男女交情，也有箇一定不移的境界。地位夫人寫這封信，還是初與夏士華相交之時。因此信中言語，還是極淺淡的話。夏士華先送這封淺淡的信，不過要叫麥男爵擔憂去賣他。那兩封可做緊要憑證的信，他好穩得一主大財。麥男爵念畢之後，這纔想到與別的情書不同，似乎怪着信中說話很爲淺淡似的。都男爵立刻會意，陡然想到話頭，就道：「尊夫人從前和夏士華來往這些信，老兄你不

是知道的嗎。內中並看不出怎樣深交。不過說些「才高品重很爲欽慕」的話。這些話頭。凡是人家裏。閨秀寄與男子信上。平常也見得很多。原是年輕志識未定。自己也不知自己愛情如何。及至成婚以後。纔知道從前愛情並非真情。直至對着丈夫。纔是真正愛情發起的時。候。這就將一身愛情都結在丈夫身上。夫婦兩人自然偕老。白頭如今你爲了這箇那樣大起擾亂。大發牢騷。見直是嫉妬太深之故。都男爵想出這些話來。解說幾乎心血也嘔了出來。麥男爵想了一會。又道你雖恁地說。但鄒小姐和夏士華不先這封信。他兩人之間。須還有藕斷絲連。不能解釋的孽緣。夏士華來信已說得明明白白。還有那兩封他要賣給與我。自然不肯平空送來了。都男爵道。噯。老兄。真是癡。他除了這一封以外。再也沒有我能作保。這一封他意欲藉此敲詐。尊夫人見直是做夢。不過叫你知道疑着夫人。使夫人受苦。他可以洩洩。悶氣。慰慰私心。因此纔送給你。看若以外。還有利害的信。却爲什麼要多繞道兒。先寄這封與你。怎不將三封一起拿了。見直到你家求見面談呢。麥男爵道。呀。不

是他若一起拿來須怕我憤怒殺他因此先送這一封使我知道待過幾時我的憤怒冷下來然後再設法將那兩封賣給與我都男爵道這些揣測就因你嫉妬太深而來請問有什麼證據麥男爵道哪拙妻這幾時常到都雪南兄這裏來都雪南寄存拙妻的手箱都是證據我起先疑惑都雪南却不道是夏士華任是揣想總不明白如今纔澈底清楚都男爵呵呵大聲笑道你總是沒將嫉妬的心消去正是假語所說疑心生暗鬼的話頭了好好你細細聽着都男爵話不一席又說出許多緣由來不知所說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四十回 室家燕好寶鏡重圓 鑽石珠還玉箱結果

話說都男爵笑着又對麥男爵說道如今我將都雪南勞苦及手箱的事原原本本對你細說一番夏士華那廝原是極大惡人見直逼勒啊欺詐啊過世度日他要想將這封信作爲敲詐銀錢的地步去年早有封信暗地寄與夫人說若不給他銀錢就要寄與你丈夫看的話夫人自然記得有那封信爲恐被你見了信裏的話任是

怎。樣。淺。淡。也。要。害。你。心。情。那。時。必。然。擾。起。家。庭。的。不。幸。因。此。意。欲。籌。些。銀。錢。給。他。瞞。住。了。你。將。那。信。賣。回。安。然。無。事。但。手。頭。沒。有。銀。錢。若。向。你。設。法。又。未。免。欺。侮。了。你。沒。奈。何。想。到。自。己。嫁。賁。裏。頭。有。金。鋼。鑽。能。得。重。價。這。纔。拿。了。到。海。爾。達。街。客。寓。送。與。夏。士。華。麥。男。爵。聽。到。這。裏。纔。有。些。半。明。不。白。縐。着。眉。低。着。頭。也。不。言。語。都。男。爵。益。發。辯。道。夏。士。華。就。住。在。我。現。今。住。的。客。寓。誰。知。金。鋼。鑽。拿。到。夏。士。華。搬。出。早。已。走。了。麥。男。爵。自。言。自。語。說。出「恁。地。麼」三。箇。字。都。男。爵。接。着。道。着。啊。你。道。他。爲。何。去。了。呢。他。若。當。真。拿。着。實。在。憑。據。那。能。就。此。離。身。惟。其。只。有。這。一。封。信。到。底。不。能。威。嚇。夫。人。這。纔。斷。了。念。頭。死。心。塌。地。而。去。當。時。尊。夫。人。聽。說。不。在。半。信。半。疑。正。要。回。身。下。樓。不。料。你。兀。的。立。在。樓。下。他。瞥。眼。一。見。立。刻。翻。身。逃。回。嚇。得。昏。了。不。管。是。誰。的。屋。子。望。裏。就。竄。哈。哈。無。巧。不。成。話。却。好。是。姪。兒。都。雪。南。的。住。房。麥。男。爵。又。咕。嚕。道。唔。果。然。都。男。爵。又。道。那。時。他。不。知。是。你。的。夫。人。夫。人。也。不。知。他。是。那。箇。及。至。你。追。趕。過。來。和。都。雪。南。打。話。夫。人。纔。知。道。是。都。雪。南。你。回。去。之。後。他。想。帶。着。手。箱。而。歸。怕。要。被。你。看。見。當。下。就。

存在都雪南處。說是二次再來取回。都雪南一概不知細情。只起了仗義之心。隨即答應。存放又怕有箇疏忽。遺失。隨設法存到你銀行裏。倘若知道是你夫人知道。內中實事也斷不存在你的寶庫了。及至第二天第三天又遇見夫人。纔得知道仔細。那時夫人又擔着憂慮。怕夏士華去得奇怪。要將書信送與丈夫。因此上又託付都雪南向他賣回書信。不料都雪南對他那樣兇漢一說。反倒又引起他莫大的私慾。很心說沒有五十萬法郎銀子。不能照辦。那時因你已經起了疑團。十分防備。都雪南不能進行。取那手箱。只得和夏士華說明。暫延時日。誰知這其間。夏士華等待不及。愈加發了癡狂。竟欲尋找夫人。向他胡鬧。卻好我到了巴黎。在慈善會看見。定要就此將書信取回。并逐驅他出去。他露出惡人本相。聲言若是不出銀錢。要想取回書信。我見直將信送與麥慕倫。叫夫人不得活命。逃生都男爵單單瞞着女兒一件。將這事根由。細細說來。麥男爵聽一句明白。一句到了這時。不待他說。畢臉上氣色已。是轉了好些。說道。呀。如今我明白了。總是我嫉妬太深之過。倒叫我慚愧得沒臉。

見人話猶未了。早已跳起身來。原來麥慕倫爲人。真是天真爛漫的。正直之人。忽而能怒。忽而就能喜。只憑着道理情勢。變成他的心象。如今聽了都男爵的話。那疑心登時大半拋入雲霄。三跳兩跳。躍入外間廊下。將都雪南推開。抱住妻子的身體。淒淒咽咽道。這箇賢妻……我起了全沒來由的猜疑。害你受着無窮的苦楚。這都是我的罪。這箇你且蘇醒過來。聽我謝罪於你。說着送過嘴唇。在夫人靨腮上吮啜。幾下。常言道。心能感神。果然夫人鼻子裏漸漸有了氣息。都男爵在旁也看了。不忍自己心裏責罵着「我欺侮良善之人」恨不得找箇地洞鑽了入去。惟念如今既已向他說明也。稍微消消我的罪過。保我的聲名。想了一會。隨即回到裏間。囑咐都雪南趕快去喚阿麗女僕來。到將夫人送回家中。好好用參藥灌救。養息待麥男爵也回去之後。都男爵拍了拍衣上塵土。也要回寓。不料都雪南還不放心。留住說道。伯父可還要去。看夏士華麼。男爵沉下臉道。呀。夏士華打算到美利堅國去。已離了巴黎。向着哈布爾港灣去了。都雪南道。如此伯父饒放了他麼。他可還拿着夫人兩封

信哩。男爵道。哼。如今已取來了。都雪南道。怎麼取來了。到底將五十萬法郎大銀賣贖來麼。男爵道。可不是呢。事勢如此。也管不得五十萬銀子。方纔二次我要想將那信和女兒取來。重複回到他寓處。只見先前雇的包探。還在他門外看守着。我向他探問夏士華的情形。他說起先拿了兩封信出外。在街上雇了兩箇窮苦下等人。各拿着一封信。不知送往什麼地方。自己隨後入了那條街上一家質典。內中有一箇紳士在着。他就帶那紳士一同回來。現在樓上。我隨帶了包探上樓到那屋裏一看。果然夏士華之外。還有一箇紳士。他兩人不知爲着什麼。在那裏鬪口相爭。你道那紳士是誰呢。都雪南答道。姪兒不知。男爵道。不是外人。乃是你的至交好友。噲。噲。都雪南詫異道。咦。姪兒的至交好友……男爵道。可不是馬坎圖。噲。噲。都雪南道。嚇。馬坎圖和夏士華一起……男爵道。是啊。我早已料到。狗窩裏總是狗。蛇洞中總有蛇。夏士華料。到馬坎圖逃走。要將那金鋼鑽變賣。他竟找到買賣來路不明賊物的店家。親自前去引誘了來。都雪南道。爲什麼引誘他來呢。男爵道。還不是要向馬坎

圖抄回金鋼鑽自己帶了逃走。都雪南道實在可怕。真真世間少有的大奸人。男爵道。他們的奸人。須不是現今做起。當時我到得屋裏。只見夏士華儘着威逼馬坎圖。及至看見了我。他兩人一同害怕。要想逃走。我就叫包探上前捉拏。先問馬坎圖。他說金鋼鑽好好藏着。沒有賣却。我就給他四萬五千銀子。將鑽石取回。男爵說着。打衣袋裏取出那金剛鑽。安在桌上。只見光耀奪目。精彩非常。都雪南聽了。十分嘆息。說道。當真是寶貴東西哩。但爲何給與馬坎圖四萬五千法郎。男爵叱道。傻子。他須還拿着這箇憑據。說着。又在袋裏取出一樣東西。丟在都雪南面前。一看。原來是都馬兩人聯名交給邵克懷的借銀筆據。都雪南刷的將頭低了下去。男爵又道。四萬五千法郎。是這借據的買價。但被我恁地削臉。到底不能再住巴黎。意欲逃往美國。我也不爲太甚。讓他走了。都雪南道。果然不能住在這裏。男爵又道。以後我更對着夏士華說。要到蝦門領回女兒。逼他一同前去。他總不答應。當不得我來得利害。要叫包探拷問他。他居然不說逃走。到底招認出來。都雪南問招認什麼呢。男爵道。他



先說女兒寄在那家。不能放心。第二天帶到自己身邊。不料害了急症。當晚一病身亡。但若請巡捕房驗屍。我的隱事。定要敗露。隨想得一計。藏入銀行庫中。這纔人不知。鬼不覺。後來你做夫人的代表。說要領回女兒。那時陡起歹心。假作女兒。還活着。模樣。只要騙奪過金剛鑽。就好逃往外國。都雪南又問道。但爲什麼將那封信寄與夫人。男爵道。那箇麼。他的主見。又變了。但那封信。你可見過麼。都雪南道。是伯父去後。不一會阿麗就送了過來。內中寫着寄存女兒那家收受筆據。在銀行庫裏的話。夫人見了那箇。驚喜非常。不論如何。立刻催我到銀行去取。及至取來。開開一看。先是一股臭氣。噴人。後來看出是女兒屍骸。夫人頃刻悲嚇。跌倒斷了氣。男爵道。哈哈。你竟趕快取來麼。恁地時。可不被夏士華料到。十分之九。都雪南道。夏士華怎麼料法。男爵道。他見這件事情。被我看破。纔變了計策。要將留下的書信。賣與麥男爵。第一層。須先知道那信。是非常損害麥男爵聲名的東西。但若竟平白地送了去。夏士華手裏。可就沒了憑據。根種萬不得已。乃將起初最早淺淡的一封信。叫人送去。未送

那信之前。先寄一信與夫人說明。女兒住處料定。夫人不肯等。我回來必然。或是自己親去。或是託付於你。立刻要往銀行取出那箱子。取出看見。又必然驚嚇。那時麥男爵正猜疑着那封淺淡的信。必然前去追趕夫人。及至趕到。瞥見箱裏屍骸。必然想他妻子犯了這樣大罪。這消息若洩露出去。我怎不被世上人笑死。罵死。變成恥中之恥。羞上之羞。任是出幾多銀錢。不能不買回餘下那兩封信。設計已妥。隨即決定而行。你想他不是料到十分之九麼。都雪南道嚇嚇。委實利害。男爵道。委實利害。我聽他招認這些話。也不由得兀的一驚。都雪南道。恁地那廝估量女兒死骸。叫夫人取出。麥男爵見了。必然預備買回那信的銀錢麼。男爵道。着啊。着他先叫麥男爵受驚。自己暫時躲閃。待我回了家鄉。他再大膽出現。辦那買賣書信的事。這也罷了。誰知他利心如熾。慾海難填。連馬坎圖手裏的金剛鑽。又不肯放。過定要取到手。這其間。我恰好回去。被我兩箇一起捉拏住了。都雪南道。那廝果然聽伯父的話。請招認。也有些奇怪。男爵道。那自然要招認。我若帶他到法堂上。裁判官的面前。

然也要招認與其向裁判官招認。倒不如向我招認的好。他想除了這箇沒有別。這纔一概招認出來。又將那兩封餘下的信取出遞交於我。叫我放他逃走。我想既然穩妥。沒有什麼後患。趁着外間還沒知道。能夠辦結也就罷了。當下收了那信。并逼他寫下。永遠不許再到法國的服辯。准他任意逃走外邦。他隨往搭坐哈布爾火車去了。從此以後。他和夫人交際的憑據一些也沒有。況且也不至二次再來。麥家的風波也不至再起了。都雪南道如此真是萬分之幸也。全仗伯父辦這件事。伯父啊。如今也毋須再久住在巴黎。見直三人一同回去罷。男爵道。啊。怎說三人……都雪南道。伯父。綺華和我……男爵撐起異樣的笑臉。說道。你如今厭惡巴黎麼。都雪南道。委實厭惡了。鄉間經管些田地。穩過日月安閒快樂得多。以外的地方。見直沒甚樂處。男爵道。哼。這纔說得好。說得好。現下年輕的人總是爭鬪浮華。日日朝朝昏昏沉沉。沒有清醒時候。那裏還看得起鄉村。爲此我要試驗試驗你。纔叫你到巴黎來的。你既知道鄉村以外沒甚樂處。從今以後。好好定下心來。謹守本分。承受祖

父留下的家產自然能夠一天興隆一天再致敗壞中落綺華也知道巴黎地方沒有幸福依舊願意做箇鄉村紳士夫人白頭到老就也滿足如此我的指望算是達到不負我一片教養之心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忍住沒有流淚都雪南道感謝伯父姪兒慚愧萬分男爵又道但夫人女兒的屍身怎樣呢都雪南道現在榻牀之下男爵道這樣臭氣怎能當得見直擡到善堂託付他將去埋葬罷你如今也毋須再住在這屋裏都雪南道當真臭味難聞直搬到海爾達街客寓和伯父同住於是都男爵伯姪二人同到麥家向他夫婦告別并致謝叨擾一切的話隨後都雪南搬與伯父同居不久就回鄉享那清閒幸福不表且說玉手箱那件事情離今已有一年前後凡是都雪南來到巴黎認識的人如今怎樣必須表敘歸結一番麥夫人本已在半生半死之間經他丈夫和女僕阿麗極意調治纔漸漸復了原但還須好好地養息養息聽着丈夫解勸又連了箇最親近年輕的閨中好友游歷意大利國中

天人。心緒。總覺。不佳。一年之間。猶如有五六年。長久見直和伍子胥過昭關時一

阿麗在家看守門戶。常常到一處拉夫司墳場。對着一座小小無名墳墓。插花供酒。西國風俗如此自得其樂。這墳墓是誰的墳墓。知道的只有都禮敦都雪南麥夫人。阿麗四箇人。他四箇人若不說出連說書人也不知道。銀行司事官開華。因麥男爵出外游歷。已做了第哈銀行的代理總辦。他辦事很爲精細。行裏那些人。倒也都怕懼他。馬坎圖和夏士華。要一同逃往美國。附搭哈布爾火車。不料恰巧行到半途。火車的機器忽然炸裂。兩人同死於非命。那楊娜蝶從今以後。也就不提起他兩箇人的姓名。柯利華夫人。要想來年秋間賽馬。得箇大勝。現下正在喂養着馬。很爲忙碌。但這郭娜靡怎樣呢。他見都雪南的心。向着綺華。一時愁恨交加。忘餐廢寢。後來郭家萊侯爵。朝夕去親近他。又經福蓮老人在旁再三勸慰。這纔輕減了些。漸漸丟開拋遠。已大半忘了都雪南。但於郭家萊。仍不甚親熱。郭家萊探他意思。他也没有着實的回話。如今也結伴出外閒遊。你道爲何。原來麥夫人游歷。曾帶着一箇閨中至友。就是他。郭侯爵聽說。也上了行旅的路。雖不知道仔細。但據由意大利回來人說。

確見侯爵在羅馬城中云云。都雪南和綺華不久成了婚配。真是郎才女貌。天上人間。說書人也母須多事。替他張揚鋪厲。做那贊禮之人。但料想看官們必然十二分羨慕他們。便了。都男爵回鄉之後。隨將那價值五十萬的金剛鑽石。依舊裝入玉手箱裏。本書就此結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44088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二 元 四 角

新

字 典

華 分 訂 六 冊 定 價 一 元 四 角

沈秉鈞 方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謙

編 輯

訂正舊義 增補新義  
凡通俗字 及新造字  
譯音字等 搜羅靡遺  
注釋明瞭 音韻確切  
符號軒豁 圖畫精工  
可謂開字書之新紀元

乙巳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巴黎繁華記一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千七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科學  
小說

祕密電光艇

定價三角五分

是書叙日本櫻木大佐欲伸張其國威乃僑居海島本科學進步創海軍宏規異想天開製成一祕密電光戰艇其間緯以鐵車及各種冒險事尤為奇兀瑰雄譯筆復波瀾老成真令人一讀一擊節

政治  
小說

鍊才爐

定價大洋二角

是書叙一法國船主為仇家所陷被繫獄中船主本不學無術乃於獄中遇一僧授以諸學說就狂室中講誦不輟者十有四稔卒以其智計脫身出獄忍苦歷險而成就乃益奇讀之足以振頑起懦喚起國民之精神至文之驚心動魄奇趣橫生猶其餘事耳

冒險  
小說

金銀島

定價大洋二角

是書叙一英幽著名之海盜積金銀數十萬埋一荒島中海盜死其島中藏鐵之地圖落一童子手童子乃合數人買舟航海入荒島求之海盜餘黨亦聞風蹤跡至沿途設種種詭計欲謀殺之不得既至又羣起而葬之苦戰累日童子等屢於危卒獲勝着滿載藏鐵而歸情節極奇極兀突冒險小說中佳構也